

近世社會思想史大綱

小泉信三著

陳燦章譯

媽 蟻 圖 書 館

書 類	書 號	借 期	重 量
-----	-----	-----	-----

116084221			290
-----------	--	--	-----

登記號

附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959B

本書於限期未如未閱畢
讀百行自動展門送天

824
118.00
116.08 / 7590

限期表

近世社會思想史大綱

小泉信三著

陳燦章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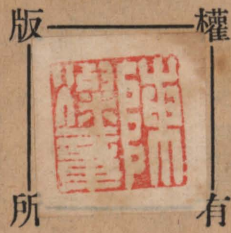
泰

泰
東
印

廣州東昇印務局印行

13147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13141 3

序

日本著名學者小泉信三著
近世社會思想史大綱，燦章陳教
授譯述之，以公諸國內學子，囑
麟書序其卷首。

夫近世社會思想之敘述，至
不易也。小泉信三君爲日本之篤
實學者，本其誠信之態度，平言直
叙，不爲煽惑鋪張之辭；又運用其
倫理之觀念，分析之方法，爲深刻
之評論；觀其結論之中，三致意焉。
雖起編內列舉之各國社會思想
家于九京之下，而披閱斯著，亦當
服其不誣古人不媚古人也。傳稱：
「執中爲史」之旨，小泉君庶幾有
之。

關於社會思想讀物之選擇，
若非浮誇青年，孰云不難？教授介
紹讀物之責任，孰敢言易？嘆其難
擇而不讀而亂讀者，自賊賊人，其

害惟均。陳同志研究中國社會思想，而旁及于英法德俄各國之社會思想，服膺三民主義，深信民生史觀之社會主義；又論前此所謂空想社會主義，及社會主義，各式社會病，以窺其奧，而摘其疵；述而導後進。展堂胡先生常有引焉。

田引水之義，陳同志有焉。動物，康予嘗聞之：人爲群之關係，始而鼓腹，小國寡民，人羣之關係，始而疏焉。舟車以通，交易以成，其力用而係科學之爲昌發，明其利害者，一變而爲科學之利害，向羣之思想，終而由聰明于乘之，狂熱加，羣之病，幾如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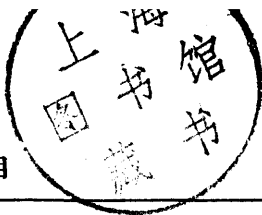
歐神話中之盲目猛神赫多爾 (Hedour) 之東騁西馳，所當者碎耶！
顯巴特 (Sombart) 教授喻爲無頭腦者，無寧喻爲有機器頭腦，而乏人類倫理的頭腦者乎！謂爲社會病之現象，固宜。前此人羣喪失倫理的頭腦之世紀病，得我中國國民黨社會生理學之理論而治療之，以吾黨救世之三民主義，俾有偉大動力之人羣，得之而重蘇，將來羣力有造于社會建設，豈獨吾黨之所願，抑亦人羣之大願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証以我國政治哲學，本編各國之社會思想，已歷窮變通之過程，知其未可久也。可久者，舍吾黨三民主義之社會思想而莫屬，固理勢所必然。易詞言之，人羣心理與社會環境之所必然也。陳同志爲大儒簡竹居先生之再傳弟子，通于易，其譯述斯編也，蓋亦欲以証窮變。

通之理，而歸宿于三民主義之久也。

小泉君畧于中國社會思想之部，陳同志教授黨義，另有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黃麟書于廣州東山



目 次

第一篇 總 論.....1

第一章 社會主義概論(上).....1

——廢止榨取——生產者和生產用具分離——分有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團主義——勞動者生產組合——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集產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區別——土地社會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社會主義的定義——

第二章 社會主義概論(下).....9

——社會階級——封建貴族——小布爾喬亞基——布爾喬亞基——資本主義——普羅列塔利亞特——他們生存的不安——他們要求社社會變革的熱情——普羅列塔利亞特數量的勢力——「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三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大要(上).....18

——自然權，自然的主義思想——進化的思想——「由空想到科學的進化」——共產黨宣言——馬克斯和恩格斯——資本論——國際勞動者協會——馬克斯的

人物——憎虐主的人——辯證法——費兒巴哈——唯物史觀——

第四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大要(下)..... 29

——階級鬥爭——餘剩價值論——產業預備軍的理論——勞動者貧窮說——過剩商品的產出——恐慌——資本集中——剝奪剝奪者——國家觀——由必然的國到自由的國之飛躍——

馬克斯大事年表..... 37

第二篇 英吉利社會思想..... 43

第一章 十八世紀底產業革命..... 43

——產業革命——家內工業——工場制度發生——兼併——產業革命的結果——虐使女工童工——伊利沙伯徒弟法——襲擊工場破壞機器——

第二章 李嘉圖和奧文(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者)..... 49

——亞丹·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羅伯·奧文——他的人性觀——紐拉拿克——勞動貨幣——維廉·湯姆遜——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

第三章 憲章主義和勞動組合運動..... 58

——憲章主義者運動——離開奧文——「人民憲章」——

——羅發特——奧康諾——反布爾喬亞基運動的性質——
 ——憲章主義衰減的原因——經濟的繁榮——勞動組合
 運動——禁止結社法——一個轉機——閑却社會改造
 論——社會主義復活——

第四章 社會主義底復活..... 69

——新的社會觀——約翰·斯條亞·米爾——馬克斯
 主義的宣傳——海因德曼——社會民主聯盟——維廉
 ·摩里斯——社會主義同盟——亨利·治佐——土地
 單稅論——費邊協會——標榜改良主義——衛布夫婦
 ——蕭伯納——獨立勞動黨——凱亞·哈第——新勞
 動組合主義——約翰·朋斯——

第五章 勞動黨(上)..... 79

——勞動代表委員會——勞動黨——塔夫·衛爾判決
 案——自由黨之社會政策的立法——世界大戰的影響
 ——勞動黨的改造——「勞動和新社會的秩序」——勞
 動黨內閣——

第六章 勞動黨(下)..... 89

——革命的勞動組合運動——I. W. W. ——社會主
 義勞動黨——工團主義——「勞動不安」——「產業監
 理」——「工資制度廢止」——基爾特社會主義——柯
 爾——何布孫——維廉·摩里斯的後活——三角同盟

——俄羅斯革命的影響——國民社會黨——英國共產黨——保守勞動二黨的對立——勞動黨內閣的政績——

第三篇 法蘭西社會思想.....103

第一章 法蘭西革命.....013

——布爾喬亞革命——權利平等——馬拉——巴倍夫——

第二章 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發達和社會主義諸體系（上）.....112

——大工業發達——股票之王——布爾喬亞基的黃金時代（路易·腓立的治世）——里昂絲織工人暴動——共和主義和普羅列塔利亞特運動——布奧那洛提——巴倍夫主義——布浪葵主義——聖西門伯爵——巴絮，翁封湯——聖西門主義——「應能受職，應工受酬」——婦女解放——

第三章 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發達和社會主義諸體系（下）.....121

——傅立葉——分析人類慾情——化蘭洲——「愉快的勞動」——孔士德蘭——勞動權——勞動的組織——路易·勃郎——他的國家觀——「伊加里亞旅行記」——加別——蒲魯東——「所有是什麼」——反對共產

主義——交換銀行——葛德文——斯提納——巴苦寧	
——克魯泡特金——小經營和無政府主義的關係——	
第四章 二月，六月革命和巴黎公社……	135
——二月革命的經過——勞動權的保障——國民工場	
——二月革命的勝利者——六月暴動——巴黎公社——	
——國民衛兵隊——鄉紳議會——內亂爆發——巴黎公	
社和社會思想——形成公社的份子——蒲魯東主義者	
——農民和巴黎的普羅列塔利亞——馬克斯與巴黎公	
社——	
第五章 政治的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	147
——馬克斯主義之輸入——勞動黨——農業綱領——	
社會主義勞動者聯盟——革命的社會主義勞動黨——	
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布浪葵黨——獨立社會主義	
者——法國社會黨——法蘭西社會黨——左列斯——	
合同社會黨——社會主義之俗化——革命的工團主義	
——直接行動——將來的社會組織——工團主義和馬	
克斯主義——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C. G. T.	
——亞美安憲章——社會黨和共產黨—— C. G. T.	
的分裂——亞姆斯特丹或莫斯科—— C. G. T. U.——	
第四篇 德意志社會思想……	165
第一章 拉沙爾以前……	165

——社會主義是輸入思想——「亡命客同盟」——「正義人同盟」——「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黨宣言——淮特林——「調和與自由之保障」——交易日記簿——第二的救世者——羅德別他斯——國家觀——租息論——土地資本之共有——標準勞動時間——工商業大發達——憲法衝突——

第二章 社會黨和畢士麥……………178

——拉沙爾——拉沙爾的國家觀——國家主義者——「公開答書」——秀爾者·德立奇——工資鐵則——勞動者生產組合——普通選舉——畢士麥——馬克斯和拉沙爾——貝別爾，里布克聶特——秀淮者爾——愛者那哈——哥塔會議——鎮壓社會黨法案——鎮壓法失敗——

第三章 馬克斯主義和修正馬克斯主義……………191

——愛爾福特綱領——促進馬克斯主義的解釋——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壽命——革命非革命——民衆的政治勢力——恐慌說的當否——貧困說的當否——本斯泰因——「回復到康德去」——考茨基——羅渣·盧森堡——加爾·里布克聶特——大衆罷工論——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聯合——獨立社會民主黨——斯巴塔

古士團——德國共產黨——共產主義勞動黨——獨立
 社會黨分裂——合同共產黨——合同社會民主黨——
 由數字表示的勢力——聯立內閣——國家主義，民族
 主義抬頭——

第五篇 俄羅斯社會思想……………213

第一章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上)……………213

——俄國固有的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土地
 與自由」——「到民衆裏去」——農奴解放——農民暴
 動——「米爾」——海爾真——撒爾尼守士基——恐怖
 主義——「人民的意志」——社會革命黨——工業發達
 ——土地不足——布列哈挪夫——「黑土分割」——
 勞動解放團——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布爾塞維克
 (多數者)——曼塞維克(少數者)——列甯——共產黨
 ——「國家與革命」——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資本
 主義的成熟與社會主義革命——拉迪克——托洛斯基——

第二章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下)……………231

——蘇維埃制度——工業國有——勞動者管理——「
 勞動之軍隊化」——農民問題——農民的私有慾與共

產主義——食料徵發——新經濟政策——現物稅——
 國家資本主義——蘇俄之根本的難題——生產力發展
 的必要與共產黨的獨裁——高壓政治——秘密結社運
 動——戰爭——恩格斯關於革命黨的困難之言論——

第六篇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249

第一章 第一國際……………249

——國際勞動者協會——參加協會者的主義種種色色
 ——馬克斯主義者與相互主義者——巴黎公社——巴
 苦寧的主張——

第二章 第二，第三國際……………259

——第二國際——排斥無政府主義者——非戰主義——
 占美華德，其恩他爾——共產主義(第三)國際——
 二十一條件——第二半國際——社會主義勞動者國
 際——

第三章 結論……………273

——唯物史觀——目的與手段——馬克斯主義的缺點
 ——唯物史觀含有不能否認的真理——馬克斯之形而
 上的樂天觀——革命爆發的機會——

研究書目……………287

人名索引……………311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社會主義概論(上)

一

常爲人所引用的哥德(Goethe)的話說：「立法者也好，革命家也好，把平等和自由，合併約束者，若非空想家，就是欺詐師」。

這話說得對不對，現在姑置勿論，惟社會主義者的第一個要求，可說是下面的意味的平等。許多社會主義者，固然是要求平等，同時又要求自由。但至承認兩者難以兩立的時候，他們不得已而放棄的，不是前者，而爲後者。

然社會主義者所要的平等，不是在法律上形式的『四民平等』，是在經濟上實質的平等，要除去這個社會有安逸而富有者和有勞苦而貧

困者的事實。而這兩極的對立，在社會主義者觀之，是立于互爲因果關係的地位，因爲社會的組織成員中，有一(小)部分安逸而富有，所以其他的(大)部分，不能不勞苦而貧困；又一部分勞苦而貧困，所以其他部分始得安逸而富有。換言之，即社會主義的術語說：一方是「榨取」，他方是「被榨取」的。那麼社會主義者的第一義的平等，不外「廢止榨取」而已。

「阿當耕，夏娃織的時候，

果誰爲紳士貴族啊！」

「……他們穿天鵝絨的衣服，着錦繡和毛皮裝飾的大衣；我們則穿粗陋的麻布。他們有葡萄酒有香料，和有好麵飽；我們祇有燕麥麵飽，肉碎，蕪和水。他們有高樓大廈和美麗的莊園，我們則有困惱和勞動，且不能不櫛風沐雨于田野；而他們豪華之資，皆由我們和我們的勞動得來的……」。

這是十四世紀英國的煽動農民暴動被逮捕受刑戮的革命僧約翰·波爾 (Tohn Ball) 所說的話。其文句雖不同，而其思想，無論甚麼時代的社會主義說，都可見是這樣的。然所謂廢止榨取者，

即不外廢止不勞而獲的所得，或不與勞動爲比例的大所得而已。無論何種社會主義說，皆以不勞所得的存在爲非的一事，爲共通的要素，可以說除了這個要素的社會主義是沒有的。

二

然則廢止搾取，應該怎樣做去？社會主義者以搾取之所以能行，不歸咎于自然和人性，而歸罪於制度，尤其是財產制度。然則在現行或既往的財產制度，爲甚麼可以搾取？其主因是起于勞動力和生產用具不在於同一人之手。例如有勞動力的農民，而無可耕的土地，於是農民不得不以供奉其生產物之一（大）部分或勞動力爲條件，始可由土地所有者得耕作之許可。又如有勞動力的工業勞動者而無原料，機器，工具，工場，所以他們不得不甘受比他們生產較少（社會主義者所認定）的工銀，而在資本家的工場勞動。如此，地主和資本家就收取不勞而獲的所得了。要之，搾取是因生產者和生產用具分離，始有可能的。要廢止搾取，則不能不把這分離的兩種東西，再次結合起來。

生產者和
生產用具
分離

要這個結合，可有兩種方法。即爲個別的和

分有主義

集合的。如對於無土地的農民，給他相當的田圃，耕作工具等，使他成爲一個獨立的自耕農。對於工業勞動者給他以工作場，工具，原料等，使他成爲獨立的手工業者。這就是把這個結合，個別的行之，這不是廢止私有的，是要使人人都有相當的財產，因之不能榨取的，強而名之，可稱爲分有主義。這種主張，最著名者爲法國的蒲魯東 (Proudhon, 1809—1865)。(參照第三篇第三章第四節)。

但是這個分有主義，在近世大經營發達的地方，有幾乎不成意義的場合了。例如把鐵路，礦山，大造船廠，等給各勞動者分有，使個別的把生產者和生產用具結合，技術上既爲不可能之事。(例如對於鐵路工作人員，果可使他們各人分有路線幾丈，鐵軌幾條，車頭幾個，客貨車各幾輛嗎?) 于是生產者和生產用具結合，不用個別的方法，而集合的 (Collectively) 方法的主張，就應運而起了。即把現在屬於私人所有的生產用具，不使各個人分有，而主張總括的移歸團體所有。

然則這種團體，是怎樣的團體？雖有多種學說的不同，然可以大別之爲地域的團體，和職業的團體。地域的團體，第一就是國家，其次則爲種

種段階的地方的單位，由馬克斯主義者開始，近世重要的社會主義者，多主張把生產用具歸為國家所有，故祇在這個意味當中，可以說近世社會主義的主潮是「國家」社會主義了。（馬克斯主義果真可稱為國家社會主義與否，請參照本書第一篇第四章之五節和第五篇第一章之六節）。居職業的團體之第一位者是勞動組合；把生產用具歸為勞動組合所有而使之負指揮生產的任務者，就是革命的工團主義，（革命的 Syndicalism）路易勃郎（Louis Blanc），拉沙爾（Lassalle）（參照第三篇第三章第二節和第四篇第二章）等之勞動者生產組合的組織的社會改造案，亦有和這種主義相類的地方。英國的基爾特（Guild）社會主義是主張一方把生產用具歸為國家所有，他方又使從事該產業者的勞動組合（Guild），當產業的監督管理的任務，故居于地域的社會主義和職業的社會主義的中間。至無政府共產主義，他的特色，祇在他否定的一面是明確的。即是奉這個主義的人對於榨取固然反對，對於集中的國家權力，也同時反對。然則生產用具的所有者，是那一種團體？他們以為務須組織對於屬

「國家」社會主義

革命的工團主義

勞動者生產組合
基爾特社會主義

無政府共產主義

員不大拘束的小規模的地方團體 (Commune) 當之。故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很和前述分有主義相近的地方，無政府主義者 白苦寧 (Bakunin)，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等受 蒲魯東 的影響，已為不可掩的事實。

集產主義

和分有主義相對的，要集合的實現生產者和生產用具的結合者，這通稱為集產主義 (Collectivism)，但實際上這個名稱多專用為地域的社會主義 (或祇用為「國家」社會主義) 的別名。

三

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之區別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是有兩個標準，一以所有制度變革所達的程度如何為標準。一以能夠實現無榨取的社會的方法如何為標準。

依前的標準，則廢止私有，祇限于生產用具 (土地，礦山，工場，機械，等) 者，為社會主義；要把一切東西的私有 (甚至消費財的私有) 廢止，即如你的東西，我的東西的區別，都要完全廢止者，為共產主義。本來我們理應可以在以我們的所得能夠購買的範圍內享受社會的生產品。但雖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因廢止不勞所得，故一切所得

皆由勞動賺得來的，然而到底還有所得這樣東西。以其所得買來的東西，是自己的東西，不然，是他人的東西，所以到底在於所得上自他的區別，依然存在的。共產主義，是完全沒有這觀念，以期把一切自他的區別廢除。柏拉圖(Plato)在他所著頤利泰亞中的描寫；摩亞(Sir Thomas More)在他所著烏托邦中的描寫；加別(Etienne Cabet)在他所著意卡利亞旅行記(Voyage en Icarie)中所描寫的，俱是這個狀態)。可是柏拉圖祇為治者階級的「護國者」要求共產公妻，對於庶民仍許可私有。雖在今日，然在家庭內對於食物，近于實行共有的狀態，家族中各人可以適應其欲望而消費。共產主義，不外想把這個狀態普及全社會而已。

其他比社會主義更為狹隘，祇要把生產用具中的土地，廢止私有，這是稱為土地社會主義。

土地社會
主義

依後的標準而言之，則共產主義不外布爾塞維克(Bolsheviki)的主張而已。而布爾塞維克主義(Bolshevism)的特色，是在於主張要實現社會主義，必不能避免暴力革命，由暴力革命而掌握政權的勞動者階級必要實行獨裁政治的一點。今日和這種共產主義對立的為社會民主主義。

布爾塞維
克主義

然這兩者差異之點，可以說是後者主張由議會運動，使勞動者獲得政權，非必不可能的。而前者聲明謂這是到底不可能的。在以上兩個意味的共產主義，不是一致的。布爾塞維克以馬克斯所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最終目標。故後的意味的共產主義者或亦可謂為前的意味的共產主義者。然前的意味的共產主義者不必是後的意味的共產主義者。摩亞和加別不是主張勞動者階級暴力革命的人。

社會主義
的定義

社會主義的定義，雖諸說紛紜，然我以為社會主義是期望由財產制度的根本變革而達到平等一即廢止榨取的目標底主張。這個見解，想沒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罷？我以為凡是要求變革財產制度，使不能榨取者，則形式上雖不一定完全廢止私有，然亦不失為社會主義。例如蒲魯東主義者，雖不是廢止私有論者，然謂社會主義者為甚麼要求廢止私有？就這一點看來，則不具備要求廢止私有的條件，就把他除出社會主義之外，未免覺得太拘泥法律的形式了。

地者爾氏 (Dietzel) 把成為社會觀的中心之倫理的根本規範分為兩個：一是個人為全體為

有機體的社會而存在的「社會的原理」；一是社會國家爲個人而存在的「個人的原理」。發爲前者的社會學說，爲社會主義；發爲後者的學說，爲自由主義及共產主義。這是值得注目的一個見識。但是我不問倫理的根本規範如何，即不問求爲社會，或求爲個人。總之欲由財產制度的變革而廢止「榨取」者，爲社會主義，即爲與容許現在的所有制度和個人的營利活動自由之自由主義相對立的東西。故以我看來，他們出發的倫理的規範互異的羅德別他斯 (Karl Rodbertus)，拉沙爾，馬克斯，奧文 (Robert Owen)，傅立葉 (Fourier) 加別等統統都是社會主義者。

第二章

社會主義概論(下)

一

前章所述社會主義的目標，在於廢止榨取，然則在現社會，果何人是榨取者？何人是被榨取者？若答這個問題，自成爲社會階級論了。關於階級的區別，學者所說，頗不一致。然始行于法蘭西，繼則普及于世界的階級別，是把社會階級分爲四個如下：

社會階級

- (1) 封建領主階級 (gentilhomme, aristocratie)
- (2) 獨立小營業者階級或小布爾喬亞基 (Petite bourgeoisie)
- (3) 資本家階級或布爾喬亞基 (bourgeoisie)
- (4) 工資勞動者階級或普羅列塔利亞特 (proletariat)

擷取之所以行，必待生產者與生產用具分離始有可能的，在前已經說過。而上列的階級區別，大體亦可以以這點為標準而說明的：(1)與(3)的階級，是有生產用具而無勞動力的階級，而(4)是祇有勞動力而無生產用具的人所形成的集羣。但是資本家階級之對於工資勞動者階級的關係，是私法的契約關係，而封建貴族之對於其所領地的耕耘者的關係，是權力壓制的關係，惟自法蘭西革命，把這個領主和農民間的權力關係撤廢之後，其他各國亦前後有同樣的變革，(最近俄國的一九一七年)。故在社交上傳統上固不必說，在經濟上的意義(1)(3)兩階級的區別，可以見得是逐漸消滅下去了。在今日的日本看來，這兩階級的區別，是很稀薄的。如英格蘭、蘇格蘭的貴族，又如東部普魯士的鄉紳 (Junker)

的階級，在日本幾乎是沒有的，如日本的封建諸侯對於保有領地是很冷淡的，速使化爲動產而不顧者，這是世界少有的。

(2)是在這個中間，勞動力與生產用具兩者都有，是把自己的勞動與自己的生產用具而營生產的階級。我嘗謂這個小布爾喬亞基，可稱爲工頭的人們形成的階級。獨立的木匠，泥水匠，裁縫匠，表字畫匠，小商人等皆屬之。屬於這個階級的人，不被僱于資本家而勞動——其維持生活，非賣勞動力的本身，是賣勞動的生產物。——的一點，是與普羅列塔利亞特不同的；又他們的生活，以倚賴自己的肉體的勞動和技術爲主的一點，是與資本家階級區別的。這個階級，居于不直接榨取他人，亦不爲他人直接榨取的位置，可是這個階級的獨立存在，多方面受着近世的資本主義的大商工業所壓迫，所以這個階級，亦往往視布爾喬亞基爲敵。但這個階級，因爲在資本主義勃興以前的過去，曾有過全盛時期，所以這個階級所要求的社會改造，大體是在于保障工頭等生活的安穩之過去的狀態，過去的制度(基爾特制度)之復活代表這個潮流的社會主義者之

小布爾喬亞基

最著名人物，就是蒲魯東。

上述的(1)和(2)是皆有傳統之保守的階級。現代文藝作家中最好取材于小布爾喬亞基間的久保田萬太郎氏，在其作品中，最能描寫這個階級的保守的感情，回顧的思想。小布爾喬亞一語也有單用爲小資本家的意味。這不能謂爲誤用的，但例如馬克斯罵蒲魯東，說他不出小布爾喬亞的理想以上的場合，此語的意味，是非爲上述的解釋不可。

二

所謂布爾喬亞基或資本家階級，可以說是以營利爲目的，購入勞動者的勞動力的人，及與他同利害的人的階級。這是今日的「榨取階級」。于這個意味的資本家之最可爲典型者，是大工場主。大工場主集合幾十人幾百人或幾千人的勞動者于其所有的工場裡，以使行生產于大規模經營之下爲原則。這個場合，爲生產指揮者之工場主的行動，全爲利潤慾所左右，滅視一切的傳統習慣，堅守其取最短的途徑，最廉的方法的合理主義，亦生存競爭上不能不堅守的，這是資本主義或資本的生產方法的特徵。

但是無論何人，沒有好賣其勞動力，而甘受他人使役的，則資本家欲購得勞動力，自非有那些除賣勞動力之外就不能生活的無產者不可。這就是普羅列塔利亞 (Proletaria) 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是普羅列塔利亞特。雖在於資本主義以前，無論那個時代，都不免有榨取的事，但他們的榨取，如在於奴隸制，農奴制，婢僕制，多藉強制的權力行之者。然今日的工資勞動者，為資本家勞動的事，法律上是不為強制的，他們依任意契約賣其勞動力的，這是在今日社會所行榨取之特有的形態。這個工資勞動者階級，怎樣發生出來呢？工資勞動者之中，有些原來是獨立小營業者階級，為資本主義的大工業所壓迫，使其不能獨立的。而其大部分，則為因各種事情，得不到可耕的土地之農民流入都市的，故工資勞動者的大多數，是當初已離了他們的故鄉與傳統，營他們不安定的流浪的生活了。

普羅列塔利亞特一語，屢屢用為與無產階級同一意義；但用為社會主義的術語的時候，祇限用於由賣勞動力而生活的人的意味。貧困未必為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必要資格，如舊俄羅斯

普羅列塔
利亞特

的農民，愛爾蘭的佃農，貧困確是貧困，但不是普羅列塔利亞，工場勞動者中的熟練者，他們收入的所得很多，比小布爾喬亞的收入猶為豐裕的。

生存的
不安

貧困，是自有歷史以來，大多數民衆常常免不了的運命，惟近世普羅列塔利亞特有的不幸，是在他們生存的不安。普羅列塔利亞與僱主的資本家間的關係，不是如奴隸與主人農民與地主間密接的個人的關係，資本家當他們有利的時候，好像買入原料一樣，僱用勞動者，至市況變動，有縮小生產的必要時，又隨時把他們辭去。好市恐慌不景氣的循環，不能歸其責于任何人，是一種不可抗力的事實。被這個不安所脅迫，他們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毫無自由之實，資本家所命令的勞動條件，他們實不能拒絕的，資本家為着機器和其他的設備，用了高價速要收回放下的資本，所以有使勞動者服長時間的勞動的必要，越發迫切了。一方工場內的勞動，因為分業和機器應用，祇把無趣味的單純的機械的動作，反覆往還而已。而普羅列塔利亞的大多數，拋棄其附着于故鄉的一切的傳統，而營僑居民的生活于他鄉，既如前述。他們遠離了親族故舊，生活于

他人所有的土地上，他人所有的家屋裡而資本主義又驅勞動者的妻子而使之勞動于工場礦山，故他們欲求生活的支柱于家庭，也不可得的。普羅列塔利亞幾乎任何方面，皆過着他們不安定的生活，所以要求社會變革的熱情，勢不得不助長了。以普羅列塔利亞的境遇看來，可說是他們保守的要素，完全沒有了。

要求社會
變革的熱
情

這種普羅列塔利亞的數量，和資本主義的發達，成正比例而增加的。因自己的發達，而不能不使要把這個社會變革的階級，連帶發達。這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發見這個矛盾法則的人就是馬克斯 (Karl Marx)。義本身的矛盾，發見這個矛盾法則的人，就是馬克斯 (Karl Marx)。

農民階級向來不被列入社會階級論內，但是農民可以直視爲成一階級否？是要說明的。從大體言之，完全被僱于他人，而從事耕作的農業勞動者，是可以編入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罷。至中小佃農，及自耕農的地位，是類似小布爾喬亞的地位。如英吉利之資本的大經營的租地農業企業家，可說是屬於布爾喬亞基了。

普羅列塔亞特數量的勢力，其計算因人而

普羅列塔
利亞特數
量的勢力

異，不能一致。但渦伊珍茨基 (W. Woitsinski) 的計算，是比較算最正確的。根據他的計算，普羅列塔利亞的人數：英國 (大不列顛和愛爾蘭) 千六百萬強，法國 一千萬，德國 一千九百五十萬，俄國 五百萬至六百萬；其對於各個人從事營利行爲者之總數比率，英國 爲百分之七七，法國 爲百分之四八，德國 爲百分之六一，俄國 爲百分之十二至十五。(W. Woitsinski, Fahl und Gliederung des Proletariats. Die Gesellschaft. II. 5, S. 414—5)。

三

「空想的」
社會主義
與「科學
的」社會
主義

如上所述，已知社會階級的對立和階級的利害衝突的事實，着眼這個事實與社會主義思想的關係，于此可把過去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達，分爲兩個大階段，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斯恩格斯 (Engels) 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是。

這個問題，待在下章馬克斯論再爲說明。但由空想的社會主義，進步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一言以蔽之，可說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由自然的正義之彼岸，移到階級的利害之此岸來了。「空想的」社會主義者葛德文 (William Godwin)，奧文 (Owen)，聖西門 (Saint Simon)，傅立葉 (Fourier)，加別

(Cabet) 等 (均參照後節) 所說,固各有不同,然無論那個,都是依照正義,平等,友愛,的觀念,視資本主義爲惡的不正的,乃要求善的正當的之社會主義。而以這個資本主義的存續,歸咎世人之無智。

反之,馬克斯所見,則以爲凡一個社會制度之發生,而能維持者,因爲欲維持之者有維持的實力。資本主義之所以能維持者,非因世人不了解真理正義爲何物,實由布爾喬亞基以之爲利益而有維持的實力的緣故。縱使由教導而使之明白真理正義,然布爾喬亞基因利害關係,必不肯放棄其現有的地位特權。故社會主義,決非凡人皆視爲真理,這是根據階級的利害之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要求,是「普羅列塔利亞特之理論的表現」。社會主義祇有靠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實力,才可實現的,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勢力,跟着資本主義的發達爲不可抵抗的必然而增進。馬克斯說:「社會主義的到來,是必然的」。他的理由就存在這裡了。

社會主義思想,如是,始盤根于可以實現的實際勢力了。

第三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大要(上)

自然權，
自然的正
義思想

法蘭西革命的「人權宣言」(一七九三年)是表明自然權，自然的正義思想之最明確的。它說：

「世界的不幸，確信是祇起因于等閑和忘却自然的人權。故法蘭西國民決議，在嚴肅的宣言裡，宣明神聖不可侵的權利」。(前文)「凡人類依自然且在法律的面前皆是平等的」。(第三條)「權利以自然為其原理，以法律為其規則」。(第六條)

然于人為的法制之外，認為有真合理的真適乎正義的自然的秩序，若要判斷現實法制之當不當，合理不合理的標準，當求之于「自然」。這種思想，決非這個時候才有的，由古代希臘羅馬經基督教會的中世以及于近世，是社會哲學思想上一大潮流。但這個自然的秩序本身，究竟是甚麼東西？就這一點說，社會哲學者的所見，不是一致的。上說的「人權宣言」，在以所有權為天賦不可侵的權利的主張中，要列為第一的。然和這個反對的方面，財產的共有，經濟上的平等，亦可

同樣基于自然法思想而要求的。在「人權宣言」發布後二年，巴倍夫 (Gracchus Babeuf) 企圖平等主義陰謀，而巴倍夫等的行動，實基本于「平等為自然之第一的心願」，和「自然把應當享受一切的貨財之平等的權利，給全體的人類」的信念而出發的。然自然自己不能實現這個權利，那末「社會的目的，在于自然狀態之下，擁護往往被強者惡者所侵害之這個平等；且在由人類的協力，而使增加全人類的共同享樂」。

巴倍夫不是獨創的思想家，他的信條是由十八世紀法蘭西許多社會主義思想家得來的。但在此等社會主義思想家中，其受最大影響的，實為摩爾利 (Morelly) 所著之自然的法典 (Code de la Nature 1750)。對其主旨，一言以蔽之，則謂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是適于自然的意志，自然的目的者。

社會主義思想，入到十九世紀，已有顯著的進步。然社會主義論據的本身，很久尚不能脫離自然法思想的支配。「十九世紀中葉的法蘭西社會主義，若精細吟味之，畢竟皆建于自然法上的。「傅立葉是其中最為卓越最有特色者。惟不

單是法蘭西、英國的羅巴特奧文及其信徒、德國的正義人同盟(Bund der Gerechten),及曾爲首領之淮特林(Wilhelm Weitling),可說是大畧相同的。

二

一八四八年的二月,在布露舍爾(Brussels)地方發表了數十頁的小冊子共產黨宣言。這本小冊子所說:畢竟今日資本主義的產生方法,必然的使發達之偉大的生產力,不久即爲加于布爾喬亞社會本身之利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同樣必然的使發達之普羅列塔利亞特,爲揮此利及之人,爲實行這種事業,歸着到「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團結起來」!

進化的思想

社會主義到了這裏,便和進化思想結合,而脫離自然法思想了。社會主義之適于「自然」的意志目的與否,早已不成問題了。社會主義,因資本主義本身發達的結果,才是必然的,才有可能的。自然是永遠的自然,資本主義若爲違反「自然」的東西,則無論在于何時何地,都爲不當不合理,自不能不排棄的。然若資本主義的發達,使社會主義爲必然的,則資本主義的發達,是社會主義的前提,那麼,既爲必不能省畧的豫備階段

了。依這個意味，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者，亦有存在的意義。在自然法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言之，則資本主義（或營利主義）的社會秩序，因為人類的無智誤解或墮落，違背自然，造出來的；故社會主義是要把資本主義根本的破壞，在其遺跡上必須從新設計改建的。然在上說的新立場而言之，則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為基礎，始可在其上面實現的。故社會主義者，絕不要以資本主義為人類的過失或罪惡而憾恨的。共產黨宣言罵布爾喬亞社會，布爾喬亞階級的句語，雖極為峻烈，然決非謂布爾喬亞社會違反自然違反永遠的正義而攻擊的。宣言的執筆者不外指摘布爾喬亞自己日逐掘自己的墳墓，「它的滅亡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勝利，皆不能避免的」而已。社會主義於是成為「由空想到科學的進化」了。

由空想到
科學的進
化

三

共產黨宣言在其含蓄的豐富，文章的雄勁，對於後世影響的宏大各點，古今的宣傳小冊子中，恐無與比倫了。而起草這個宣言的人物，就是年未滿三十的馬克斯和比他年少二歲的同志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共產黨宣
言

馬克斯和
恩格斯

馬克斯和恩格斯深為相得，互相提携，是在一八四四年，前者為亡命客，逗留巴黎的時候。馬克斯為一猶太人律師之子，生于一八一八年德國圖里愛路 (Trier) 地方，有過邦 (Bonn) 大學及柏林大學的學生生活，和充萊茵新聞主筆一年的閱歷。恩格斯在一八二〇年生於營商工業於巴爾面 (Barmen) 之富有的卡爾文 (Calvin) 教徒的家庭，有過一年志願兵的服役，和在英國曼且斯塔 (Manchester) 他父親經營的紡織工場裡練習業務的經驗。然境遇不同，經驗不同的這兩個人，各由殊途而進，而到達同一結論了。於是思想史上罕見的交友關係成立了。嚴格執拗，作新聞通訊，都非如作學位論文一樣再三詮索推敲，是不滿足的馬克斯；和輕快敏捷，好飲酒，長遊藝，通歐洲各國語言，下筆立成文章的恩格斯，成為互相扶助，長短相補的朋友了。二人相提携之最初的產物，是為攻擊布爾挪包愛爾 (Bruno Bauer) 等而作之神聖家族，於一八四五年出版了，第二的產物就是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發表的翌日，巴黎二月革命起，其波及於德國，成為三月革命了。馬克斯由亡命

地布露舍爾經巴黎，返德國，和同志共同創辦新萊茵新聞，參加革命，然因反動襲來，新聞紙約辦一年，不得已而廢刊了馬克斯恩格斯逃亡，經巴黎，渡英國，遂于此地終其生了。馬克斯在倫敦的生活，初甚窮乏地過着，他生于方愛斯托化蓮家的妻燕妮（Jenny）爲着病死了的兒子，嘆息生時無搖籃，死時難買棺材，就是這個時候了。恩格斯去此而赴曼且斯塔，隱忍爲其父的紡績公司的僱傭。馬克斯一家的生活，以對於紐約吐利濱（Tribune）報投稿通訊的少額稿費，和賴恩格斯的周濟，僅可勉強支持。馬克斯在倫敦過這樣困難的生活，自一八四九年，起，至一八八三年逝世止，凡三十四年。而在這個三十四年的亡命生活，除了一八六〇年前後十年間稍爲好點之外，前爲着極度的窮迫，後爲着幾無間斷的病苦，通常是很慘澹的了。他傾盡心血所作的資本論之出版，（一八六七年）和他一時大屬望的國際勞動者協會（第一國際）之指導，（一八六四—一七二年）皆是屬於這個中間期的。可是協會不久因他和無政府主義者白苦寧一派的衝突而崩解了。又其後他因爲不健康，他的創作力甚爲衰退，資本論

資本論

國際勞動者協會

續卷的原稿，至死後待恩格斯之整理，始能出版的，(參看次章末年表)

四

馬克斯的
人物

就馬克斯的人物言之他一面爲孝子，良夫，慈父，又一面對其敵人之辛辣毒惡，可厭可憎，爲顯著的對照。當其妻殯葬之際，不勝哀傷，將自投于墓穴而爲人挽回者，就是馬克斯其人；失了愛兒的時候，函訴于恩格斯說：「每想起小孩來，筆也寫不動的，我既飽嘗萬有的災厄來了，但至至今日，始知真的不幸是什麼，幸得埋葬之日，非常頭痛，想也想不得，聽也聽不得，看也看不得…」這也是他了。

然同是這個馬克斯，在他的機關報，惡意的登載誹謗白苦寧的記事；批評蒲魯東爲惡哲學者，徬徨于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小布爾喬亞；嘲笑拉沙爾謂對於馬克斯自己之說，「以極冗長的饒舌，向世間吹牛的中學六年生」；且罵曾爲發行雜誌的同事之盧格(Arnold Ruge)爲「騙子」；「老驢馬」；罵舊友愛卡柳士(J.G.Y.Eccarius)爲「賤民」；永(Jung)爲像患頭腦軟化症的「輕浮的小店員」。而馬克斯這後的一面，壓倒前的一面，是

不可爭辯的事實。他是愛的人最少，憎的人最多的人物。他雖以工資勞働者階級的解放，爲奉獻他全生涯的事業，然與其謂他爲愛民衆的人，寧謂他爲憎虐主的人了。他有一次引用某人的詩句說：

「世上快心事，莫若咬敵人！」

白苦寧評他說：「除了愛自己和最親近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要愛的」人物；馬志尼 (mazzini) 謂：「他的心充滿了憤怒，遠勝過人類愛」的人物，恐不爲失當吧，在馬克斯，除了恩格斯及其他一二人之外，前日的朋友，皆爲敵人了。在這樣性格的人物，唱歷史的發展，由于階級鬭爭，「結局打勝善的一面者，常爲惡的一面」之說，決非偶然的。

五

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以進化思想爲其基礎，既如前述。馬克斯說：「現在的社會，決非凝固的結晶體，是一個可以變形的，且在不斷的變形過程上的有機體」。而這個進化思想，馬克斯是得之于哲學者海格爾 (Hegel) 的。馬克斯在柏林大學讀書的時候，海格爾雖已登鬼錄，然當年德國思想界的天空，正給這個既沒的太陽之餘光輝

憎虐主的
人

辯證法

耀着。馬克斯之得于海格爾者，是對於事物不看作固定不變的，而看作變化運動成長的，即是看事物爲過程的辯證法（Dialektik）或辯證的思考法。本來辯證一語，是對論的意味。若對於甲的一個立言（肯定），乙爲反對的立言（否定），而起衝突，是卽爲辯證。因爲這個衝突，則人可以達到更高一層的真理（「綜合」或「否定的否定」）。海格爾以爲一切事物之向更高處發展者，皆從這個形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行之。然肯定和否定的對抗，卽爲矛盾，故謂「矛盾爲一切的運動及活力的根源，凡物在其自體內，止在有矛盾者才有運動，衝動，和活動的」。而這個發展，從海格爾所說，則不止爲漸次推移的發展，亦爲飛躍的發展。例如水在零度忽然結冰「量變爲質」是也。

馬克斯以爲依這個辯證的思考法，因爲資本主義社會，亦爲包藏在這個裡面的矛盾，故更向高一層的東西（社會主義）發展。所以說：「無對抗則無進步，這是文明從來至今的法則。」但唯心論者的海格爾以萬物一切的發展，皆歸于心，觀念，精神的發展；而馬克斯則反對之，以爲精神發展本身，因物質的發展而起的。所以說：「我的

辯證的方法不止根本和海格爾的不同，實和他的相反。在海格爾，則以思惟——海格爾把它置于觀念的名稱之下，使成一個自立的主體，——爲現實的創造主，現不過單爲思惟之外表現而已。然在我則反對的，觀念不外是轉置翻譯于物質的人類頭腦中的東西而已」。這是所謂使用頭倒立的辯證法用足正立。

使辯證法
以足正立

使馬克斯「由海格爾派的觀察方法的圈套」脫出了的，可說是費兒巴哈 (Ludwig Feuerbach) 的唯物論了。費兒巴哈說：「若要問如何人類得由自然，即精神得由物質而發生？請先答我如何物質由精神而發生？若你對於這個問，尋不出合理的答，則止有覺得反對的問，是可使你達到目的吧。」他以人在人類爲最高的實在。說：「在自然及人類以外，任何物都無存在。我們的宗教的空想所造成的人類以上諸實在，不外爲我們自身存有的空想上的反映而已，」已把辯證法和唯心論的「矛盾」粉碎了。（恩格斯說：「我們一時皆爲費兒巴哈主義者了。」）那末在馬克斯觀之，使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爲更高的東西的矛盾，非物質的矛盾不可。而他以這個矛盾，爲資本主

費兒巴哈

義的所有權制度和在這個制度下發展的物的生產力的衝突。它以別的形態表現，是發現資本家階級和工資勞働者階級的階級利害的衝突了。若以這個觀察，一般的適用於社會的進化，是即爲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

馬克斯舉亞細亞的社會制度、古代的社會制度、封建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爲社會發達的段階，然唯物史觀是求由此等各階段向其次的階段進化的動力于物的生產力之發達。「社會的關係和生產力是密接的聯結着。新生產力的獲得，與人類變更其生產方法，改善生產方法——即生活必需品獲得的方法——，則一切社會的關係，因之變更。手磨，產生有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製粉機，產生有工業資本家的社會」。生產力發達到：使迄今適合的社會制度變爲牴觸不合時，于是社會革命開始了。然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一言以蔽之曰思想，是以當時的經濟組織爲基礎的故經濟組織和生產力起了衝突，這個衝突反映于人類的頭腦，則爲革命思想。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衝突，產生了社會主義，是其一例了。

物的生產力

唯物史觀，決非否認決定歷史的思想的力量，惟更進一步，那個思想本身，果由何而決定？它就是要答這個問的東西。而馬克斯謂畢竟決定思想的東西，是經濟的關係。他說：「人類的意識，非決定人類的生活；人類的社會生活，乃決定人類的意識」。又說：「人類自造其自身的歷史，但人類非由自由的材料而造之，非在自已選擇的事情之下而造之，是在直接目前所給與的傳來的事情之下而造之」。

人類的社會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

第 四 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大要(下)

從馬克斯和恩格斯所說：「自古以來，社會的歷史，是階級爭鬥的歷史」。在過去各時代相鬥爭者，雖有自由民和奴隸，古羅馬的貴族和庶民，中世的貴族和奴僕，基爾特的市民和工人等，然此等爭鬥的結果，常為全社會革命的變革，或為爭鬥諸階級同歸于盡了。這個道理，在今日的社會，也未嘗或異的。惟在今日的鬥爭，比昔日的為單純化，是其特色的。「全社會逐漸分為兩個

階級鬥爭

大敵陣，兩個互相對立的大階級，即布爾喬亞基和普羅列塔利亞特」。

至馬克斯所說的階級鬥爭，畢竟不外榨取者和被榨取者的鬥爭而已，然則這個榨取怎樣實行？爲說明在今日布爾喬亞社會這個榨取的真相，而建立的學說，就是餘剩價值論。

馬克斯的餘剩價值論，是築于他的商品價值論的基礎上面。他的商品價值論，是說：一商品的價值，是由于爲生產那個商品，用社會的必要——即在普通條件之下，以普通的技術，及普通的勞動強度所必要——之勞動時間而決定的。本來以所費于商品的勞動量爲決定商品的價值之說，決非新奇的見解，在英國經濟學史上，先唱此說，或可視爲此說的萌芽者，——如維廉皮提 (Sir William Petty) (一六二三——一八七) 亞丹斯密 (Adam Smith) (一七二三——一七九〇) 李嘉圖 (David Ricardo) (一七七二——一八二二) 等，——決不止一二人的。惟這個勞動價值說，因馬克斯而得到獨特的發展，被採用爲勞動榨取說的根據罷了。至把這個商品價值論適用於勞動力的特殊的商品的價值，于是餘剩價值論成立了。

二

勞動力決非在任何時任何地都爲商品。若動者做了奴隸，不許自由處分他自己的勞動力，則勞動力是不能買賣的，就不是商品了。而又縱使勞動者對於自己的勞動力，有處分權，然勞動者自己有生產用具的時候，他自營生產，當以賣其生產物的商品以爲利，故在這個場合，勞動力本身亦非爲商品而買賣的。故勞動力之爲商品，單在勞動者具備在法律上爲自由人格者，且在經濟上無生產用具底特殊條件時才是的。而具備這二條件的事實，即在第二章所述的普羅列塔利亞和布爾喬亞對立的地方，始可見之而已，故馬克斯的餘剩價價論，不是說一般榨取，不外說明近世普羅列塔利亞榨取的理論而已，是不可不知的。

如前所述，決定成爲商品的勞動力的價值者，就是它的生產上社會的必要的勞動時間。所謂勞動力之對於生產所要的勞動量，畢竟不外勞動者生產對其自身及其家族的生活，所必需的資料所要的勞動量的意義而已。如今被僱傭于資本家的勞動者，若依他的勞動所產出的價

值祇等于他的勞動力的價值。——即假如爲生產勞動者及家族的生活資料要 N 時間的勞動，被僱傭的勞動者亦勞動 N 時間爲止，——則在一方消滅了的價值，又在他方造出而已，故在此不生何等的價值增減。然勞動力的價值，在相當 N 時間時，僱入勞動者——即購入勞動力——的資本家，若使勞動者爲 $N + M$ 時間的勞動，于是因 M 時間勞動，而新的價值發生了。這個就是所謂餘剩價值，即變爲資本家資本的利潤了。在這個意味，利潤是榨取的結果，（不支給的勞動，）資本是榨取的手段了。

三

餘剩價值的發生，既如上述，假使勞動者雖爲 $N + M$ 時間的勞動，然勞動者可以收得 $N + M$ 價值的工銀，則餘剩價值，歸勞動者所有，資本家的利潤收獲，是不可得的了。故因爲榨取的實行，所以勞動者的工銀，縱使不至等于 N ，至少也必須有保障在 $N + M$ 以下的法則，依馬克斯所說，說明這個保障的東西，即所謂產業豫備軍的理論，所謂產業豫備軍者，即指失業者或求僱而不得的勞動人口而言。然依馬克斯所說，謂資本主

義的生產方法，具有自然造出超過生產使用的相對的過剩人口的作用，然則這個事實怎樣實行？

資本家僱用勞動者以營生產，其唯一目的，在餘剩價值的獲得，而資本家和其他的資本家在競爭場裡，不能不如此，爲着這個緣故，資本家不得不極力求生產費的低減。那末，欲減低生產費，畢竟不能不用勞動組織的改善，採用機械，使勞動生產力增進的方法。資本家以其榨取所得的利潤，再用爲資本，從新爲勞動榨取，由這個資本積蓄的進行，和上述的理由，資本家以資本中的更大部分投于機械原料等生產用具，而用爲工銀支出于直接僱用勞動者的資本部分，相對的越發減少，總括言之，機械驅人是也，于是資本的積蓄愈大，失業的勞動者愈多，勞動者的地位愈感不安。馬克斯說：「這個法則使對照資本積蓄之貧困積蓄發生，在一方的極端之富的積蓄，同時在他方的極端，即以自己的生產物變爲資本而造出的階級，成爲貧窮、勞苦、隸屬、無智、墮落、動物化了」。（勞動者貧窮說。）

勞動者貧
窮說

過剩商品
的產出

他面因資本的生產方法，成爲異常發展的生產力，產出在資本的所有制度之下不能盡行購買的過剩商品，「喚起這樣強大的生產和交易手段之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及交易關係，布爾喬亞的所有關係，近世布爾喬亞社會，有類于自己把咒文叫出了地底的威力，而至老早不能支配的魔法師」，（共產黨宣言）。布爾喬亞社會所有的生產力，「老早對於布爾喬亞的文明，布爾喬亞的所有關係的促進，已無效力了。反面，生產力之對於此等各種關係，是失諸強大的……而布爾喬亞的各種關係，對於收容由生產力造成的富，是失諸狹隘的」。這個矛盾成爲恐慌而出現了。

恐慌

恐慌，是促使和大經營競爭而艱于存立之中小經營的滅亡，于是大經營集中之勢進展，同時資本集中于極少數的資本豪族之手，其餘的人皆變爲普羅列塔利亞。又因公司企業，風行大地，生產經營上的責任，皆歸薪給店員所擔當，而資本家除收取純益分配之外，全爲無用者。于是，資本家終爲掌握國家權力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剝奪其資本的時期到來了。

由資本集中所生的「篡奪獨占一切利益之資本豪族的數量，不絕的減少下去，同時勞動者階級的貧困、壓迫、隸屬、墮落，日益加甚，又日益膨脹，且由資本的生產方法的機關本身訓練、結合、組織的勞動者階級之對於資本家階級的憤恨，日益加深。於是資本主義的獨占，成爲使其發達的生產力的桎梏了。生產用具集中和勞動社會化，早已達到和資本主義的外被不能兩立的一點了，這是破裂了，資本主義的私有權的臨終時候到了，剝奪者被剝奪了」。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否定基于自己的勞動之個人的私有，而這個「剝奪」，就是「否定的否定」了。

五

最後一言馬克斯恩格斯的國家觀。他們主張而且豫期資本主義發達到了頂點的時候，普羅列塔利亞特掌握國家權力，把一切的生產用具，由資本家階級手上集中到國家手上，故在這點範圍內，可說他們也屬於國家社會主義者。但這個狀態，決非他們的最高目標所在，他們最後的志願，是在國家消滅，以「各個人自由的發展

爲全員自由的發展條件之一個互相結社」代之。惟這種事實，照馬克斯等所見，是由普羅列塔利亞特國家剝奪資本家，而可以自然達到的。蓋從馬克斯之說，則謂國家本來不外爲一階級壓迫他階級使服從其榨取條件的機關。故苟有階級鬥爭，階級分歧的地方，必不得不有國家。然爲現社會最下階層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根據馬克斯恩格斯所言），必由廢止一切的階級區別，一切的階級對抗，始可以得到自己的解放。故普羅列塔利亞特國家，剝奪布爾喬亞基，使它至不成爲布爾喬亞基，同時使普羅列塔利亞特本身至不爲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時候，已無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區別存在了。則國家自喪失其存立的理由和基礎了。所謂「國家由今日到明日，非被撤廢，而是死亡」。是指此而言的。

然到了此點，則馬克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底相接近，殆僅隔一膜而已。和謂待勞動者階級的解放，國家始可完成，或謂在完成的國家之下，始可解放，底海格爾——拉沙爾的國家觀，是完全相反的。

對於這個將來無國家的自由社會，馬克斯

雖僅有數言說及，然根據他所記述，則到了那個時候，乃廢除以個人隸屬於分業之下，廢除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對立，勞動本身即為人類的生活欲望，因個人能力不偏的發達，生產力遂獲宏大的增進，「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那時始可實現的，而這個事實，即恩格斯所謂人類的「由必然之國，到自由之國的飛躍」。「人類的前史」于此告終。

到自由之
國的飛躍

這是馬克斯主義的大要。

馬克斯大事年表

-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于德國特利愛爾（Trier）名哈因利喜，加爾馬克斯（Heinrich Karl Marx）。父哈因利喜，馬克斯以律師為業，母亨利愛脫，普列斯堡（Presberg）氏皆奉猶太教。
- 一八二〇年 夫立德利喜·恩格斯（十一月廿八日）生於巴爾門。
- 一八二四年 馬克斯一家改宗基督新教。
- 一八三五年 中學畢業進邦因（Bonn）大學。
- 一八三六年 和燕妮（Johanna Bertha Julie Jenny von Westphalen）訂婚。入柏林大學

- (十月)研究法學,哲學,史學。
- 一八四一年 在伊耶那大學受學士學位試,任邦因大學的講師。
- 一八四二年 爲萊茵新聞的投稿者,後移居于基阿連,爲它的主筆,(十月),始遇恩格斯。
- 一八四三年 辭萊茵新聞主筆(三月)。結婚(六月)。移居巴黎(十一月)。
- 一八四四年 和亞挪德,盧格發刊「德法年報」。再遇恩格斯,終身的提攜,遂始于此日。
- 一八四五年 被逐離開巴黎,移居布露舍爾(三月)。夏和恩格斯赴英國旅行,恩格斯著英吉利勞動階級的狀態(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
- 一八四七年 加入「共產黨主義者同盟」十一月爲出席「同盟」會議而赴倫敦,和恩格斯共受宣言起草的托任。公刊爲駁蒲魯東而作的哲學的窮乏(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Reponse

a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de M. Proudhon)。

- 一八四八年 二月發表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二月革命爆發,被逐離開布露舍爾,移居巴黎,再歸基阿連(四月),創辦新萊因新聞爲它的主筆(六月)。始(?)和拉沙爾相識。
- 一八四九年 被告違反新聞紙法及教唆武裝抵抗後宣告無罪(二月)。新萊因新聞停版(五月)。移居巴黎(五月)被逐離巴黎定居倫敦(八月),參加恩格斯,巴典的判亂。
- 一八五〇年 恩格斯往曼徹斯特傭工于其父經營的紗廠,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中央委員會脫離關係(九月)。
- 一八五二年 開始爲紐約托里濱的通訊員。
- 一八五九年 著經濟學批評 Zur Kritik der Plitischen Oekonomie)。
- 一八六一年 赴柏林和拉沙爾會見。又歸鄉省

母。

- 一八六三年 拉沙爾開始進行德意志全國勞動者協會運動。馬克斯恩格斯取沉默的態度。
- 一八六四年 在倫敦創立國際勞動者協會(國際),置本部于倫敦,馬克斯爲其指導者。
- 一八六七年 資本論(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一卷出版。
- 一八六八—一九年 在國際和白苦寧派爭執。
- 一八七〇年 恩格斯移居倫敦(九月)。
- 一八七二年 國際本部移于紐約事實上解散。
- 一八七八年 恩格斯著駁都令(Herrn Eugen Dühring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 一八八二年 妻燕妮死(十二月)。
- 一八八三年 馬克斯死(三月十四日),葬于倫敦海格特墓地。
- 一八八四年 恩格斯著家族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
- 一八八五年 資本論第二卷由恩格斯校訂出

版。

- 一八九四年 資本論 第三卷出版。
- 一八九五年 恩格斯 死于倫敦 (八月五日), 遺囑將遺骸的灰投之于海。
- 一九〇五年 以後看作資本論 第四卷的餘剩價值學說論 (Theorien über der Mehrwert)
- 得加爾考茨基 校訂出版。

第二篇

英吉利社會思想

第一章

十八世紀底產業革命

—

英國近世社會思想史，由十八世紀底產業革命起筆，想是順序罷。

所謂產業革命，即指十八世紀後半期至十九世紀前半期中所行的工場制度由發生而確立，因此而起底經濟上社會上的變革而言。這個變革，雖由於工業機器底發明採用而起的，然在工場工業尙未發生之前，英國工業底大部分，已久爲資本家所支配了。因爲從事工業勞動底人們，雖在自宅附屬的工作場製造生產，但他們所用的原料，既仰給于資本家，而所製造生產物，亦靠資本家爲其販賣的。這就是與工場工業相對底家內工業。當時英國的工業，以毛織物業爲主要的，但這毛織物業爲農家底副業，以家內工業

產業革命

家內工業

底形式經營的。惟雖同是家內工業，但勞動者之附屬於資本家底程度，不是一樣的，大別之，有兩個方法：一、爲資本家以原料供給工人，對其加工，支給工資底方法；二、爲工人自購原料，以加工後的生產物賣給資本家的「布商」(Clothiers)底方法。在約克沙(yorkshire)是行第二個方法；在英蘭西部南部的織物業，十六七世紀通用第一個方法。其餘的重要工業，在十八世紀，已多行資本家供給原料支給工資底制度了。

以上所述，生產者和生產用具當未至完全分離，例如就毛織物業而言，織機猶屬於勞動者所有的，如線衫類製造業底編織機是的。到了資本家把其所有的工具貸與勞動者，則資本家對勞動者底支配，可說是更進一步了。而今更進一步，到了聚集比較多數的勞動者於資本家所有的建築物裡，用同一資本家所有的機器工具，在分業組織之下，而行生產的，這是近世工場工業。到了此時，勞動者不單在經濟上，就是在技術上，也完全受資本家支配了。而這種工場制度底發生，爲機器發明所催促，就中舉其著者，如哈格里維斯氏(Kay Hargreaves)亞克萊特氏(Arkwright)

克羅姆蒲頓氏(Crompton)等發明紡績機,(一七六四—七五年);加特萊特氏(Cartwright)發明織機,這姆士瓦特氏(James Watt)發明蒸汽機(一七九〇年)是的。而這些新機器首爲棉織工業所採用,使那種經營形態發生變革了。其次則及于毛織物,和其他的纖維工業。同時製造機器業發達了,煤礦底採掘旺盛了。自採用焦炭鑄鐵法以來,製鐵業遂變爲大規模的了,由是中部以北的產煤地方,大小無數的工場都市出現,而英國都市分布的狀態因之一變了。

如後所述,工場工業是具有自己造出工場勞動者(Proletariare)底作用的東西。但爲要確立工場工業,非先有可以供給工場僱傭底自由無產勞動者的羣衆存全不可。這個供給,是由農村,農村裡失了土地底農民,流入都市,是要工場僱傭的,驅農民到都市裡去的東西,即是稱爲「圈地」(Enclosure)底大地主底土地兼併。這種兼併,第一次是在條達王朝時代,因羊毛價格騰貴所誘促,使變耕地爲牧場而起的。湯馬士·摩亞(T. More)在他的烏托邦(Utopia)裡面說過:「素來柔和小食的英國的羊,竟變爲狂暴貪饕以至食人了,」

兼併

就是指此而言。第二次兼併，在十八世紀後半期以後，因都市所蓄積的資本，流入於地主階級手裡，一方面痛切地感到農產物有增收底必要，因圖實行新式的大農業經營，所以又盛行的。由一七六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之間，幾不留平野和共有地的踪跡了。這個變革，使英國農產物的收穫激增底利益，固是不能否認的，但爲小自耕農底存立計，實屬危險極了。小地主滅亡底大勢，在牛津沙(Oxford shire)的二十四教區(Parishes)內，百英畝以下的所有地，由一六〇〇年至一七八〇年間，減少三分之二；在古羅斯他沙(Gloster shire)的十教區內，則減少五分之四；在其他各地大畧相同，準此，可以想像了。(Ashley,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England, 124.)除賣勞動力之外，并無生活的出路底浮浪無產的勞動者，就因這樣製造出來了。

二

產業革命
的結果

若說產業革命的結果，不得不先舉它所產生生產力增進底惠澤。但勞動者因工場制度出現，則不得不陷于極痛苦的境地了。

這個影響，可分爲兩方面來觀察：第一，機器製品對於手工業或家內工業的製品底競爭。

在這個場合，手工業者或家內工業者，必定陷于苦境，固不待言。競爭失敗者，多變為無產勞動者，不得不哀求工場底僱傭了。工場制之壓倒家內工業，以紡績業為最速，織物業則稍遲，這即織物業者的痛苦較長罷了。

然則工場勞動者的境況是怎樣？工場和機器底設備，非有資本不可，普通勞動者欲脫離被傭者的境遇，而登上僱主的地位底道途，因此便為遮斷了。於是，終身為工資勞動者的階級發生了。工場主之僱傭勞動者，是因為營利的。而「盡量獲得，盡量貯蓄，結果即成富裕」不祇為當時的宗教所寬容，抑且為所獎勵。例如神學者理查·巴克斯塔氏（R. Baxter）也嘗說過：「上帝啓示你們，非其他的方法，祇是正當的更多的獲得底一方法，若你們拒此不為，而取用其他比較無利的方法，則是違背你們的使命，是拒絕做上帝的使徒」。工場主的努力：第一，務欲以極度的低價購入勞動力；同時，機器（尤其是纖維工業）在生產工作的某部份，因為甚為簡單平易，故女子或小童為工場所僱傭，或代替男子，或與男子並立，勞動者家庭生活的享樂，都沒有了。投于高價的機器底固

虛使女子
小童勞動
者

定資本，爲要迅速的取還，便不斷的把它運轉了。於是女子小童勞動者底虐使發生了。根據一八四〇年代政府的調查報告：在礦山內，小童勞動開始年齡，普通爲八九歲，但以四歲開始作業者有之；在工場裡，普通勞動開始年齡爲七八歲，但以三四歲就業者有之；幾乎到處小童和成人操同一時間的勞動，且往往竟達十六小時，至十八小時的。而在礦坑內幾乎裸體的男女勞動者，相混而勞動底事實，也是同報告書所記載的。

三、

然則勞動者怎樣應付這個新境遇呢？他們首先所求者，恢復產業革命以前的狀態。這種努力，一方面要求勵行伊利沙伯徒弟法；一方面發揮破壞工場機器的暴行。

伊利沙伯
徒弟法

伊利沙伯徒弟法(一五六三年)是爲統一全國底關於手工業者底地方的規制，而制定的。確定徒弟年期，就特定的職業，限制徒弟底人數，同時規定勞動時間，夏季爲十二時間，冬季由日出起至日沒止，工資率則規定由治安裁判官務準每年的豐歉，爲適當的決定。但制定後，不久歸爲死文，勞動者今欲使它復活，求它保護。但他們的

努力，不單終歸無效，至十九世紀初葉，（一八一三四年）却公然把此法廢止了。當時廢止法案起草者的一人說過：「伊利沙伯的治世，雖是光榮的時代，但并非健全的商業原理的時代」。由此可以窺見這時代的自由契約的思想了。

勞動者仇視機器，是不足怪的，他們的努力在防害採用機器而不能成功，於是他們的憤恨，遂爆發為襲擊，工場破壞機器（Luddite disturbance）了。此種暴行，既起于十八世紀中葉，但入十九世紀，尤是一八一一至一五年間，在毛織物業的中心地底西約克沙（West yorkshire）諾丁漢（Nottingham）列士塔（Leicester）打比沙（Derbyshire）最為猖獗，遂至政府對付暴行者，先以十四年的放逐，其次更定為死刑了。

襲擊工場
破壞機器

勞動者欲恢復過去狀態底努力，全歸失敗了。但他們仍欲前進用新的方法，以開拓他們的命運，這就是勞動組合運動和參政權獲得底努力（憲章主義Chartism）了。

第二章

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羅伯·奧文

(Robert Owen) (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者)

一.

產業革命,使勞動者陷于苦境,已如前述。在當未制定工場法,沒有勞動組合,沒有協同組合底十九世紀初葉,勞動者抵當資本家的壓迫底任何的防衛手段都沒有的,而適值當時新新確立的正統派經濟學,乃認此種狀態為自然的狀態,或至少以為無可如何,坐而傍觀的。

亞丹斯密

亞丹斯密 (Adam Smith) 雖是同情勞動者的人,但他力說各人的勞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家產,它的行使,必須任各人的自由,即僱主和勞動者底自由鬥爭,第三者不能干涉的。他說:「妨碍人們以適宜的并無何等害人的方法,行使其手力和技能,這是明顯地蹂躪最神聖的所有權,也是明顯地侵害欲僱傭勞者的人底正當的自由」。

馬爾薩士

馬爾薩士 (Malthur) 說:「民衆的貧困,是因人類的增殖力和土地的食物生產力不均衡而起底必然的結果,故人力是無可奈何的」。 李嘉圖 是奉 馬爾薩士 學說的人,謂救貧困,不惟無效,而且有害的。他說:「貧民的安樂幸福,在他們自己方面,

李嘉圖

非有所顧慮，而減少他們間不謹慎的早婚，調節其增殖；在政府方面亦非有相當的努力，是不能永久確保的，救貧法制度的作用，正與此相反，救貧法是使節制歸于無用，因為慎重而勤勉者的工銀，要提供一部份，這是促使不謹慎的了。

要之，正統派經濟學者，雖不至以自由競爭所生的結果是善的，而加以歡迎，然以為是無可如何的東西，而甘受的了。

正統派經濟學者全體對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案底態度，在李嘉圖（D. Ricardo）對羅伯奧文（R. Owen）的貧民救濟策底批評裡，無遺憾地表現了。

他曾對他的一位朋友說：「……我對於奧文氏所開陳的一切主要原理，所見是不相同的」，「奧文其人，是為着得意的考案，不惜為重大的犧牲底仁慈的熱情家，他的大後援者肯特（Kent）公爵的仁志，也值得賞讚的。但我見他像完全不知可以支配救貧設施的一切原理似的，——因他聞知馬爾薩士的學說，不知為其學說基礎的理由，並不知如何可以減輕他的困難，故對此是抱反感的。公爵和蒲列斯頓（Preston）和

奧文，一若以爲生產和密集人口底幸福所必要的東西，除土地之外，是沒有別的。謂我們有了土地，土地的生產力更可使之增進，所以人口不患過剩的。——苟明辨道理的人，對於如奧文氏的提案所說的社會，必可繁榮，人人不爲私利之念而動，而由對社會底念慮而動底時候，以同數的人，此時生產，必比從前生產更多的話，果能和奧文氏同樣相信嗎？」(Letters to Trower)○

羅伯奧文

二。

爲李嘉圖所批評的羅伯奧文(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在他的性格閱歷，及給他同時的人和後世底影響一點來說，可稱爲十九世紀英國社會主義者中第一的人物罷。括而言之，他是兼有實業家的手腕，和豫言者的熱情。作實業家，則爲顯著的成功者，贏得鉅萬的富，和模範工場主的聲名。但如是得來的富和聲名，在他的後半生中，(約在一八一七年以後)，爲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的運動、實驗、施設，悉數蕩盡而不顧了。

以人的性格爲其環境的產物，是一般社會主義思想家的一特色。謂良好的境遇，造成良善的人，不良的境遇，造成不良善的人。然以奧文和

維廉·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信此說爲最篤。(參看 A New View of Society, 1812—3)。奧文 出身于商家的徒弟,二十歲時,爲僱傭勞動者五百人的紗廠底經營者,三十歲更爲蘇格蘭紐拉拿克 (New Lanark) 的大紗廠主,其時,他就實際的經驗,實行他的所信,由改善兒童教育,限制兒童勞動,短縮勞動時間,增加工資,清潔住宅,供給廉價的食料,封鎖酒店,獎勵勤勉等,使他的僱傭勞動者的狀態,煥然一新,已奏成功。因此紐拉拿克 (New Lanark) 竟爲各地有志于勞動問題的人們,雲集參觀底巡禮地了。奧文 又基于他自己的經驗,竭力主張勞動時間有法律的限制底必要。但一八一九年的工場法,不過僅採用他的主張底一部份而已。

紐拉拿克

至是,奧文 氏祇爲模範工場主,和勞動者保護立法的主張者而已。但處一八一六年襲來的恐慌,因之,考究失業者救濟的方法,他便排斥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認爲有以共同合作的組織代之底必要。依他所說,恐慌是因多數勞動者的購買力,和生產力的增進步調,不能一致而起的,應付此種恐慌,在把失業者僱用起來,務須使現在失業者,因競爭而低落的勞動價值昂騰,其方

法於一千至一千五百英畝的土地，以五百至一千五百人，組織一共同村落，爲滿足會員自己的需要，先使經營農工業的生產，若至生有贏餘則把它充給投資的利息和償還° (Report for 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Poor Laws 1817)。

這個提案，最初以爲失業者救濟的方法而提議的，但奧文旋即進而主張依此原則改造全社會。同時奧文提議採用勞動貨幣，他的原則，是以一商品的生產者，領取投入這商品的勞動量證明券，以這紙券，得以購買其他含有同量的勞動底各種商品。

三。

奧文單爲新考案的提議，是不滿足的，嘗欲使它實現，一八二四年以三萬磅金收買了在北美印第安拿州 (Indiana) Roppist (德國僑居的一農民宗教團體) 的村落哈摩尼 (Harmony)，依照自己的計劃改造之，命名爲新哈摩尼 (New Harmony)，自己和約九百人的同志，移住于此，但這個實驗，三年後完全歸于失敗，奧文喪失了私財而歸本國了。同樣的實驗，其後在墨西哥和本國的Orbiston和Queenwood等地方，也試過了，但同歸失敗

的。

勞動貨幣

勞動貨幣的考案，也經奧文實際試驗而失敗的。一八三二年九月，他在倫敦設立勞動交換銀行，它的組織，是生產者以他的生產物納入銀行，行員即以它的含有勞動量為標準，而評定價值，給與和它相當的勞動證明券。該生產者得以這證明券，由銀行附屬的商品貯藏所任意購買其他的商品。但未幾即發生了困難，這個困難，是因生產者提出銀行的貨物，不是消費者欲就銀行購買的貨物，銀行又殊缺乏原料，故吸收的方法，不得不出于獨對原料則不給勞動券而給普通貨幣的窮策。但至一八三四年五月，銀行已陷于閉門的狀態了。使銀行終歸失敗的根本困難，是在于以含有勞動量為標準的價格，和依需要供給的關係，而決定的價格不能一致底一點。

奧文以其各種實驗的失敗，不歸原則上的困難，全歸資本的不足，和世人的反對，故傾全力從事于其共同組織的福音宣傳。說他自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三七年之間，公開演講達一千回，發表宣言達五百回，著新聞論說達三百回(Reybaud)。但這種努力，卒不得酬其所願。前社會尊敬集于

一身的奧文，漸變爲非難攻擊的對象了。這是因他攻擊宗教，買教會的憎惡，又因他的主張明顯地和工場主的利害不能相容，以至招這階級的仇視。

四。

如上所述，李嘉圖的議論，對勞動者是不利的。然同一李嘉圖的經濟學說，在其他方面，大有貢獻於社會主義理論底發達，是值得注目的。他的價值論，說：得以人爲增加數量底商品的價值，是以它的生產所費的勞動量決定的。利潤論，說：利潤的高下，和工資的高下，相反對的。又他的地租論，說：地代爲不勞所得此等學說，被利用爲社會主義理論的根據了。價值若由勞動決定的，則其結論，便到了工資以外的所得，即利潤和地租，不外橫領勞動者所產出的價值，即「勞動榨取」的結果而已。就是羅伯奧文自己的勞動貨幣的提案，也是受李嘉圖的影響的。

維廉湯姆遜

認以李嘉圖爲根據的勞動榨取說，曾經許多論者提倡了。維廉湯姆遜(William Thompson) (一七八三——一八三三說)：「無勞動則無富，……勞動是富底唯一的母。」「……不勞的生產用具

所有者，憑藉其生產用具，實際上，不獨常恣其等于最勤勉最技巧的人們的享樂，且視他的積蓄大小如何，（不問其賺得的方法如何）。由勞動造出的財富中，占有真的勞動者的極度勞動所得的十倍百倍或千倍」。又說：「原料、建築物、機器、工資，在它們自身的價值之上，不能增加任何的東西，增加價值，獨由勞動產生」。(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1824)。至同量的勞動之對於機器或其他的資本利用的結果，而產出的增加價值，湯姆遜則稱為「餘剩價值」(Surplus value)。因此，使安團·孟革(A. Menger)即知馬克斯(K. Marx)的「餘剩價值論」，不外借用湯姆遜的學說了。

此外當舉者，尚有湯馬士·和治斯金(T. Hodgskin)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etc. 1825)，約翰·格萊(John Gray) (Lecture on Human Happiness, 1825)，法蘭士斯·布萊(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1838--9)，約翰·民塔·摩根(J.M. Morgan) (Revolt of the Bees, 1826)，湯馬士·羅·愛德門士(T. R. Edmons) (Pract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most conducive to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National Power, 1828)等，

他們所說，固各有不同，但皆以本來由勞動者所生產的，當然皆應歸于勞動者的財富，或價值的一部分，作為利潤、利息、或地租，歸勞者以外的人所得，是不當的。因此，在攻擊現行社會制度底一點，他們的主張皆畧同出一軌的。而因他們的勞動榨取說，多以李嘉圖的價值論為根據，所以有人稱他們為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

李嘉圖派
社會主義
者

第三章

憲章主義(Chartism)和勞動組合運動

一。

社會主義者的勞動榨取說，為勞動者所最喜歡而傾聽的，初以破壞機器工場而洩憤恨的勞動者，今漸感到其罪惡在社會制度本身了。然現存的社會制度，是藉現在的政治權力維持着的，故社會秩序底改廢，不得不以獲得政治權力為第一步，勞動階級的運動，隨即轉向普通選舉底實現了。這是憲章主義運動(Chartist Movement)。先是，要求選舉權擴張的輿論，卒壓倒保守黨的反對，使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改正，得以實現。但這個成功，雖藉下層中流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協

憲章主義
者運動

力運動之力，然新獲得選舉權的人，祇限于價格十磅以上的家屋所有者，勞動者不得享受的。而新議會大加修正救貧法，廢止院外救濟，採用苛刻的新原則，待遇被救濟者，幾等于罪囚。又內務部長約翰拉塞爾氏(J. Russell)聲明，無再擴張選舉權的意思，議會則表示贊成了。憲章主義者運動的起因，固不獨因此事件，但爲此事件所刺激是事實了。

羅伯·奧文和前述社會主義思想家的多數，雖皆排斥政治運動，而傾向階級協和，然爲這種思想所薰陶的勞動者，及其指導者等，大努力于政治運動，且顯著地表示階級鬥爭的態度了。「由無智無組織和不幸之可厭的現在，開化轉向有魅力有組織有幸福的將來，決非由對於人類的某部分底暴力惡意和怨恨得以實現的」。這是奧文前後一貫的思想，如後所述，他雖一時參加勞動組合運動，主張總同盟罷工，然這個時候他不許鼓吹階級的憎惡心，因此卒和有力的組合幹部分裂了。憲章主義者運動的首領等，受奧文的影響，雖是不能否認的，但關於實行運動上的手段，他們乃離開奧文了。憲章主義者和憲章

主義底名稱，是由一八三八年起草的「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而起的。這個憲章，是由(1)普通選舉，(2)無記名投票(3)選舉區公平分配，(4)議會每年改選(5)撤廢為議員的財產資格，(6)支給議員年費，底大條而成的，已如人們所知了。憲章主義者運動的時間，說者畧有多少不同，但假設以這個人民憲章起草時為起點，以最後的大請願失敗時為終點，則這個運動，可以說是自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九年所行的大民衆運動了。

憲章主義者運動的經過，這裡毋庸詳述，他們向議會提出請願書凡三次，一八三八年一次，一八四二年一次，和一八四八年一次，皆遭否決了。始初專以在倫敦的勞動者間有地盤的維廉·羅發特(W. Lovett)的言論來鼓動輿論，頗為社會所傾聽。但後來為北方有物望的費亞格斯·奧康諾(F. O' Connor)領導的暴力派所壓倒，遂至憲章主義者被視為專事暴動騷擾了。事實上，暴動是起于巴民漢姆，紐波特(Birmingham, Newport)(南維爾斯 South Wales)。又在蘭卡沙(Lancashire)地方實行大同盟罷工，為社會的威脅了。恩格斯(F. Engels)

羅發特

奧文諾

在他所著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底卷末說：「革命是必然到來的，講求問題底和平的解決法，時已晚了」。這話，就是寫在這個運動的印象下的。

二.

人民憲章所要求者，祇在議院法的改正，但這「六條」不是憲章主義者的最後目的，不過要求對於社會上，經濟上，革新的手段而已，這是彼此共同承認的。憲章主義者的一位首領演說：「……這個普通選舉的問題，是餐刀和餐叉的問題，……畢竟是麵包和乾酪的問題，若果有人問及，普通選舉是甚麼意義？我們當這樣答他罷。在國中的勞動者，各人爲使他們身上有好衣穿，使自己和妻子有快適的家屋住，使有豐富的食膳以維持康健而勞動。若超過必要的程度，即不勞動，他們對於勞動，是使生活豐裕的，是即應有領受相當工資的權利，所謂相當工資者，即足以供給一切人生合理的快樂所要求的東西是也」。這是常爲世人引用的話。但普通選舉權獲得之後，果當如何實現這個狀態？憲章主義者沒有統一的綱領，只反布爾喬亞階級運動一事，向爲人們所注目的。一八三九年的年鑑（Annual Register）

已記着：「這個運動，實際是對中流階級（即布爾喬亞基）的叛亂。憲章主義者所以要求政治制度底激變，并非爲獲得較多的權力和特權，……是爲要造出未曾有的全無工資勞動和資本的社會狀態」。

要之，憲章主義者運動，是純社會主義運動，不過尚有欠缺的東西，所欠缺的東西，就是明確的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史眼的顯巴特(Sombort)，以一個動物來譬喻近世社會運動，謂普羅列塔利亞大衆之階級的發現(Proleterismus)，爲它的胴體，政治革命的努力(Jakobinismus)，爲它的運動器官（手足），社會主義爲它的頭腦。憲章主義是具了胴體和運動器官，而尚缺了頭腦的東西。這是適切的批評。他說：「英國的憲章主義，可說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胴體和運動器官的結合，已完成了，但尚沒有頭的，所以這個怪物，很像盲目的赫多爾(Hedour)(北方神話裡所說的盲目猛神，)在闇中摸索，揮棒環擊于雲霧之中，但祇旋廻于一個地方，找不出達到光明的道路。(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II, 316)。

憲章主義者運動最高潮的時期，是一八四

二年。一八四八年的第三次請願書，雖誇稱署名者有五百七十萬人之多，但實在不過一百九十七萬餘名，且其中多數出于同一手筆的，更暴露出許多姓名全然假造的。自此以後，憲章主義竟至不爲人所恐怖，而爲人所訕笑了。未幾奧康諾 (F. O'connor) 也發狂而死了。

憲章主義者的首領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主張，一貫而不渝者，是被稱爲憲章主義者的教師底布倫塔·奧布賴恩 (James Bronterre O'Brien)。他受奧文 (Owen) 基爾維 (William Ogilvie)，格萊 (Gray)，和治斯金 (Hodgskin)，等的影響甚多。他曾明言，他所志的，究竟和奧文的考案，本質上相同。又他充分理解：新社會當求之于前途，所謂社會的改造，決不是使產業革命以前的舊制度復活的道理。因反對奧康諾的保守黨應援政策，遂至和他反目。至奧康諾則由土地社會主義退却到自耕農主義，在一八四七年，明言：「自耕農制度爲社會最好的基礎」。憲章底主要起草者維廉羅發特 (W. Lovett) 以產業革命爲既定的事實，認勞動者的智能上道德上的再生，爲一切進步底第一步，而注力于此。但他的意見，漸爲奧康諾所

壓倒已如本文前述了。

憲章主義
衰滅底原
因
經濟的繁
榮

憲章主義衰滅底原因，可以歸於綱領缺乏，組織不統一，等等，但其最重者，恐不能不求之于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底經濟的繁榮。概括言之，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五〇年，多屬不景氣的凶年，反之，一八五〇年以後二三十年間，爲英國工商業空前發展的時代。試摘記其數字的二三如下：在一八四二年通聯合王國不過一，八五七哩的鐵道路線，至一八八三年已達一八，六六八哩。在一八四三年全國港口出入船舶止九十三萬五千噸，至一八八三年乃達六千五百萬噸。在一八四三年的輸出入價額一億三百萬磅，至一八八三年約達七億三千二百萬磅了。而一方面因海外的競爭者，尙未出現，英吉利成爲全「世界的工場」，其製造品的販路，和生產力的增進，共同擴張。因之，甚少發生販路梗塞，勞動者失業的事情。勞動者階級和資本家共蒙這繁榮的惠澤。這個事實，漸使勞動者忘記對資本主義和資本階級的反感了。

同時勞動者逐漸習慣資本主義，又積勞動運動上的經驗，認定暴動的騷擾，實難奏功，這也

是使憲章主義衰微底一個原因。可爾(G.D.H.Cole)說：「一八三二年的勞動者等，具有易受印象的心，遠過維多利亞時代的後繼者。他們是較貧困，受教育較少，以日日的工場服役爲人類自然的運命而甘受底習慣較淺，工場制度較新，對它反叛，比之以後，也較本能的。受新的資本主義不稍寬假地壓倒底勞動者，于絕望之餘，對於有謂能爲救濟者，無論任何的新福音，即傾心向往了。救世者，狂信家，和政治上產業上的救濟家，好容易找得弟子了。人人持着比較今日單純的心」。(Cole, "Robert Owen" 1925. 220)。這雖是就敘述一八三〇年代大規模的勞動組合底失敗而言，亦可以移爲憲章主義興亡之論了。

三。

憲章主義衰亡後，代它而起的爲和平着實的熟練職工底勞動組合運動，一八五一年一月一日成立的機器職工協同組合，是其模範的了。(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在此以前，一七九九年和一八〇〇年所制定的禁止結社法，至一八二四年廢止了。翌年的法律，雖猶加以限制，然結社的自由，得有保障了。其次一八三〇年間，具

勞動組合
運動

禁止結社
法

遠大的理想，極大規模的勞動組合，忽起忽落，其最大者，是在一八三四年所組織，包含「由掃烟
直人至洗濯婦，由比爾化斯特 (Belfast) 的小木匠
至巴斯提亞 (Pastier) 的農夫」底一切職業的勞動
者底 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羅伯奧
文為勞動組合指導者，也是這時的事。他結合統
一全王國的勞動組合，和協同組合，使各組合當
各該產業的管理，排除商業的競爭。最後目的，要
使以共產協同的社會代替國家和資本家。而他的
手段，是總同盟罷工。然輕率的數回同盟罷工
皆歸失敗，則脫盟者忽相踵而起，旋即無可如何，
而解散了。或有雖加入憲章黨運動，然這也終歸
失敗，已如前述。於是勞動組合運動，便發生一個
轉機了。

勞動組合
運動底轉
機

勞動者對政治運動絕望了。他們豐富勞動
組合的基金，以備疾病，死亡，失業，等的災厄。又注
主力于避免同盟罷工。依團體協約的方法，以求
勞動條件的改善。這個努力，一面在所述經濟的
繁榮之下，和他面發端于一八四四年的消費合
作的發達，相依而奏效了。勞動者，尤其是熟練職工
的生活狀況，大為改善了，勞動者的境遇，在資本

主義之下，猶可表示大為改善的事實，勞動階級和資本階級利害不相容的意識，勢不得不稀薄下去了。同時勞動者顧着目前的利害，對於架空的社會改造論，便不傾耳了。

閑却社會
改造論

四。

勞動者飽食暖衣，只追求目前的實利和安慰，幾忘了社會革新的熱情。這個狀態映于革命家的眼底，必定痛嘆不已的。老憲章主義者托馬斯苦柏 (Thomas Cooper) 的慨嘆，大可以窺見這時代的英國勞動者的狀態了。他于一八二九——七〇年作牧師旅行英國北部，謂：此地方勞動者物質的狀態，比一八四〇——四五五年是良好的；同時「見他們精神的狀態退化，便感痛苦了」。更續着這樣的記述：「在昔時憲章黨時代，就以蘭卡沙 (Lancashire) 的勞動者而論，身穿襤褸的，不知幾千人，他們的多數，都缺乏食物，然他們的智力，到處發揮他們結合朋儕討論政治的正義理論，且常熱心競發關於社會主義教理的議論。今日在蘭卡沙，不見這樣的勞動者集團，而聽見着好衣的勞動者說消費合作的事，和他買這種合作或建築合作的股份的事罷。又見着有些人，好

像傻子一樣，伴着穿衣的小獵狗而行的罷。他們要去競馬，賭博了。勞動者廢止思考了，麻煩頭腦的話，不要聽了。這或者不是全部，至少他們的大半，是這樣的了。以舉他生涯的大半，努力于他們教化和向上，爲他們受苦，甚至監獄的苦也忍受的人，對着此種事實，其痛苦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了。』(Peer,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Vol, II 222)。社會主義運動，一時完全絕跡了。

然這時代，社會的和平，是由經濟的繁榮說明的，則繁榮時代終息，自然又影響到社會思想，社會運動了。工業國的英吉利的地位，漸因德美兩國的競爭，爲所威脅了。恩格斯說：「在英國工業獨占繼續的當中，英國勞動者階級到某程度止，曾享受過這獨占的利益。這些利益分配于他們，是甚不公平的，有特權的少數人，分肥最大部分，但大眾也許一時可得它一部分了。而這是說明所以自奧文主義消滅後，英國無社會主義的理由。獨占的崩壞，同時英國勞動者階級，自當失去這種特權的地位罷。他們于某時當見到自己全般的——有特權的指導的少數者，也不會例外——低下到和外國勞動者同一水平罷。而這

是說明所以到了這個時候，英國又必有社會主義的理由。(Neue Zeit, III, Jahrg. 245)。

這是說明在一八八〇年間的英國社會主義底復活。

社會主義
復活

第四章

社會主義底復活

一.

就一八八〇年間社會主義的復活而言，不得不特舉馬克斯(Karl Marx)和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影響。

但在這兩者的影響之先，既有邊沁(Bentham)學徒和正統派亞流的經濟學者，對自由放任主義，原子的社會觀，漸感着不滿。「發見(或再發見)了一個社會為許多各個單位的合計以上的或物。——和它構成要素底任何一個的存在，可以區別為另一個的存在」。「共同社會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必須以其共同社會的存續為職志。……社會的有機體，是由各個人的結合而發展的。但個人由於自己構成其一部分底社會底有機體所創造。個人的生命，由較大的生命而產生

個人所屬性，由社會的壓力而形成，個人的活動，是與其他者交錯，合體，而成爲屬於全體活動的東西。若無社會的有機體底存續，和健康，則今日無論何人，都不能生存繁榮的。所以這個永存，是它的最高目的」。(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P.56)。這種社會觀，是受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繆里士(F. D. Maurice) 金斯黎(C. Kingsley)等，憎惡營利主義的加萊爾(T. Carlyle) 拉士欽(G. Ruskin)等，和倡導：在最能善化自己的意義上底真的自由，不是在于不受拘束，反是藉較大的限制爲之推進的道理的托馬斯·喜爾·格林(T. H. Green)等的影響之下，而新起的社會觀。

新起的社
會觀

約翰斯條
亞米爾

這個變遷在當年思想界代表的人物約翰·斯條亞·米爾(J. S. Mill)(一八〇六——一八七三年)思想的發展上，作了一個投影。米爾在一八四八年出版的經濟原論，力說社會主義的困難，對於這個問題底論調，大體是否定的。但至重版，其說漸改，便發表「更進步的意見」了。這個「進步」是由個人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進步。據他自敘傳中的表白：他當初以私有財產和繼承爲「立法的最終語」，由這種制度所生的不公平，相信

除廢止長子繼承制，和俟教育普及底自發的限制人口之外，是無匡正的方法。就晚年的米爾的社會改造思想，乃超出德模克拉西（Democracy）以上，至承認自己被編入社會主義者的通稱之下，為甚適當。他說：「我們一面極力排斥一般認為大抵社會主義的組織所包含底社會對個人底壓制；又一面期望着那個時期到來，到了那個時期，社會早已無徒食者和勤勞者之分。所謂不勞動不得食的規則，不單適用於貧民，應公平的適用於一切人類。勞動生產物底分配，不像今日通行的依出生的偶然而決定，當根據萬人公認的正義原則，為合意的分配。又在那個時期人類可能不專為自己，而為與所屬社會共同分配的利益底獲得而奮鬥努力。吾人認為將來的社會問題是在如何能令結合：個人行動底最大自由，和土地原產物底共同所有，和一切人們均等享受協同勞動的利益。」（自敘傳第七章）。

馬克斯和亨利·佐治的學說，是落在于肥沃的思想土壤底種子了。

二。

對英國民衆宣傳馬克斯主義，以亨利·海因

馬克斯主

義的宣傳

海因德曼

社會主義

聯盟

德曼 (Henry Mayers Hyndman) (一八四二——一九二三年)爲最先。他先讀了法文譯本的資本論,其次訪它的著者,深爲傾慕。一八八一年創立「民主聯盟」,一八八四年改稱爲「社會主義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是以馬克斯主義爲標榜的。他說:「資本家階級爲防護其地位,擊退進攻,而保有利用國家的權力。故階級鬥爭,必帶着政治的性質,勞動者乃不得不作獲得政治機關的運動」。「勞動階級的解放,惟有生產、分配、和交換的社會化,和它所組織的社會,由爲全民而管理,始可達到的」。「勞動者階級,是應得自由的最後階級,故他們的解放,當指無分人種、國籍、信教體性,爲人類全體的解放而言」。「此解放事業,爲國民的、國際的組織,成一特別的政黨,此等職責,惟有意識的爲實現其理想而努力的勞動階級自身,可以當之」。云云。皆可以視爲得之於馬克斯罷。

維廉摩里

斯

海因德曼等的運動,極一時之盛,詩人工藝家的維廉摩里斯 (William Morris) 和「同盟罷工的三王」約翰朋斯 (John Burns) 托穆梅因 (T. Mann) 邊提列特 (B. Tillett) 等,也加盟了。但未幾摩里斯等

另創「社會主義同盟」(Socialist League) (一八八五年), 繼而朋斯等也脫盟了, 勢乃陷于不振。不振的根本原因, 畢竟在英國人不理解不同意馬克斯主義。此社會民主聯盟, 自後再三改名, 以至今日。(社會民主黨, 不列顛社會黨, 國民社會黨, 共產黨)。但是時以後, 常與社會主義勞動運動的本流疎隔, 沒有一度形成它的中心。而在實際運動上, 此聯盟的位置, 又爲英國社會思想上馬克斯主義勢力的反映了。

社會主義
同盟

三.

美國人亨利·佐治 (一八三九—一八九九年) 于一八七九年, 因目擊北美三藩市附近一帶的急激開發發展, 促使地價的暴騰, 和土地投機熱的昂進, 而著進步和貧困 (Progress and Poverty) 一書。他的土地國有論, (土地單稅論), 是以李嘉圖的地租論爲根據的。任何一塊土地的地租是由該土地的收穫量, 和以同量的資本勞動投于現耕最劣等土地所收得的收穫量底差額而決定。從而資本和勞動, 雖投于如何肥沃的土地, 然不得享受投于最劣等土地時的收益以上的報酬。差額, 卽爲地租, 悉歸地主所收得了。這是進步和

美國人亨
利佐治

土地單稅

貧困所以相依的緣故。處置這個問題，非廢止私人的地租收得不可。其方法在於所得土地單稅，地租悉歸國家徵收。如是，在名義上土地所有權，雖仍存在，但在實質上，後來為地主階級所獨占的利益，已變為社會全體的東西了。

此說在理論上不是怎樣特別卓拔的，但以亨利·佐治充滿大胆而確信的論調，是有動人而使相信社會可能改造的力量。一八八二年，他為宣傳主張而到英國時，在英國賣出進步和貧困竟達十萬部。而他加于地租收得的論斷，更使人頓起對於利息利潤收得當否的懷疑了。有人謂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五分之四，皆是贊同亨利佐治的學說了。(M. Beer)

四。

費邊協會

和社會民主聯盟相對峙的社會主義團體，是費邊協會(Fabian Society 一八八三——四年創立)。前者，奉馬克斯主義；後者，則以亨利·佐治為主要根據。前者，是從事政治運動的；後者，則為研究團體，為啓蒙運動團體。前者，高唱革命主義；(期待法蘭西大革的百周年，即一八八九年，社會主義革命必起了)。後者，則明白地標榜改良主

標榜改良主義

義。以錫德尼·衛布(S. Webb)夫婦(一八五八年—一八五八年)和作家蕭伯納(Banard Shaw)(一八五六年—)爲它的首領。

衛布夫婦
蕭伯納

費邊協會主張：「土地和工業資本由個人或階級的支配，解放爲全體的利益，移爲社會所有，以期由此改造社會」。而其論據和亨利·佐治相同，皆根據李嘉圖的地租論。蕭說：

「社會主義之成就，在經濟上的意味，是由現在收得階級移到人民全體底地租移轉。土地的肥瘠，每英畝不同。一時間內，經過店窻前的人數，因街而異。從而兩個農夫，或兩個商人，其智能和勤勉的程度相同，由一年的勞動所得的收益，則不相等。一方富裕的農夫或商人，其利益超過其同業者的利益的餘剩，是由天惠或位置的便利而得的，取這種餘剩或地租以分配于兩者之間，當是公平罷。……社會主義之經濟上的目的，不待說非在使兩個農夫或商人均等，乃在徵收一切地租投于國庫，依此原則，實行于共同社會全體」。(Fabian Essays, P. 180).

然地租的理論，對於其他的生產要素，也適

用的。(資本稅,能力稅)。而此等「在一切形態的經濟的稅,不應富裕個人,是應富裕社會全體」。

而衛布等的見解說:社會主義,非在歷史上的某瞬間,一舉而實現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境界,非以一線截然劃分的,乃由部分的或興或崩的改良底集積,漸次使資本主義的色彩稀薄,社會的色彩濃厚而已。即由他們的立場觀之,則市營事業,國有事業底創設擴張,固然,即工場法底制定改正,勞動組合,消費合作底發達,對資本家課累進稅等等,無不是接近于社會主義的一階梯一手段。他們的運動方法,全是和平的合法的。「費邊協會對於待着驚駭的歷史的危機到來底社會主義者,則請其加入其他的團體」。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為適應購買力的新分配,而作生產的新調節,是必要的。這不是一日可以實行的。蕭氏再說:

「一日內即顛覆政府,是不可能的事。你不能對任何人都可使其了解。但變一等車和三等車使為二等車;變貧民窟和宮殿使為快適的住宅;變寶石商和裁縫匠使為麵包工人,和建築工人;等事,不是單由高唱馬賽進行曲而

可以實行的，任何人都已無疑義了」。(同書一八三頁)。

他們公然宣言：「妥協爲政治進步底一必要條件」。故所期的，以其「悲壯的失敗」(Heroic defeat) 寧收「散文的成功」(Prosaic success)。

一八八四年發刊的費邊小冊子，一九二三年出到第二百號。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間，發賣部數達二百七十餘萬部。但此等小冊子的初期，其中大部分爲着發表提議的改革案，經已實行底「高明的理由」的緣故，已全屬時代的明日黃花了。這是協會一個職員所記述的。

五

一八九三年在布刺德佛德(Bradford)創立的獨立勞動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是與費邊協會不同，其黨員以勞動者爲主，但此團體，也非馬克斯主義的。在排斥革命主義、階級鬥爭主義一點上，兩者的方針，大略是一致的。獨立勞動黨首領凱亞·哈第氏(Keir Hardie)(一八五六—一九一五年)說：

獨立勞動黨

凱亞·哈第

「勞動階級不是階級，乃是國民。……我們要有自覺的社會主義者，我們不要有階級自

覺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非向一階級宣戰，是向一制度宣戰，爲有效的促進此戰鬪，我們不分階級，要一切有自覺的社會主義者加入，我更確信：階級鬪爭，和階級意識底存在，於社會主義運動，是不利的」。云云。

獨立勞動黨是架設於費邊協會和勞動組合之間的橋樑，其使命在使勞動組合在政治上和自由黨分離，因此，便規定黨員負有加入勞動組合的義務。底原則十九世紀末，在每年的勞動組合大會裡，傾向社會主義的新勞動組合主義（New Unionism）逐漸壓到舊組合主義，是有賴于獨立勞動黨的運動不尠。

新勞動組合主義

一八八九年，倫敦碼頭工人同盟罷工的成功，給了無技術勞動者間勞動組合運動的大刺激，於是從來爲高資的熟練職工專有物的勞動組合界，便加入低資的不熟練勞動者的新分子了。社會主義的宣傳，和此新分子的加入，和前述經濟的不振，相因而起勞動組合運動的第二轉機了。從來以個人主義的自助自賴爲主義的勞動組合大會，至有通過土地國有的決議案，（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要求制定八時間制的勞動法，

(一八九〇年),更贊成一般的生產用具底社會化,(一八九四年),底事實,便可窺見新組合主義的勢力了。而對舊組合主義排擊最力者,爲指導上述碼頭罷工的約翰·朋斯氏(J. Burns)。

約翰·朋斯

第五章 勞動黨 (上)

一.

十九世紀末葉,每年的勞動組合大會,新勞動組合主義的勢力,逐漸壓倒舊組合主義,已如前述。這兩個傾向的對抗,大體上是否認資本主義,對容認資本主義;要求國家干涉主義,對自助自賴主義底對抗。而以前者的傾向占優勢,于是勞動組合,拋棄其政治超然主義,而認勞動階級有獨立代表的必要,是當然的。勞動者選出其代表者于議會,尤非新奇的事,自一八七四年的總選舉,炭礦夫二人當選以來,議會常選出數名至十數名的勞動者議員了。但此等勞動者議員,皆屬於自由黨,或和自由黨一致行動的,決非形成在議會單純代表勞動階級的利害底獨立政黨,或議員團。以勞動階級的獨立代表爲標榜,而被選出爲議員者,是以凱亞·哈第(K. Hardie)爲嚆矢,

這是一八九二年的事。而在凱亞·哈第領導之下，翌年即創立獨立勞動黨，已如前述。但獨立勞動黨的選舉，成績甚為不振。卒之，有和勞動組合及各社會主義團體協力從事選舉運動的必要，於是組織了勞動代表委員會（L. R. C.），這是今日勞動黨的前身。

勞動代表
委員會

一九〇〇年勞動代表委員會組織的時候，參加者有獨立勞動黨費邊協會社會民主聯盟底三個社會主義團體，和六十七個勞動組合。但奉馬克斯主義的社會主義聯盟，以 L. R. C. 不標榜階級鬭爭，引為不滿，未幾即脫退，（一九〇二年），自此以後，常對勞動黨不抱好感。

二.

一九〇〇年的總選舉，勞動代表委員會公認候選的當選者僅二名。但至一九〇六年的總選舉，竟一躍達二十九名，更加以礦山勞動者代表議員十二名，便成為四十一名的一大勢力了。同時 L. R. C. 改名為勞動黨（Labour Party）了。

勞動黨

勞動黨博得這個成功，是有它的理由。即是在勞動組合，因所謂塔夫·衛爾判決案（Taff Vale Case），給勞動組合運動以大障礙，痛感着有藉政

塔夫衛爾
判決案

治的活動，把它撤銷的必要。這個判決案，是對於塔夫·衛爾鐵路公司對鐵路職工聯合組合的訴訟而判決的（一九〇一年）。依它所定，以在同盟罷工之際的「監視」，為不法行爲。又勞動組合對其職員的不法行爲，負有賠償損失之責。因這個判決案的效果，使各勞動組合被罰支給的賠償金，至一九〇五年合計約達二十五萬磅。因此，勞動組合運動，幾陷於不可能的。於是勞動組合員為推翻此判決案的新法律制定，而致力於總選舉，其結果就是前述的成功。塔夫·衛爾判決案，為一九〇六年的勞動爭議法（Trade Disputes Act）所推翻了。

三.

由勞動代表委員會脫退的社會民主聯盟，此後常疾視勞動黨。例如一九〇七年，在瑟特格爾特（Stuttgart）開國際社會黨大會，該聯盟的代表者苦愛爾齊（Harry Quelch）於會議席上，攻擊勞動黨，這樣說：「我們在英吉利，曾問過勞動黨奉社會主義否？他們全不置答。……勞動黨絕沒有甚麼的綱領，總之，我們是不知的。勞動黨僅有一個基礎，就是向彌縫手段去努力，它是好好的

勞動黨,却不是社會黨」。

這段話說得很對,勞動黨雖已成立,但許久尚沒有社會主義的綱領。勞動黨是由社會主義團體和勞動組合提攜而成的,在數量的勢力上,前後兩者比較,前者幾不足道。然在勞動組合界,可說新組合主義漸占優勢。但回想到穩重的英國勞動者,決不能一朝一夕,便拋棄其祖傳的自由主義,自助自賴主義,這是不足怪的。

社會主義團體和勞動組合底數量的勢力,一九〇六年總選舉之後,大概如下:(根據勞動黨首領麥唐納(MacDonald)向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1907. S. 830的報告)。

勞動黨

勞 動 黨				
勞動組合	獨立勞動黨	費邊協會	社會民主聯盟	社會主義勞動黨及其他
(1,700,000)	(40,000)	(1,200)	(7,000)	(200?)
社會主義團體				

社會主義團體

和勞動黨出現約畧同時組織的自由黨政府,以社會政策的立法為其使命,為着這個使命,費去其力量的大半,其社會政策的立法如下。勞動爭議法(一九〇六年),勞動者賠償法)一九〇

七年), 養老年金法(一九〇八年), 炭坑八時間法(同上), 工資裁定局法(一九〇九年), 國民保險(康健保險, 和失業保險)法(一九一一年), 炭坑法(一九一二年), 議院法(同上), 勞動組合法(一九一三年)。以雷德, 佐治 (Lloyd George) 爲商務部長, 後爲財政部長, 的亞斯葵斯 (Asquith) 內閣, 作了此等立法事業, 尙未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勞動黨 處此, 除祇爲自由黨政府的與黨, 支持其設施之外, 便無事可爲了。此爲勞動黨 被工團主義者和馬克斯主義者所批評的理由。

四.

勞動黨 至一九一八年始揭出社會主義的綱領, 然促使勞動黨 至此的事情, 恐不能不舉由後述的法美 二國所輸入底革命的勞動組合運動, 和俄國革命的影響, 及世界大戰的經驗了。關於外國革命運動的影響, 容在次章論述, 茲單就世界大戰的影響言之。

戰爭, 一方面暴露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弱點; 他方面使勞動者自覺在戰爭進行上自己的實力。戰爭根本的顛覆平時的需要供給體系, 從事產業勞動的人們的大部分, 不得不出征了, 不

得不舉全國生產力的大半以充軍需品的製造了，對於戰爭比較不必要的公私消費，不得不加以限制了。此等事體，放任國民各自任意的營利活動，到底是不能完滿進行的。於是交戰國政府，皆以食料券和其他種種的形式來限制消費。又把許多產業的經營權或監理權移到國家的手上，是所謂實行戰時社會主義了。當時許多人視這個戰時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進向社會主義的一階段。惟德國的經濟學者李福曼(B. Liefmann)著一小冊子，題為：「戰爭果使我們接近社會主義？」其中對這問題，斷然答之曰不然。在當時實為很希奇的意見。就說當時這個經驗確實感動英國勞動黨，使傾向社會主義，當無不可罷。

又非勞動階級的協力，戰爭必不能進行，是很明白的。一方面依國防法，軍需品法，等勞動者雖有許多重要的權利，為所停止了，但他方面勞動黨政治的地位增加重要了，也確為不可爭的事實。一九一五年六月以來，戰時聯立內閣，亞斯葵斯(Asquith)的也好，雷德佐治(L. George)的也好，俱有使勞動黨的領袖若干名列為閣員的必要，此事是壯勞動者政治上的自負心，未幾便大胆

的督促規定自家的政治的綱領了。

于是一九一八年 勞動黨 實行改造了。

五

勞動黨底改造,于其組織和綱領兩方面行之。在組織上從來該黨係由勞動組合和社會主義團體結合而成,改爲許可個人的加入,同時當行的選舉權大擴張,也考慮而實行了。依一九一八年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事實上的男女普通選舉,予以實現。(但祇尚有限制女子的年齡資格爲三十一歲的差別)。選舉人數,一舉增加八百萬人, (其中女子六百萬)。 勞動黨 組織的改造,是爲開這新獲得選舉權而非勞動組合或社會主義團體會員底人們入黨的途徑而行之。

勞動黨 公然在綱領上,宣言其目的在生產用具公有,以廢止搾取,說:黨的目的,在于「 …… 以生產用具的共有和各種產業或勤務,盡量地歸最善的民衆的經營監理爲基礎,對於用手或頭腦的生產者,保障其勞動的全收益和盡量地爲公平的分配」。 「促進一般民衆,尤其是直接藉手或頭腦底自己活動以求生活資料的人們

勞動黨底
改造

底政治上社會上和經濟上的解放」。而勞動黨預期在近的將來實行的設施，已詳述于勞動和新社會秩序（Labour and New Social Order, 1918）的小冊子中，根據這小冊子，則其綱領有四大支柱：（一）國民的最低限度（National Minimum）底普遍的強制，（二）產業底民主的監理，（三）國家財政底根本的改造，（四）餘剩財富底公共的利用。所謂「國民的最低限度」是由錫德尼·衛布（S. Webb）等所創作的新術語，其意即指最低工資，最長勞動時間，和其他之強制的規定而言。即制定最低工資法，以保障工資底國民的最低限度；制定工場法，以保障餘裕時間（Leisure）底國民的最低限度；制定衛生法規，以保障健康底國民的最低限度；依教育設施，以保障教育底國民的最低限度等等。第二項下，不止主張鐵路、海運、運河、發電所，底國有，更進而主張煤炭，和牛乳供給底公營。第三項下，主張對所得稅，適用急峻的累進率，使對富豪徵課的最高稅率，達百分之七五至八〇；又為使國民免去軍事公債利息的負擔，須實行資本徵課，而又主張依第二第三的方法得來的收入，國家當將其充老者病者的扶養，教育制度

的改善，學藝的獎勵等費。

六

這新綱領的起草者，是費邊協會的領袖，今爲勞動黨首領的錫德尼·衛布氏(S. Webb)，衛布氏在其勞動組合史的新版裡，(一九二〇年)，自贊勞動黨的發展，尤贊其新綱領。他這樣說。「這個綱領本質上始終是社會主義的，並包含社會改造的理想，和即能實行的改革細目。這樣綱領的起草，和這個綱領的歡迎採用，……使英國勞動黨超乎他國的勞動黨之上，是可注目的一事業了。且包括的社會的綱領和根據稱爲開戰理由的諸原則的『講和條件』底聲明，乃使勞動黨由止代表肉體勞動階級的利害之一集團，而變爲當國政底要衝，根據一定原則，而有施行內政外交的準備，成爲組織完全的一國民的政黨了。一方自由黨之思想的破產，及其關於本國社會內之富的再分配，又關於對在大英國帝國內外的他民族底我國的態度，皆無樹立何等積極的政策底能力，爲顯然的事實。一方勞動黨綱領出現，輿論上謂此黨到了現在的聯立政府場台的時機，爲其必然的交代者而起了」。(P 698)

衛布氏的話，非無根據的。因勞動組合底左傾，和黨章底改正，勞動黨的勢力，由是激增了。即其黨員人數，一九一四年，祇爲一、六一二、一四七人，至一九一八年，已爲三、〇一三、一二九人，及至一九二〇年，更達四、三五九、八〇七人以上了。（這個增加，主要的是由於勞動組合的黨員增加，一九二〇年，其數達四、三一七、五三七人；反之，社會主義團體的黨員，因贊成和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而分裂，一九一八年爲五二、七二〇人，至一九二二年減至三一、七六〇人）。而這勢力底增加，又表現于選舉底成績了。即一九一八年休戰後底總選舉，當選者僅五十七人，去期待甚遠。但至一九二二年，已達一四二人。更至一九二三年，竟達一九一人。政府黨的議員，不達過半數了。因此，當時的統一黨內閣辭職，以麥唐納（Mac Donald）爲總理的勞動黨內閣代之而起了。此爲一九二四年一月的事。今將一九〇〇年以來，現于總選舉上底勞動黨的發達，表示如下：

勞動黨內閣

年次	候選者	得票	當選者
一九〇〇	一五	六二六九八	二
一九〇六	五〇	三二三一九六	二九

一九一〇(一月)	七八	五〇五,六九〇	四〇
一九一〇(十二月)	五六	三七〇,八〇二	四二
一九一八	三六一	二,二四四,〇〇〇	五七
一九二二	四一四	四,二三六,〇〇〇	一四二
一九二三	四二七	四,三四八,〇〇〇	一九〇
一九二四	五一四	五,五五一,〇〇〇	一五〇

第六章

勞動黨 (下)

自勞動者政治運動至勞動黨內閣出現底經過,大畧已如上述。但急進分子對勞動黨的運動方針,尤其一般的對勞動者的議會運動,早已進行反對運動了。其一,是受了法國的工團主義,和美國的 I. W. W. 影響底革命的勞動組合運動。其二,是受了俄國革命刺激底共產主義宣傳。

革命的勞動組合運動輸入,是一九一〇年前後的事。因此時勞動者的實質工資,比二十世紀初年,已減少一些了。當時適值勞動黨于一九〇六年的成功之後,陷于弛緩的狀態,是年二次總選舉,都不見有格外的勢力增加,其政綱除支持自由黨政府底社會的立法外,似甚麼都沒有了。勞動者問由勞動黨再復回勞動組合運動的

革命的勞動組合運動

I. w. w. 反動,正在起來,故工團主義和 I. w. w. 主義的宣傳,皆行之有效了。輸入這起于美國的 I. w. w.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運動的,是由社會民主聯盟分離獨立底(一九〇三年)蘇格蘭的社會主義勞動黨;輸入工團主義的人,是托穆·梅因(T. Mann)(見前)。

社會主義
勞動黨
工團主義

這兩個運動共通的特色,在以不妥協的階級鬥爭為第一要義。排斥勞動者的議會運動,高唱勞動組合的直接行動,同盟罷工,甚為頻繁,且為大規模的行之,而其影響,成為一九一〇至一一年以後的「勞動不安」了。

勞動不安

「產業監
理」

「工資制
度廢止」

但此勞動組合運動底復活,不惟將從前所行者照舊復活,勞動者的新要求,于此提出了。勞動者不單要求工資、勞動時間、勞動條件的改善,更進而希冀由勞動組合獲得生產支配權。其最極端者,是要求使煤礦為礦工聯合會所有,鐵路為鐵路職工所有,以代替生產用具國有底工團主義,「產業監理」(Control of Industry)和「工資制度廢止」,是這個新運動下的新標語。向來視為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底折衷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是以此勞動不安為背景而創出的。

二.

基爾特社會主義，是由奧列治 (S. G. Orage) 何布孫 (S. G. Hobson) 于一九一二年在 *New Age* 雜誌所提倡的。未幾，得了一位有爲的理論家宣傳家柯爾 (G. D. .H. Cole)。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以近代社會根本的弊害，不在「貧困」而在「隸屬」(slavery)，向來社會主義者——他們的念頭，置重于費邊主義 (Fabianism)。一所主張底產業國有 (或市有)，縱得實行，而隸屬依然存在，不過備主是由資本家移于國家，或自治體而已。勞動者之爲工資奴隸，依然不變。于是他們希冀使以一產業的從事者全體組織的勞動組合，即基爾特，當產業監理的任務。這個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是一致的。但工團主義以國家爲無用；反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或爲保護消費者以免生產者的專制，(柯爾)；或爲掌理法律、衛生、軍備、警察、外交、教育、等要務，(何布孫)，承認國家和基爾特有並立的必要。柯爾說：

「最廣義的產業 (industry) 是生產的問題，同時是消費(使用)的問題。生產物非造成這個問題不可，同時非決定何人應有其消費權不

基爾特社
會主義

柯爾
何布孫

可。一方、生產物的性質和它的使用底決定，是使用者的問題，至爲明白；同時他方、當在如何條件之下行生產，是于生產者最有直接重大關係的問題。生產者關於此等條件的支配權，絕不能委諸他人的。然舊的集產主義者，要使一切問題，皆決于民衆化的國家，或自治體。新的工團主義者，要使一切問題，皆決于勞動者的組合。今日的社會主義者，應負責的問題，是在使這二者調和，二者苟缺其一，則不能造成高遠的理想的輪廓。……集產主義和工團主義不是相反的勢力，是互不可缺，互相補助的思想罷」。 (Cole: Self Government in Industry, 1917, P 108)。

于是柯爾等到達了：產業的所有移之于國家，它的經營委之于基爾特，而國家由基爾特徵收租稅或賃金，又生產物的價格，由平等的代表基爾特大會（生產者議會）和議會（消費者議會）的聯合委員會決定，以防偏輕偏重于一方底方案了。

高唱廢止隸屬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最置重于製作衝動底自由發揮，關於此點，是對維廉摩里斯（William Marris）表示深厚的敬意。摩里斯

甚憎現代製作物的醜惡，歸因工人製作的愉悅爲資本主義乾枯了所致。他是因這個理由，成爲社會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在一方面是維廉摩里斯底復活，而信奉摩里斯最深，已于一九〇六年著作基爾特制度底回復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uild System) 底片提 (A.T.Penty) 是和摩里斯同表現着中世回顧的傾向底最濃厚的色彩。

維廉摩里斯底復活

三。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宣傳，對於實際勞動者運動，給了相當的影響，是不可爭辯的。例如煤礦工人聯合會，鐵路從業員全國同盟，郵政局員聯合會，皆決議要求各該產業的國有，和它經營上的自治，便可窺見了。不寧惟是，勞動黨的政綱，也現出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影響，所謂產業盡量地置在最善的「民衆的經營和管理的基礎上」云云是的。其中，爲一般所屬望的，是建築基爾特的發達，在一九二二年之初，許多基爾特集合組織「全國建築基爾特」，和許多自治團體締結承辦建築契約，全額達四百萬磅了。但爲一九二一至二年的恐慌所打擊，遂不得已而解散。

約畧和這個同時歸于失敗的，是那個「三

【三角同盟】

角同盟」的大罷業計劃礦山工人、鐵路從業員、和交通勞動者、的三角同盟，也同是前述「勞動不安」的產物。是于一九一三年發議，一九一五年成立的。然因戰後，政府對煤炭價格的暴落，至為狼狽，應至一九二一年八月終止的戰時煤礦管理，乃提前於三月末日截止，三角同盟起而反對，預定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實行大同盟罷工，但至最後的瞬間，因他的二角反悔，礦山工人不得已單獨罷業，而卒至失敗了，（「暗黑的星期五」）。自此陸續全國的工資減低，工場閉歇，許多的同盟罷工，都歸失敗。其結果，加入勞動組合的人員激減，因此，一方面又說明勞動黨的得票增加。

一八三〇年間的勞動組合運動失敗，驅人趨向憲章主義。塔夫衛爾判決案（Taff Vale Case）使勞動者熱心于一九〇六年的總選舉。但基爾特實驗的蹉跌，同盟罷工的失敗，又使勞動者再強起政治運動的念頭了。

四。

其次就俄羅斯革命底影響而言，英吉利勞動者也高呼而歡迎俄羅斯革命了。一九一七年六月因為祝賀俄羅斯三月革命，而會合于里梓

俄羅斯革命底影響

(Leeds)的社會主義者等,已狂熱地要求民衆在英國各地組織勞農會了。這個形勢,大爲促進勞動黨組織的改造,新綱領的決定。但蒙俄羅斯十一月(布爾塞維克)革命底影響,最甚者是馬克斯主義者的一團社會民主聯盟一次改稱社會民主黨,更合同獨立勞動黨的不平分子,成爲不列顛社會黨, (British Socialist Party) (一九一一年)。但戰爭中海因德曼 (Hynamann)率領的愛國派和國際主義者分裂,前者創立國民社會黨,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一九一六年);後者更左傾達到布爾維塞克了。曩昔輸入宣傳 I w. w. 的社會主義勞動黨,自十一月革命以來,變爲宣傳布爾塞維克的一策源地了。于是以此兩團體爲主,合同組織英國共產黨。(一九二〇年八月)

國民社會
黨

英國共產
黨

(,加入那第三(共產主義)國際,自不待言了。
勞動黨對英國政府之對蘇俄的武力干涉,也斷然反對。但對共產主義(布爾塞維克)贊成和反對的問題,黨的大會,常明確的決議「反對」。費邊協會的態度,固不待言。獨立勞動黨雖由第二國際脫出,(一十二〇年),但加入第三國際的提議,一九二〇年二一年否決之。(因此

有脫黨者)。又一九一九年末發表通告書，是反對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獨裁，和蘇維埃制度了。

共產黨再三欲加入勞動黨而被拒絕。此兩者現在的關係，在一九二四年的勞動黨大會於左列有興味的投票表決可以見之。(A. Shadwell, Socialist Movement, Pt. II p. 134)。

(一) 容納共產黨參加的可否。

否 三,一八五,〇〇〇

可 一九三,〇〇〇

否決多數 二,九九二,〇〇〇

(二) 承認共產主義者為勞動黨候選人的可否。

否 二,四五六,〇〇〇

可 六五四,〇〇〇

否決多數 一,八〇二,〇〇〇

(三) 共產主義者為勞動黨員的可否。

否 一,八〇四,〇〇〇

可 一,五四〇,〇〇〇

否決多數 二六四,〇〇〇

於此表數字裡，不容忽視的，就是在第一個問題，反對者占非常多數；在第三個問題可否幾

乎各半。或者解釋謂這是表示着勞動組合員中既有多數的共產主義者，或共產主義同情者，(ibid)。恐確是這樣罷。蘇格蘭古萊特(Clyde)河沿岸的機器職工，曩于戰爭中，曾設立急進的工場委員運動，(Shop steward's Movement)。而一般人說今日共產主義者在機器職工之間的，也是甚多。

五。

勞動黨內閣，九個月便場台了。而勞動黨在下議院僅占有三分之一的議席，得自由黨的後援，纔可保其位置，故在職中，它的政綱，幾無一得以實現，也是當然之數了。

然一九二四年十月總選舉的結果，現出甚反動的形勢，勞動黨的議席，減少四十；而在野黨的保守黨，則得票二百萬，議席增加了一百五十餘。所以喚起這大反動的緣故，是在政府對蘇俄和共產主義者的措置，不免有曖昧之嫌。政府八月五日在下議院報告英俄條約交涉不成立，翌日六日，即報告已成立簽字了。政府受勞動黨左翼分子所壓迫而變其態度之嫌，殊不能免。續後未幾，因為煽動叛亂的記事，一共產主義者某氏被告發，而即取消的事件發生。然而政府為拒絕

關於這事件的調查，卒在下議院投票表決歸于失敗。又所謂濟挪偉夫氏 (G. Sinowjew-A pfelbaum) 的「極秘」書函，于總選舉的數日前，被發表出來，益使世人的疑惑加深了。若此書函果是真物，則第三國際領袖濟挪偉夫氏是督促英國共產黨更要革命的行動，關於英俄條約的批准，更要壓迫政府了。

保守勞動
二黨的對
立

勞動黨在總選舉雖敗於保守黨，但其所得票數，并不減少，反而增加。(由四百三十萬進至五百六十萬)。即保守黨的得票，是由自由黨奪過來的，因為這個緣故，自由黨的議席，減至比一九〇六年三十九人的勞動黨都不及的少數了。因此保守自由二黨的對立，變為保守勞動二黨的對立，畧為確定的事實了。這是英國勞動者的議會運動，自一九〇〇年勞動代表委員會組織以來，在四分之一世紀內達到的地位。

六.

勞動黨內
閣自身的
政績

勞動黨內閣自身的政績，無可持記者，已如前述。但勞動黨的成績，非盡于此。自一九〇六年以來，自由保守兩黨，或要受勞動黨的支持，或和勞動黨爭票的必要，頻頻努力于社會政策的立

法，這可視為勞動者的政治運動獲得之間接的成績。

在這期間的社會政策的立法，記其重要者如下：

就勞動時間而言。煤礦工人的勞動時間，依一九〇八年的煤礦取締法。(Coal Mines Regulation Act)，限制為八時間；依一九一九年的煤礦法，更短縮為七時間了。

勞動時間

就工資而言。則做法澳洲的經驗，已于一九〇九年制定工資裁定局法。(Trade Boards Act)。這是就虐待勞動者特甚的小手工業範圍內，以公定工人工資的最低額為目的。初適用於製造紙盒、製造鎖鑰、製造糖菓、等數種職業。但至一九一八年，更為擴張，適用於製麻、製繩、製網、製烟、等三十餘種工業，約三百萬人的勞動者了。而此外煤礦工人百餘萬，在一九二六年之初，因有一九二四年的煤礦協定，約四百萬人的勞動者，依據公權，其最低工資，得到保障了。

工資

公定工資
最低額

就失業而言。則有強制的失業保險制度，這是依一九一一年的國民保險法第二部創始的。初適用屬於建築和機器製造的七種工業，約二

強制的失
業保險

百五十萬的工人。但依一九二〇年的法律，除農業勞動者和婢僕之外，一千一百五十萬人的勞動者，受其通用了。向僱主、勞動者、和國庫，每週徵集八片士、七片士、八片士，的保險金。待保險基金恢復，將減為六片士、六片士、五片士又七分之一片士。對於此種保險，凡失業者，每人每週男子給十八先令，女子十五先令，妻五先令，子女二先令。

健康保險

和失業保險同時又有健康保險的制度創設改正，今適用於一千五百萬人了。

養老年金法

此外一九〇九年的養老年金法，(Old Age Pensions Act)，規定七十歲以上的貧困者，國家當支給年金。但年金額當初每週五先令，經七先令而增至十先令了。一九二〇年的盲人法，(Blind Persons Act)，以盲人為限，支給年金的年齡，減低至五十歲了。

當然不僅是勞動黨的力量，但無論如何，今後勞動黨的勢力，若益增大，則其他的政黨，祇在自存的必要上，不得不益加致力於社會政策，是很明白的。即就他國的勞動黨或社會黨，而言，也可說是一樣的。

上述一九〇六年以來，指導社會政策的立法，最有功勞者，是費邊協會之實際的各提案。

(參看S. B. webb, *The Abolition of the Poor Law. The Public Organisa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 1909. *The Prevention of Destitution.* 1911)

第三篇

法蘭西社會思想

第一章

法蘭西革命

一.

法蘭西大革命，是無特權的第三階級(Tiers état)對封建的特權階級的貴族僧侶底革命。

當時的第三階級是包含商工業者學者官吏農民勞動者等種種色色的分子，故特權階級無特權階級對抗，決非今日的資本家勞動者的對抗。真的資本勞動的對抗，由法蘭西革命把其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各種特權和如基爾特制度等封建的拘束一掃而空之後，纔發生的東西，一言以蔽之，法蘭西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而此布爾喬亞革命的面目，表現于革命政府始終不變其尊重所有權的上面了。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第一條宣布：「人是享有自由和權利平等而生，且始終享有，」的大原則。但所謂權利平等，其意止在撤廢家世門閥的高下差別，決不能

布爾喬亞
革命

權利平等

涉及于所有的差別，所有權不止被尊重爲不易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除了乍可賓（Jacobin）黨支配的二年間之外，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也好，一七九五年的憲法也好，且俱定一定的納稅額爲享有選舉權的條件。于一七九一年制憲議會，根據個人的契約自由底原則，制定禁止勞動者團結的法律（Loi duu chapelier），這也是表示法蘭西革命特色的一種事實。

法蘭西革命的大原則底「平等」，畢竟不過法律上的權利平等而已。但法律上的平等，和實質的經濟的平等底要求之間，固是相通的，擴充平等的論據，則可爲所有平等的証據。而實際上某時期的革命政府，因不滿足于使「平等」終爲形式上的平等，曾努力使之更爲實質的。一七九三年倒了基倫丁黨（Girondins）而掌握支配權的乍可賓黨的恐怖政治，就是這種努力的表現了。

二.

法蘭西革命底所謂「平等」，當時有兩個見解，其不甘爲單純法律上的平等一派的見解，一時要排除其他而實行的，就這事實的記載，以斯泰因（Stein）的名著，自一七八九年到現在的法

蘭西社會運動史裡所記爲最剴切的。(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Neu hrsg. von G. Salomon. 1921. Bd. I. 277ff.)。

依斯泰因所記，則平等的觀念，有消極的積極的兩個。從消極的見解說，則「萬人皆是在法律上平等，而平等之積極的內容，止存于附與各人以最自由的自己的力量，造成其個人性之法律上的能力而已，故消極的平等，總以個人的不平等爲可能的事，這個不平等，若由個人的自由發展而生的場合，總非承認其全然正當不可的；即是那消極的平等觀，和現實的不平等，決不衝突，非特不對抗它，反爲服從它的」。反之積極的平等：「其出發的原理，是由所謂個人性，是平等，人間的不平等，皆因外界的事情所致，尤其是因所有和教育而產生的。故現實的無可否認的不平等，非像在消極的平等觀，說是自然的有機的東西，這是純然不自然的。故人的本務是在驅逐這個不自然。而這個不自然，以所有和教育爲其發生的主因，以人生的一切財富爲其存在的憑藉，故要達到那個平等，必然的非廢止所有權與否定所有和勞動上一切差別不可的。」而基倫

丁黨則主張第一個見解；山黨不甘于此，乃向第二個見解前進的。然王政底顛覆驅使全歐洲皆爲革命法蘭西的敵人。革命的存亡，即法蘭西的存亡。山黨處此危機，以極度的高壓手段，絕滅基倫丁黨，而制定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了。

「那麼，平等的原理，一見，實際上像已達到其最高的頂點了。國家已不承認其公民間任何的不平等；國家又不承認主權意思的民意以外有特殊的國家意思存在。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是在歐洲的歷史上最初的澈底的最純粹的民主的憲法」。

然爲如此置重平等原理底革命的憲法，猶且明定所有權的尊重，豈非值得注目底一回事嗎？一七九三年的「權利宣言」，其第二條所舉自然不易的權利爲平等，自由，安全，和所有權。憲法第十六條規定所有權，爲「屬於各公民的資產，得有任意享樂而且處分的權利」。山黨政治家的思想未熟，于此充分表露了。恐怖政治，在某意味裡，就說是因爲這個矛盾——積極的平等原理和尊重所有權的矛盾——而倒了，也無不可的。羅伯斯庇爾氏（M.M.L. Robespierre）死後，反

動便起，巴黎的富有階級，再克服貧民階級了。採用這個富有階級的勝利底成典形態，即爲一七九五年的憲法。

三.

于山黨政治家的言論中，時時表明了社會主義的意見，但畢竟他們的思想，尚不能脫出彷徨歧途的圈域。乍可賓黨中對於富有階級的憎惡心最強者爲馬拉氏 (T.P. Marat)，但就此人物而言，我們所認識的，止是對於富者的惡意和毀傷慾而已，並不是社會主義思想。

斯泰因批評他說：「馬拉氏的一生，——於革命認識他的限度內，——是對於一切較善者嫉妬底現形。描寫他形容盡致的，莫如拉馬丁氏 (Lamartine) 下面的說話：平等是他的熱情，因爲卓越是他的苦痛的緣故。馬拉氏以所謂絕滅較貴者較高者，使凡庸爲支配者的理由，而代表一切的愛革命的人們了。……馬拉氏具嫉妬敏銳的差別的本能，故比誰都先發見了在公民社會上一切的差別的根源，一切純民主的平等化的真敵。他是最初稱資產的差別爲其目的的自由底真的敵人了。但他的思想，卒未達到把有產

階級完全破壞以上，他希望逼害富者，破壞其家屋。他不欲任何人以其所有物的力量變成甚麼東西。在制定憲法議會時代，他的新聞紙『民友』也爲民衆對上流社會發表憤怒的機關。……平等觀念的發展，同時他更進一步了，把一切卓越的人們告發于民衆者，就是他；謂人人權利平等，不得停止，『權利平等，方可享樂平等，而這種思想在這個基礎之上，始得安定』。把這種思想教導勞動者，就是他；最先催促逮捕基倫丁黨人就是他了。他不以消滅個人爲滿足，他曾問：『無情的自由之敵五百人的處刑，在無罪的幾百萬人，果不是非常的幸福是什麼呢？』世人對於不屬於此無罪的人們，無論誰人，都罵爲背叛者，就是學他的了。而於鼓吹殺人和流血的思想，無論何人，都不及馬拉氏在其『民友』了。於是馬拉氏好像嫉妬本身一樣，是純否定的，這也是止對個人否定的。他并未能把自己提高到共產主義的高處，提高到所有權否定的地方。何況高至真的社會的理念呢？』（a a o 296）確是的評。

四。

在法蘭西革命期中，真的共產主義運動，曾在

山黨政府倒台後，對此起了反動而成立的執政官政府之下實行過的，革拉古斯·巴倍夫氏(Gracchus Babeuf)的平等主義陰謀是也。先是，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出了由自然法思想出發的許多社會主義的著作，其重要者為梅利葉氏(Jean Meslier)(*Le Testament de Jean Meslier*)摩爾利氏(Morelly)(*Naufrage der isles flottantes, 1753. —Code de la Nature, 1755.)*馬布里(A.G.B.deMably) (*De la legislation ou Principes de la loi.*)布里索氏(J.P.Brissot) (*Sur la Propriete et le vol, 1780.*)巴舍爾氏(F.Boissel)(*Le catechisme du genre humain 1789.*)等。

巴倍夫受此等著作影響，他于一七九五年末，糾合真的共產主義者，即所謂「平等人」，和共和主義者，及山黨的餘類，組織一團體，其標榜的目的，(一)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二)實現正真的平等。

其採用綱領底重要條目說：「第一條，自然給各人以人生應享受的一切貨財底平等權利。第二條，社會的目的，在擁護這自然狀態之下屢為強者惡者侵害的平等，且使一切人類的共同享樂增加。第三條，自然課各人勞動的義務。第四

條，勞動和享樂非共同不可。第五條，一方的人們，困憊于勞動，且缺乏一切的物質，而他方的人們，不勞爲而耽溺于潤澤之鄉，其間必有壓制。第六條，無論何人都無罪惡，自己不得獨占土地或產業的貨財。第七條，真正的社會，不得有貧富之分。第十條，法蘭西革命的，目的是在滅絕不平等，而建設共同的幸福。第十一條，革命是不終止的。爲什麼？因富者吸收一切貨財，獨握支配權；一方貧者勞役如奴隸，憔悴于貧困之中；而於國家并無何等意義。第十二條，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是真正的法蘭西人的法律。……第十四條，一七九五年的憲法發生一切的權力，是非法而反革命的。」

然此綱領，因讓步共和主義者而起草的。至巴倍夫氏等「平等人」的立場，於前一次起草而撤回的，藻飾特甚的下面的綱領案可以窺見了。

它說：「平等是自然的第一心願，人類的第一欲望，一切合法的社會底第一基礎。……我們欲如生來爲平等人一樣，今後爲平等人而生，又爲平等人而死。……我們所欲者爲真正的平等，不然，一死而已。然我們無論犧牲如何的代價，

都要獲得這個真正的平等。梗在我們和平等之間者，必有禍。忤逆這聲明的祈願者，必有禍。法蘭西革命不過爲最終的革命更偉大的革命的先驅者而已我們不但要求止記在「人權宣言」的平等，我們要求在我們的中央，在我們的家裡得到平等，我們要爲這個平等以全身爲犧牲，我們爲保這個平等要否定和滅絕一切現存的東西。廢止土地的個人所有權！土地不是屬於任何個人的。我們要求土地產物的共同享受，果實是屬於一切人們的。一百萬人的個人占有應屬於二千萬人以上的同胞的東西，已太久了。消滅可憤恨的貧者富者之別，治者被治者之別！把「平等人」的共和國，把這爲個一切人們所開的大旅舍，建設起來的時候到來了。你們痛苦者快些起來！前赴自然爲一切自然的兒子整備的筵席！法蘭西的民衆們！向你們幸福底成就，睜開眼睛，和我們一致認識而且宣布「平等人的共和國！」

巴倍夫欲以武力傾覆執政官政府，秘密裡已糾合了數千同志，但準備垂成時，密謀洩漏，他和一位同志，共處死刑了。

五。

然此事件由革命的經過全體觀之，不過僅一插語而已，非足以動搖所謂法蘭西革命尙未帶着否定「所有」性質的判斷。考察當時的法蘭西工業底發達程度，此事殊不足異。在當時的法蘭西，除了里昂的絲綢工業少數的例外，近世的工資勞動階級，是尙未發生的。雖山黨政治家的股肱山鳩羅特（Sansculotte），也非今日的普羅列塔利亞。他們中固有大都市的沈澱物底無賴暴民參加，但多數是不屬於基爾特的手工業者職工，小商人，即是皆屬于小布爾喬亞。小布爾喬亞財產雖屬不多，但總是以財產爲生活的根據者，故由這個階級掀起否認所有權的大運動，當然是不可能的。如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批評，在當時大工業尙未發達的法蘭西，巴倍夫的運動，終歸失敗，是當然的了。

第 二 章

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發達和
社會主義諸體系（上）

一。

巴倍夫的陰謀鎮定後，無社會主義運動，約

三十年。在這期間內，拿破崙登法蘭西的帝位而沒落了，（一八一五年）。布爾邦家的路易十八世卽了王位，繼起的沙爾十世（Charles X），欲恢復大革命以前的舊制度，因之促成七月革命底破裂了，（一八三〇年）。

然此次革命，不是廢止王制，是迎立奧爾列安（Orleans）公爵（路易，腓立）而結局的。這個結果，并非民衆所預期的。然則擁立路易，腓立者是誰？是法蘭西國會的中心勢力底大資本家。當時的選舉制度，「選舉人爲小資本家，被選舉人爲大資本家，……于是無形式的權利，無委任而使王制復活，使革命終局，并制定憲法者，爲資本或資本家」。（斯泰因）。

由大革命產生底營利自由社會發展以來，至此時已成爲資本主義社會了。在拿破崙帝制之下，安置蒸汽機關的工場，其總數超不過十五所，至一八三〇年已達六百三十五所，由這個事實，可知法蘭西大工業發達底速度了。而爲資本家所擁立的路易，腓立，于其思想上和日常生活上觀之，與其是一國之王，無寧是一資本家的人物，他的政治方針，所謂「中庸」（Juste milieu），他

股票之王

告其臣民之言曰「致富」(Enrichissez vous),人以「股票之王」的綽號稱之,實不足異。左右政府的政策者,爲金權豪族(Haute finance)。他即位後,未幾,即改訂選舉法,享有選舉權者,(納稅二百法郎以上者),通法蘭西全國,總數不過二十萬人。至勞動者的窮狀,幾乎不置一顧了。正如托來丘其(Heinrich von Treitschke)所言:七月王朝的治世實爲布爾喬亞基底黃金時代了。

布爾喬亞
基底黃金
時代

二.

里昂絲織
工人暴動

勞動階級的不平,先以里昂絲織工人底暴動而暴發了。當時里昂的絲織工業,有三萬至四萬的織工,八千至一萬的工頭,和八百的工廠。工廠的工作,由工頭接受,使織工紡織,故織工的工資,受工廠和工頭的二重壓迫,被減至最底限度。里昂的絲織工業,久已繁榮,但因外國的競爭者採用新技術,故陷于甚苦的境地,以至織工一時間僅得五仙提拇(Centime)的情況了。於是他們要求最底生活的工資,因這個要求既被拒絕,織工遂執武器襲擊里昂市,羅安(Lons)縣長和軍隊指揮官,一時不得不退出市外了,這是一八三一年十二月的事。勞動者開始高醜有名的「勞

動着而生！抑戰鬪而死！」的旗幟，也是此時了。而因這個暴動，遂使政治上的共和主義和普羅列塔利亞特運動結合起來了。

根據自由平等原則，反對王政復活的共和主義者，首先要求普通選舉，因他們處于當時制限選舉法之下，欲占國會議員的多數，到底是無希望的，而一八三一年三月九日，上議院激論之後而通過的選舉法，已如上述，與他們的要求相差甚遠。那麼，大革命的經驗尙未忘記的共和主義者，絕望於立憲的手段，組織秘密社團，欲由市街戰而完成他們的目的。一部分由加爾波拿里（Calbonarie）結社發生的「民友同盟」（Société des amis du peuple）組織了，繼而「人權同盟」（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homme）起來了。因此，國會在表決嚴禁秘密結社法案當中，一八三四年四月巴里和里昂差不多同時暴動爆發了。

先是，勞動階級參加七月革命，不特一無所得而且失望的狀態可說是比從前更劣了。勞動者本能的對於現存狀態是反對者，「然而孤立無助，並無判斷自己狀況的能力的勞動者，乃向周圍眺望，欲得指導者，卒求之于上層階級。但共

共和主義
和普羅列
塔利亞特
運動

和主義者也同是孤立的」。於是兩者的提攜成立，共和主義者提供頭腦，普羅列塔利亞特提供體力。然在這個運動中的共和主義者和勞動者的關係，逐漸變化，初為指導者的人，漸為被指導者所移動了。勞動者不單以廢止王政，得到形式上的平等而滿足的；他們所要求者，是在實質的平等，所有制度的變革。共和國本身并非目的，共和國不過為達到最終目的的手段而已，純粹的共和主義者，已漸漸不能留存于此運動中了。一八三四年的暴動當時，單純的共和主義，已陷于窮境了。

三.

助成此局面的展開者，是巴倍夫陰謀的回顧。巴倍夫的同志腓立布奧那洛提 (Philippe Michel Buonarotti) 于七月革命前著巴倍夫陰謀史，(Ph. Buonarotti, Histoire de la 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dite de Babeuf)，在布露舍爾 (Brussels) 出版，幾無人過問。但因上述一八三四年案件而被監禁的革命家們，在獄中時偶讀此書，痛感着平等原理底真實，最終的歸結，盡在于完全的[所有]底平等，深為此殉道者的事蹟所感動了。

布奧那洛提

以共和主義者參加暴動的人們，變爲巴倍夫主義者爲出獄了。這個巴倍夫主義 (Babouisme) 底採用，和純粹的共和主義者由此運動脫退，所謂 Société des familles 的結社遂告解散底一八三七年，可說是巴倍夫主義成爲純普羅列塔利亞特運動了。於是七月革命以來第四個秘密結社底「四季同盟」 (Société des saisons) 組織起來了。它的機關報說：「我們的要求，正如巴倍夫所言，或畧如他所言，財底共有。……因社會的狀態，後日再建于新基礎之上，所以把他根本破壞，是我們的義務」。(L'homme libre)。而他們秘密購入武器彈藥，作市街戰的準備，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舉兵于巴黎，結果雖歸失敗，然僅由三四百人所成的革命軍，占領巴里市廳，發布告，大示向王宮進擊之勢，一時使全市市民震動了。此暴動鎮定後，更組織「平等主義勞動者同盟」 (Société des travailleurs égaux)。

這是法蘭西社會運動的一特色底巴倍夫主義，或稱布浪葵主義 (Blanguism)，後的名稱，是由同盟的首領奧古斯特·布浪葵 (Auguste Blangui) (一八〇五至一八八〇年) 而來的。

巴倍夫主義

布浪葵主義

以這普羅列塔利亞特運動爲背景的法蘭西社會主義思想，果是如何的？

四。

十九世紀前半的法蘭西，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淵藪，獨創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輩出，其體系的多種多樣，任何國都不能和法蘭西比肩，今擇其最著名者聖西門，傅立葉，卡培，路易，勃郎，等而記述他們思想的概畧。

聖西門

聖西門（St. Simon）伯爵（一七六〇至一八二五年）生于系出沙爾門（Charlmenge）大帝的家，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因買賣土地致富，修百科之學，卒破產困窮，欲自殺而未遂，是一生極數奇的人。他臨終的話，說：「要成大事，不可無熱情」。他雖是大有貢獻于歷史哲學的人，然姑且單就其社會思想言之，他的學說，畢竟亦可爲「產業主義」的，他說：「社會是全然安定于產業（L'industrie）之上的，產業是它存在之唯一的保障，一切的富，一切的繁榮之唯一的源泉。最有利于產業的事物底狀態，是最有利社會底狀態」。但他所謂產業階級，并非勞動者階級，是勞動者和企業家商人，等都包含在內的。他發問說：「今突

然喪失最大的學者，藝術家，技師，工業企業家，商人，銀行家，合計三千人，和喪失王族，貴族，高僧，高官，大地主，三萬人，對於法蘭西以何者損失為大呢？自答謂：「喪失三萬人當然是可悲的事，但其補充是容易的，法蘭西的真生命，在那精神的勞動者，故非以產業者即真的勤勞者為支配者不可的」。(Parabole de st. simon. 1819.)。又在別的地方說：「我反對大臣和貴族，而為產業著作。反對雄蜂，而為蜜蜂著作」。(Système des industriels. 1821.)也是同樣的意味。

這樣說來，聖西門的學說，不過稍示排斥不勞所得的萌芽而已。誠然，他在他的新基督論（一八二五年）說：「宗教的任務，所指導社會最速達到改善最貧階級的命運的大目的」。在別的地方也說：「人類進步的最高目的，在盡量改善除以其手的勞動之外，並無生活的手段者的狀態」。然而，他畢竟達不到廢止私有資本的要求。把聖西門對於現社會的批評，擴充推究，使達到當然可稱為社會主義的結論者，是巴黎氏(A. Baezard) 翁封湯氏(B. P. le Pere Enfantin)等所率領的聖西門主義者們。

巴黎

翁封湯

五。

「一切社會制度，必須以最多數最貧困的階級底道德的精神的和內體的改善爲目的」。這是聖西門主義者所聲明的。但如何可以實行呢？他們不承認財產的共有和均分，因他們相信人間自然的不平等，欲以這個不平等爲基礎，爲確定新社會秩序。他們的第一倫理法則，是「各人應能受職，應工受酬」°。爲要實現此法則，他們要求：「廢止一切門閥的特權，和滅絕一切特權中最大特權的承繼制度」。他們要求：「現在被分割爲個別財產底一切勞動用具，土地，和資本，使之結合爲一個社會的基礎，而它的利用，是要依社會組織和階等的秩序，使各個人的任務，爲他能力的表現，使各個人的財富，爲他工作的表現」。他們雖不是無條件否定所有制度者，但所以攻擊所有制度，因它使有不勞而獲的所得的可能。即「把無爲之背神的特權，靠他人的勞動而生活的特權，爲某等人們而神聖化」。

聖西門主義者又主張婦女解放，對基督教的一夫一婦制，並不反對，但要求「妻與夫須立於平等的地位」。說：「聖西門的宗教，不過欲滅絕

聖西門主義

應能受職
應工受酬

婦女解放

在今日結婚的名稱之下，把獻身和利己，無智青春，和無力底醜怪的結合爲神聖化底那種無恥的買賣，那種合法的賈淫而已。(Baezard—Enfantin, Lettre au President de la Chambré des deputes 1830.)

巴黎和翁封湯初則共同行動，集合四千人的同志，根據聖西門的教義，設立共同「家族」，學校，宣講堂，更進而至設立教會。但未幾，沈着的巴黎和熱情的翁封湯發生意見的衝突，及至因後者主張極端的自由戀愛，前者脫盟，翁封湯乃不得已率少數忠實同志，隱退于巴黎的郊外。這個宗派因一八三二年八月的裁判，也被令解散了。一時聳動社會視聽的聖西門主義運動，於是告終了。然而這個運動給與當年法蘭西智識階級底影響，是不能抹煞的，如奧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奧古斯丁齊愛里 (Augustin chierry) 布社 (P.T. B. Buchez) 皮耳·盧羅 (Pierre Leroux) 米雪爾·舍發雷 (Michel Chevalier) 亞多夫·布浪葵 (Adolphe Blangui) 等，皆是一時的聖西門主義者了。

第三章

普羅列他利亞特底發達和

社會主義諸體系（下）

一。

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中，最適當這空想的名稱者，是傅立葉罷。傅立葉空想力的富贍，往往迫近精神病的境界，曾說：「他的理想社會實現的時候，即北極的冰溶解，西比利亞產生蜜柑，海水的味變為比檸檬水更甘美，危險的鯨鯨鯨死滅，鱈鮭等有用魚類增殖，虎獅等猛獸化魚為人類的奴僕的時候」，即是傅立葉把世界的年齡分為幼、少、壯、衰的四個時期，合計八萬年，把這全年齡更分為三十二期，把起于天體地球的變化，使和這個年期相照應者，也是傅立葉。然而具有這樣不可端倪的空想力的人，他的生涯，却和他的空想相反于最平凡無事裡送過了。沙爾傅立葉（F. M. Charles Fourier）（一七七二至一八三七年）生于布山遜（Besancon）商人之家，後為商家的助手而死于巴黎。他的收入年額一千至一千五百法郎，故不能不說他是渡了一生貧寒的生活罷。但以獨身而過質素生活的傅立葉，在他的空想上，描寫人類的情慾（Passions）極端解放的社會，例如主張一個女人，同時可以有三個

男子即夫和生殖者 (Geniteur), 和情夫 (Favori), 此外尚可以有無法律上資格的愛人。

一切生存者的目的是在幸福, 惟幸福是由情慾 (在生物以外者爲引力) 滿足而生的。要滿足情慾, 乃起運動, 此運動有四種: 社會的, 動物的, 有機的, 和物理的運動是。傅立葉的處女作, 標題: (The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1808) 是根據于此的傅立葉爲要發見社會的運動底法則, 先分析人類情慾爲十二: 「官能慾」五, (視、聽、觸、味、嗅), 「愛情慾」四, (友誼、戀愛、野心、家族感情), 「分配慾」三, (變化的情、偏執的情、統一的情)。他是求這十二個情慾, 完全的調和滿足。傅立葉說: 自人類發生的樂園期起算, 至今日爲相當於第五的文明期, 但今日妨碍這情慾的滿足者, 果是什麼? 是富底不足。「富是幸福的源泉」。「一切自由底第一種, 是物質的自由」。于是生產的增加爲第一的急務。那麼, 非變更所有的組織和勞動的組織不可。他說: 那新組織的原則, 即爲農業的組合 (Association agricole), 和產業的引力 (P attraction industrielle)。傅立葉的「化蘭洲」 (Phalan ge) 是要實現此原則的方法。

分析人類
情慾

「化蘭洲

化蘭洲是一千八百至二千人在約一方哩的土地上，組織共同生活的合作社。社員皆居住建設于該土地的中央一座宏壯的大建築物內，此建築物是化蘭斯得（Phalanstere）。傅立葉主張此化蘭斯得的共同生活之最重的理由，是大規模消費底經濟。因多數人在一座大屋內生活，於調理、暖房、燈火、沐浴、等設備，大可得到善美低廉，固不待言；且他於消費上，於生產上，都深信大規模經營底利益，指摘今日在一方面各家族營各個的經濟，在他方面農工業為小規模的經營，因種種設備的重複，浪費力量甚多。化蘭洲的社員，不獨藉共同消費以圖費用的節約，且於化蘭斯得附屬的農圃和工作場，共同從事于以農耕為主的各種生產。化蘭洲先以其生產物，無條件的保障社員的最低限度生活，餘剩則以十二分之五，十二分之四，十二分之三的比例，分配于資本勞動和才能（指揮經營的才能）。于此，對於資本有贏餘分配，起了異樣的感覺，也未可知。但傅立葉并非無條件廢止私有制度論者。他對羅伯·奧文的共有主義，聖西門主義者的繼承廢止論，明白地表示反對的意思。在化蘭斯得由各社員，也

恰似宿泊于旅館的樣子，視其趣味和資力而選擇華美或質素的居室。而在此化蘭洲，要實行使人類情慾完全滿足的。

然傅立葉的理想社會，不一定是受動的享樂者的樂園。在化蘭洲也有勞動製作的生活。惟他相信由十二情慾的配合調和，勞動可以悉變為快樂。如蜜蜂、蟻、海狸、一樣，在人類也可把勞動作快樂的。他考察今日使勞動不快的各種事情之後，定了下面的「愉快的勞動」七則：

愉快的勞動

(1) 各勞動者皆為社員，不以工資，而以分潤為報酬。(2) 各人(男女兒童)視資本勞動和才能的三個資格而受報酬。(3) 工作一日約須變更八次。(4) 任意結合工伴共同工作，因競爭心可以刺激之。(5) 美麗清潔工場和農圃，以吸引勞動者。(6) 極端的分業，使男女老幼做適已的工作。(7) 許人隨時作適其嗜好和能力的勞動。而最後最重要的一條，是「為現在和將來保障充分的生活最底限度，使人忘記對自己和家族的不安」。

化蘭洲所貽的幸福有如是者。故傅立葉期待：若第一個化蘭洲建設起來，則人爭模倣，不久

全地球面將爲化蘭洲所遍蓋，全世界一切化蘭洲的首善奧姆尼亞克（Omniarque）將奠都于君士坦丁。但誰人建設最初的化蘭洲呢？傅立葉於

其生涯的最後十年間，一日無缺，必于正午歸家待客，這是他特定爲會見有志出資試辦最初的化蘭洲的資本家的時間。但這種訪客始終不來。

雖無資本家來訪，但傅立葉于聖西門學派解散後，漸得青年間的崇拜者，能夠創辦機關雜誌 Le phalanstere，（後改爲 La phalange）。其師傅立葉歿後，努力于傅立葉主義的宣傳者，爲有才能的微克忒·孔士德蘭（Victor Considrant）。獻于路易·

微克忒·孔士德蘭

腓立的那本 Destinee sociale（1845—44），是最有權威的傅立葉主義教科書。他也到底歸于失敗，但曾在美國迪沙士（Texas省）試過化蘭洲建設的（一八五四年）。可與孔士德蘭之名共同記憶者，爲其「勞動權」學說。他說：人類在自然狀態之下享有的捕魚、狩獵、採集果實、和畜牧、的四原始權，勞動者應被保障其勞動權，以爲四原始權的代價。傅立葉也說過的，但他說在未來社會，而孔士德蘭則說現在即須保障的「勞動權」和

勞動權

「勞動的組織」皆爲最膾炙人口的標語。

二。

使勞動的組織底成語流布者爲路易·勃郎 (Louis Blanc) (一八一一至八二年)。這是他有名的著作的標題,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1839)。

勞動的組織

路易·勃郎 (Louis Blanc) 以自由競爭爲百害的根源。競爭使勞動者的僱傭不安,使被僱者的工資低下,而歸着到絕對的必要生活費額。法蘭西人每九人中一人屬於「窮迫」階級,是爲自由競爭所致的。競爭又使勞動者和布爾喬亞基結局皆陷于破滅。自由放任,爲英吉利的貧民做了些什麼? 英吉利的罪囚,每週尙被給二百三十九安士的食物,而獨立勞動者,則僅在一百二十二安士以上的食物,就不能購置了。土地皆集中于貴族底手裡,貧富的懸隔日甚。法蘭西和英吉利同採自由競爭主義,其終局的結果除這二大國的死活鬥爭以外是沒有了。這是路易·勃郎對現社會批評的大概。

路易·勃郎

然則要排除自由競爭,果當如何?非藉國家之力不可的。蓋經濟力的源泉,是資本和信用,但現在祇有富者始能借得資本,「故政府非設立

貧民銀行不可，政府舉國家的資力投于普羅列塔利亞特解放事業，非供給他們生產的第一要具不可。要滅絕競爭，非藉競爭的武器不可。其方法大體如下：首先國家募集巨額的公債，用它來設立產業各重要部門的工廠或工作場，設備機器和其他的營業器具，此等工作場，若品性良好的勞動者，無論何人，都收容而使之勞動，支給同額的報酬。在實驗初年，政府為各種產業的職掌底分配，但勞動者互知同事所長所短後，担任職業，由投票定之，由生產而得的純利益，每年把它分為三份，第一部分歸組合員均分，第二部分填補工場的耗損，第三部分充當業務擴張的資本。

路易·勃郎說：「那麼各勞動者任意消費其所得的工資，也不要緊。但生產上的組合 (association)，必將引到消費和娛樂上的組合罷。」資本家也可以加入組合的，那麼，其資本在國家保障之下，可收一定率的利息，但他們除以勞動者的資格之外，是不許參加分配利潤的。路易·勃郎氏期待：這種國家設立的工廠，不久即可壓倒和合併私營企業。他說：「社會的工廠，漸次和平的吸

收私營工廠……可無何等突然的激變或甚痛苦的激變發生罷。資本家也好，職工也好，皆同樣地因為社會的工廠所提供的利益，漸為這方面所吸收。那麼，國家成為唯一的產業組織者，組合的原則將代替競爭的原則了罷」。

路易·勃郎這樣求社會問題的解決于國家的活動，故其對國家的立場，和上述的傅立葉下述的蒲魯東是完全不同的。他謂民主政治實行的地方，國家的干涉，毫不與自由抵觸的。在民主的支配之下的國家，「不外為防止壓迫，並為維護自由，為社會而行動的社會本身而已」。

國家的活動

三。

和勞動的組織約畧同時出版者有伊加里亞旅行記 (Voyage en Icarie, 1840)。著者愛提英努加別 (Etienne cabet) (一七八八至一八五六年)，本以律師為業，但因論政得筆禍，逃英吉利作亡命客，在這個時候，乃達到謂民主主義的理想，要到了共產主義始得完全的結論。此旅行記是做把馬士·摩亞的烏托邦而著的。欲知加別的思想，莫如一觀伊加里亞旅行記的封面。茲譯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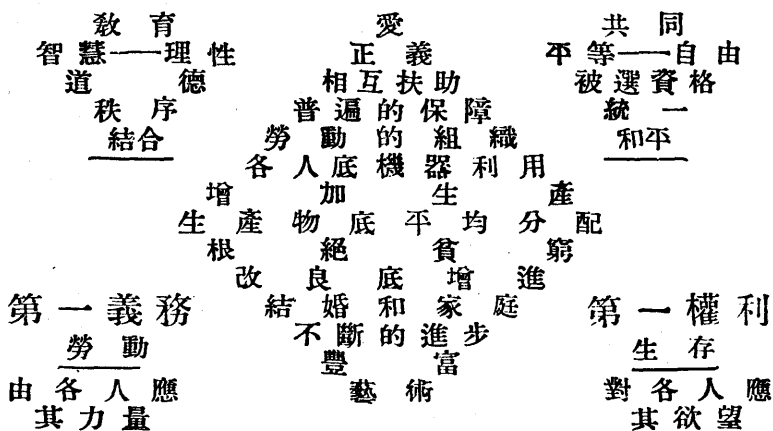
伊加里亞旅行記

加別著

各人為全體

友愛

全體為各人



共同福祉

加別的議論是由信仰「仁慈的自然」而出發的。他信「自然為全人類造出地上的萬物，為一切造出一切」。信自然把空氣、光、熱、底平等的權利給人類，同樣「把土地和它的生產物底平等的權利賦與于人類」。又相信「導入社會的政治的不平等，是侵害自然法則的」。「對人類的少數者予以富和支配，對多數者予以貧困和壓迫的不平等，是利己、利慾、名譽心、吝嗇、冷淡、無情、等富者一切的惡德；和嫉妬、羨慕、憎惡等貧

者的惡德，底根本原因」。故加別達到了以「共產爲「最自然的制度」的結論。

信賴人類的理智理性的加別，是排斥暴力手段，欲由道理的說教以實現其共產主義的。但認爲在法蘭西本國難期成功，故他更欲在美國試行建設共產主義殖民地，但結果皆歸失敗了。

四。

蒲魯東(Proudhon) (一八〇九至一八六五年) 以我所見，是法蘭西通十九世紀影響最大的社會思想家。他的著作所有是什麼(*Qu'est ce que la propriété.* 1800) 一書，使生于布山遜(Besancon)地方的貧家，出身于排字工人的蒲魯東，一躍而爲有名的人物了。蒲魯東的思想和努力全體的指針，是正義的觀念，他對「所有是什麼」的問，答曰：「所有是竊盜」，爲今日世間周知的事。但他所攻擊者，不是一般所有，是不勞所得，或收利財產。若爲勞動的客體的，勞動的結果的私有，是他所承認的。馬克斯酷評蒲魯東說：「不過是左右彷徨於資本和勞動，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小布爾喬亞而已」。但蒲魯東反對廢止私有制度，在某機會，曾明言欲「一切的人都有相當的財產

蒲魯東

所有是什麼

反對共產主義

交換銀行

」。他實欲使私有財產普及，因之，使成爲無害之物。故他以現在的私有，是強者搾取弱者，反之，而爲「弱者搾取強者」的理由，反對共產主義。他說：「共產主義是壓迫和隸屬，……共產主義本質上是違反我們能力底自由行使，是違反我們最高尚的欲求，是違反我們最深的感情的東西」。

然則廢止不勞所得，而不使陷于「弱者搾取強者」，果用如何的方法呢？蒲魯東則以「交換銀行」(La banque d'échange) 答之。

蒲魯東以爲一切社會的害惡底根本原因，是貨幣和放款利息。第一，在祇認貨幣爲交換手段的地方，則手工業者、製造家，於完竣他們的勞動之後，猶非等待遇着必要的貨幣所有者不可。若以生產物本身直接爲交換用具，則一切的財貨，并不是對人爲的貨幣價值爲交換，乃以各財貨所含有的勞動量相交換，則事之簡單利便，當相差甚遠。第二，放款利息是壓迫人的東西。幾多勤勉者雖欲經營生產，但因資本缺乏而不能行，若欲借此必要資本，則非奉獻利息的貢納于資本所有者不可的。

于此，若能把這二弊害都免除了，則私有財

產制度爲之淨化，只留存其有利于社會的一面罷。蒲魯東是這樣想的。而且思考設立交換銀行或民衆銀行 (La banque du Peuple)，發行紙幣 (交換券)，把它向生產者購買生產物，又把它爲無利息的放款。例如一靴匠把靴交給銀行，銀行視其勞動和成本 (但除利潤) 的價格，給與相當的交換券，靴匠把這交換券，由銀行購買其他必要的生產物。一方面銀行藉放款，收買支票，及其他的方法，而爲無利息的融通。這樣對各生產者保障生產物販賣權和對信用的權利，是蒲魯東的目的。(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La banque d'échange.)。又以爲貨幣和放款利息若能廢止，則元來只爲對付無產者維特有產者的特權而存在的政府，也變爲無用，廢止一切強制的法律，而可以任意的契約代之。(Ide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 1851.)。這是蒲魯東所以爲無政府主義史上的一重要人物。在此以前，無政府主義者中的有名者雖有英國的葛德文 (W. Godwin) (一七五六至一八三六年)，德國的斯提納 (M. Stirner) (一八〇六至一〇八五六年)，然創始確立無政府主義底經濟的基礎者是蒲魯東。但至晚年，認無

政府的理想難以實現，他主張務須採用承認多數的小地方團體有高度的自治權底聯立主義（Du Principe fédératif. 1863）。

依上所述，蒲魯東決非希冀使社會自身爲統一的計劃的管理生產分配者，他的理想社會，是獨立的小自耕農，獨立的手工業者，以應依勞動費用互相交換其生產物的社會。交換銀行，畢竟不外是使手工業者各人得以購買工作場，用具，原料，又使能夠即賣生產物而續行生產的手段而已。蒲魯東所置重的自由，是不識大經營和分工作業的手工業者或自作農的自由，藉交換銀行的幫助，各個鐵路職工，自成爲鐵路所有者，礦山工人，自成爲炭礦所有者，無論何人都不能這樣想像的罷。馬克斯批評蒲魯東所期者在「使人盡力復歸中世的手工業工人，或手工業工頭」云云，殊非厚誣。然所以謂蒲魯東在法蘭西爲最大影響的社會思想家，蓋因法蘭西爲文明諸國中第一的小農小工業國的緣故。依一九一一年的國勢調查，在法蘭西，被僱者約一千零二十萬人，而僱主或獨立生產者達八百五十萬人。（Annuaire statistique du Ministère du Travail et de la

Prevoyance Sociale. Paris. 1917)。

五。

蒲魯東影響於近世無政府主義者，尤其影響於俄人巴苦寧 (Bakunin) 者甚大。同是俄人的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也和蒲魯東同樣，由小規模工業的觀察而得的。克魯泡特金於其自敘傳記着，一八七二年始由本國往遊瑞士，觀察周拉 (Jura) 地方的鐘鏢製造業，心得甚多。給印象於克魯泡特金者，是「許多人在自己家中工作，因之給與自由談話機會的鐘鏢工的組織」了。這「在說明此地方的住民的智能發達的程度，所以比之自小在工場過活一生者還要高的緣故。在從事于小規模工業的勞動者間，見得較多的獨立心和創造力」。而「我和鐘鏢工人們共同生活了一星期後，離此山時，我對於社會主義的思考，既已確定了。我是變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了」。

于此可以窺見小經營和無政府主義底密接的關係了。

第四章

二月六月革命和巴黎公社

小經營和
無政府主義
底密接
關係

一。

一八四八年初，托克維爾（C. A. H. M. C. de Tòcqueville）在議會指摘勞動者間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他說：「不止要求撤廢一法律一內閣及這個政府，更且搖撼今日社會秩序的基礎之見解思想，正普及于他們（勞動者）之間了。諸君不承認嗎？……然若此種思想根苗下地，廣的普及于一般，深的浸透于民衆之間，則早晚，我雖不知其何日，或怎樣，但早晚必招致最可怖的革命，是必然的，諸君不相信嗎？」云云。托克維爾的預想後，不出一月，已成爲事實了。

二月革命的經過

二月革命的經過，概括言之，可說是出發于改正選舉法的要求，而至廢止王政的要求，更進到建設社會的共和國的要求。當時路易腓立雖失民望；但議會內共和主義者的勢力微弱，直至革命前二日，認真考慮廢止王政者極少。然這個運動，由議會的政治家移到社會的民衆，則形勢急轉直下，國王被逐，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了。（二月廿四日）。而路易·勃郎氏亞爾貝爾氏（A. M. Albert）和路德劉·羅蘭氏（Ledru Rollin）等社會主義者，準社會主義者，參加此臨時政府，是可表示

在此革命裡巴黎勞動者的勢力了。勞動者乘勢脅迫臨時政府，要求「勞動組織和「勞動權」底保障，後的要求，被容納了。路易·勃郎氏親自執筆起草的宣言說：

勞動權底保障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負保障勞動的勞動者生存的義務。

政府負對一切市民，保障勞動的義務。

政府承認勞動者爲取得其勞動之正當的報酬，而互相組織工會爲必要。

臨時政府把由王室費剩下的百萬法郎，提供于其本來應屬的勞動者」。

其次，爲要此宣言成爲事實，國民工場乃設立起來了。又路易·勃郎要求創設勞動部雖未實現，然以他爲議長，阿爾貝爾爲副議長的勞動委員會，乃設置于盧基森堡宮內，各種社會主義的方案悉在此討論。此皆以巴黎勞動者的勢力爲背景而爲之者也。

國民工場

二.

然革命後，業經有日，對此的反動，遂漸發現了。由二月革命至六月暴動，數月間的歷史，畢竟可說是反動的歷史。

本來二月革命，在表面觀之，最活動者是巴黎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但細察之，普羅列塔利亞特實未發達到可以單獨對抗布爾喬亞基。工資勞動者之對工業資本家的鬭爭，當時不過「部分的事實」，馬克斯也明認了。七月王朝的顛覆，并非普羅列塔利亞特對布爾喬亞基的勝利，其實不過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和布爾喬亞基的下層分子，對上層布爾喬亞基的金權貴族的勝利而已。這個革命的真相，——即二月革命的勝利者，與其說是對布爾喬亞基底普羅列塔利亞特無寧說是布爾喬亞基內某部分之對其他的一部分的真相。——與時日的經過，漸為明白了。這在勞動者的眼中，是不應該的反動，這個「反動」最明顯的出現于國民議會的選舉。巴黎的勞動者，曾為妨害國民議會選舉召集的一事，即已說明當時他們為劣勢的少數者的事實了。選舉一度延期至四月二十三、四兩日舉行，但其結果，完全與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希望相反。議員八百四十人，多數為布爾喬亞基共和主義者。雖在巴黎然路易·勃郎的得票，都遠不及拉馬爾丁（A de Lamartine），其當選序次，達不到第廿七以上。加以

正統主義者的當選者一百三十名，七月王朝的擁護者當選猶達百名。而新由國民議會指名的執行委員會，路易·勃郎和阿爾貝爾皆不得爲伍於其間了。

巴黎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在國民議會，成爲被法蘭西全國裁判的景象了。若他們開始已理解當時自己的地位，和顛覆七月王朝的真勢力是什麼，則當遭不着有什麼困難罷。無奈他們過信自己的勢力，巴爾別(A. Barbes)布浪葵(Blanqui)等革命家，且獎勵這個過信，從而他們絕不願服從國民議會的裁判。現在雖已歸失敗，但勞動者爲革命家所統率，曾一度謀以暴力解散議會，另組織新臨時政府，於是新共和政府，爲要基礎安定，無論如何，都以用武力加勞動者一擊爲必要了。若「不是如二月革命時與布爾喬亞基共同作戰，而以布爾喬亞基爲敵而戰，則即敗北」，他們非受此啓示不可了。(馬克斯)。

三.

政府整理兵備了，二月革命當時四散了的正式隊兵，逐漸歸還于巴黎遊擊兵隊(garde mobile)新由市民間募集。同時政府和議會對勞動者底

六月暴動

態度，是反動的，挑戰的，故勞動者的感情愈益惡化。適值其時，因國民工場實行部分的停閉，這就是六月暴動爆發的導火線了。

國民工場，已如前述，是爲要給失業者以職業，使勞動權保障的宣言成爲事實而設立的。但實際上，不過爲大規模的屋外救貧民而已。隨後使達十數萬的失業者，罷工者，浮浪者，爲土工勞動，以爲救恤，或有工作，或無工作。（給有工作者一日二法郎，無工作者一法郎五十參）。但政府終不堪其費用和弊害，一部分的被傭勞動者，因之或解傭，或強制的送還各地方，或命令當兵，遂激發暴動，這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廿二日的事。國民工場既爲百弊的巢窟，故資本家固然，即勞動者也不一定真的渴望復舊罷。既已不平難堪的勞動者，關於國民工場之政府的措置祇視爲挑戰的手段，故可說這次暴動，不過是應這個挑戰而起的罷了。六月革命，並沒有何等積極的計劃，祇是絕望者的暴動而已。勞動者以絕望者的勇氣，和官軍連戰五日，雙方死傷，合計達一萬六千人。暴動鎮定後，其功勞者加威尼也克（L. E. Cavaignac）將軍，一時成爲獨裁者，代之而起者爲路易。

波拿巴特 (Louis Bonaparte), 被選爲大總統, 經兩次非常手段, (Coup d'état),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 路易·波拿巴特 變爲法蘭西皇帝拿破崙三世了。是年李波 (L. Reybaud) 在經濟學辭典中的「社會主義」項目, 叙說: 「今日論社會主義, 不外記述悼辭而已」, 于此可以見六月暴動後的反動形勢了。

四。

六月革命鎮定後二十三年, 巴黎再成爲慘澹的巷戰的戰場了。巴黎公社之亂, (一八七一年), 其規模之大, 比六月革命, 不可同日語。巴黎對抗凡爾賽 (Versailles) 的法國政府, 所謂國中另建一國者, 凡七十餘日。然苟反對一國的中央政府, 首都的人民, 保持獨立七十餘日的事, 在通常的場合, 是必不能行的, 此所以能行者, 因普法戰爭, 巴黎市民皆爲武裝故也。一八七十年秋, 舍段 (Sedan) 之戰, 拿破崙三世變爲俘虜。於是巴黎市民傾覆帝制政府, 宣布共和制度, 政治家齊愛爾 (A. Thiers) 爲首領, 組織國防臨時政府了。先是, 巴黎稱爲因爲國防的緣故, 其實完全以救濟因戰爭而起之困窮者爲目的, 而組織了稱爲國民衛兵隊 (Garde national) 的義勇兵。但因普軍侵入, 其

巴黎公社

國民衛兵隊

兵數當然增加，遂達三十萬，而占此義勇兵的多數者，爲無業游民，普羅列塔利亞，小布爾喬亞，自不待言了。

至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巴黎遂勢窮力竭，不得已開城降服。但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特說肯畢士麥，以維持市內治安的理由之下，承認維持國民衛兵隊的武裝。此武裝市民又起內亂了。

五.

內亂之起，是因要組織和巴黎市民利害感情不同的新政府的緣故。二月八日行普通投票的選舉，同月十二日，在波爾多 (Bordeaux) 召集國民議會，但這個議會，俗稱爲「鄉紳議會」(Assemblée des ruraux)，以地方鄉紳，即保守主義者，反動主義者，占勢力的議會。就國王的人選，意見若能一致，則他們決議王政的復活罷。顛覆帝制政府，又不喜齊愛爾的國防政府的巴黎市民，不滿這樣的議會，固不待言。

而且波爾多議會的措置，一一盡是使巴黎市民憤激的事。議會先欲縮小國民衛兵隊，故決議：衛兵失職者，和無貧困證明書者，停止支薪。繼

而任命市民不信望的將領爲正式軍隊及國民衛兵的司令。爲緩和戰時市民的困窮起見，自前年起，施行支票和房租延期支納，至是，兩者一併廢止。并決議：首都由巴黎移凡爾賽。此等決議，縱令有若何理由，但其時機和方法之不得當，恐不能不說是比諸六月革命時之國民工場停閉，更甚一層了。於是波爾多和巴黎的關係，在極度的緊張時，齊愛爾欲先發制人，命正式軍隊奪取國民衛兵隊所屬的大砲，事歸失敗，遂爲內亂爆發的機會。齊愛爾等急逃，凡爾賽巴黎歸國民衛兵所選舉的中央委員會支配，此爲三月十八日的事。

內亂爆發

或謂是時國民衛兵隊若追擊齊愛爾等，直衝凡爾賽，進與法蘭西各地的都市連絡，則或見局面的開展，也未可知。但巴黎方面的指揮者，沒有這樣的智慧和果斷，徒取守勢，空費時日，巴黎市民遂陷于以法蘭西全國爲敵而戰的地位。然內亂鎮定，殊非容易，齊愛爾初也以妥協的微溫的態度對巴黎，因此雖遭強硬論者的非難，但因德國將俘虜送還，乃準備攻擊，於是對叛徒不少假借了。政府軍卒於五月二十一日由巴黎西側

侵入市內，連續八日慘虐空前的巷戰，內亂因此漸爲鎮定了。死者之數，或謂六千五百人，或謂達二萬人，當叛軍退却時，放火，并殺人質六十餘名。

六。

巴黎公社所表現的社會思想，究竟是什麼？可說是沒有確定的。本來在「公社」(Commune)，一語的本身，也無確定的意義。或者反對法蘭西過甚的中央集權，以「公社」爲要求擴張地方自治權的標語，或者用此語爲聯立主義的意味。又布浪葵(Blanqui)等單唱之爲革命的破壞標語。但無論如何，隨事態的進展，「公社」遂變爲凡對現狀不滿者所要求的東西了。於是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市民的歡呼裡，發表公社宣言了。至公社的組織，是由巴黎各區以普通投票選出議員，此公社議會，是立法機關，同時是執行機關，爲其最重要的特色。

形成公社議會的份子，可有種種，議員總數八十餘名，大別之，爲屬于一八六四年創立第一國際的社會主義者，布浪葵主義者，和小布爾喬亞的急進主義者，三種，但國際主義者中，多數爲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的設施上，表現的社會思

巴黎公社
所表現的
社會思想

形成公社
的份子

想，強言之，也可說是蒲魯東主義。四月十九日對法蘭西國民的宣言中說：「……畢竟巴黎所欲者，是給農民以土地，給勞動者以用具，給一切人以勞動」。又於當押業禁止條例中，謂：勞動者之對於勞動用具，和金融的權利云云。可說是稍示其端倪了。

此外的設施，可舉者：則有禁止麵飽職人夜工，和折扣工資；確定對市府承接包工，勞動者組合比私人為優先的原則；準備以停業中的工場，工作場，交給勞動者生產組合經營的方針等。這或可視為普通的社會政策，或可說是表出路易·勃郎派思想的影響。但要之，公社是未達到樹立明確的社會的程序中而倒塌了。倘假以時日，則或如馬克斯所言，公社的純普羅列塔利亞分子得到勢力，於其設施上表現出來，也未可知，但沒有得到這個時日。

公社所以於未得假以時日當中而倒塌者，是因巴黎以法蘭西全國為敵的緣故，至少是因巴黎公社和其餘全國，尤其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三的農業階級之間，缺乏痛切的利害一致的緣故。馬克斯力說法蘭西農民和巴黎公社是利

農民和巴黎的普羅列塔利亞

害一致的，(法蘭西內亂)，但此說大有可疑的理由在，假令農民和巴黎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本來雖應該利害一致，但當時的農民沒有那種自覺，多數的鄉紳，是由農民投票選出于議會的。

七.

馬克斯對巴黎公社的態度

一言馬克斯對巴黎公社的態度，他于事前明白反對。他于私函中批評說：「欲倒臨時政府而建設『巴黎公社』者，是『至愚的事』。(給恩格斯Engels的信)。又以國際指導者的資格公開告戒，說：「……當敵軍逼近巴黎城門時，欲顛覆新政府的一切行爲，皆爲自暴自棄的愚行」。但一至內亂起後，乃極力應援而讚美之既謂：「此爲六月革命以後，我黨最光榮的行爲」。 (給可爾格門Kugel-Mann函)。又謂：「勞動者的巴黎及其公社，是新社會之有光榮的前驅，此役殉難的人們，永祀于勞動階級之偉大的胸中」。(法蘭西內亂)。然此恐止在讚美「革命的英雄主義」罷，若單由事之成敗的見地言之，則他也恐不變其當初的判斷。恩格斯後來一面讚美公社，他面間接又承認：因此要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正當的進化，爲所妨害，決爲所稽遲而延長，且隨着更

重大的犧牲」。(在法蘭西的階級鬭爭緒言)。也是這個緣故。公社鎮定後，交軍法會議，受有罪的判決者，一萬三千人；受處放逐者，七千五百人。在法蘭西社會主義運動，因此，一時竟絕跡了。

第五章

政治的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

一。

公社內亂鎮定後，一時絕跡的社會主義運動，至一八七〇年代之末，逐漸復活起來了。于此社會主義復活後，應該特書者，是馬克斯主義的輸入。先是，勞動者的努力，專傾向生產合作主義，和蒲魯東主義，對於由獲得政治的權力，以剝奪資本家，是不歡迎的。但至一八七八年在里昂召集的勞動者大會，新風潮稍現；更在翌年馬賽所開的大會，前年的少數者，變為多數者，政治的社會主義，即集產主義乃得勝了。它的決議說：「社會問題，必至人類各自遂其欲望之完全的滿足，和其能力之完全的發展，始能解決的。本大會宣言，財產私有，為此滿足之物質的及精神的不平等的原因；為此發展不得保障的障礙；且為人類

社會要求土地、鑛山、機器、交通機關、建築物、和資本財產爲集產化」，云云。鼓動大勢使至于是者，當歸功于馬克斯主義者格德 (J. Guesde)。

基于該大會的決議，格德和馬克斯的女培拉化古 (P. Larfarque) 等，共同組織勞動黨 (Le Parti ouvrier) 了。而在巴里的大會 (一八八〇年) 議決之黨的綱領，是和馬克斯恩格斯協議而定的。其中說：生產階級的解放，即一切人類解放的意味。生產階級的解放，止有在其生產用具所有的程度，可以實現的。而生產者之生產用具所有的形態，可分爲各個所有，和集合所有兩者。但前者「事實上未曾普遍的存在，又因工業的進步，益被排除的」；反之，後者「其物質的和精神的要素，正由資本主義社會的進化本身造出的」云云。然爲實現「所有」之社會化，則非社會黨的發達不可。「此集合所有，止有由特別的政黨所組織的生產階級，即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革命行動，始能產生的」。

二.

勞動黨

勞動黨創立後，未幾分裂，如後所述。惟較此更當注意者，因黨存立的必要上，至不得不把純

粹馬克斯主義加以修正，而採用所謂農業綱領。

如前所述，馬克斯主義，是以豫想產業上的大經營，尤其是大工業的發達，及因之無產工資勞動者階級的發達為前提的社會主義。在法蘭西北部和東部地方，也有使馬克斯主義輸入可能之大工業的發達，然由全體觀之，則法蘭西為小農小工業國，「……法蘭西固有工業的大部分，因工作場之特有的組織，尚依然帶着半手工業的小經營的性質。……它多為美術工業，例如里昂的絲綢工業是的，巴黎許多的奢侈工業是的。視英國以煤、鐵、和棉花，為主要大工業，完全相反。……顯著地與帶着小布爾喬亞色彩的工業組織相對者，是法蘭西農業的小布爾喬亞的性質」。(顯巴爾特 Sombart)。根據二十世紀之初的調查，法蘭西的農村人口，占它全人口十分之六強，農業經營總數五百七十餘萬中，四百八十餘萬，屬於小經營；(耕地面積在十法畝 Hectare 以下)。從事農業者，每百人中五十四人為獨立農民。(Diehl, Sozialismus U. S. U. 4. Aufl. 243)。在這個情勢之下，謂農工業上的中小經營，必為大經營所壓倒而破滅，又希望它的壓倒破滅愈快愈好的學說，

法蘭西為
小農小工
業國

其不受歡迎是當然的。

於是，勞動黨本為馬克斯黨，而規定價值頗屬可疑的農業綱領（一八九二至九四年）是企防農民的離叛。即不獨對大地主，以保護農業勞動者，且從新設定小自耕農，又謀安固其境遇。如要求：在禁止僱傭工資勞動者的條件之下，自治團體分配土地，給與沒有土地的家族（第四條）；又在國家補助之下，自治團體購買農業機械，以之免費借給小農（第八條）等是的。

對這農業綱領的採用，有謂它并非與馬克斯主義抵觸的辯解，（如拉化古的綱領注解）。但辯解的論據，甚為薄弱。若果如馬克斯所言農工業生產力的增進，其意謂大經營壓倒小經營，而必待生產力的增進，和國民大眾之普羅列塔利亞化，社會主義始有實現的可能。則不得不說農業綱領是對此形勢而逆行的了。

農業綱領

勞動黨於決定此對農民讓步之前，不憚于偏馬克斯主義政綱的一部份黨員既已脫去，另組一黨。（一八八二年）。為布律士（P. Brousse）所率領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聯盟（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俗所謂「可能派」（Possibilistes）是的。

社會主義
勞動者聯
盟

然亞爾門 (T. Allemane) 一派,又不憚于此派太過偏於現實主義的運動方針,再分裂而創立革命的社會主義勞動黨 (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一八九〇年)。布律士黨以重要企業,漸進為國有市有,為集產主義實現的最良法。又因此置重鄉村區市政治的亞爾門黨,同情勞動組合運動,以注重總同盟罷工為特色了。更由亞爾門黨脫去的化沃愛 (Faier) 一派,又組織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 (Allianc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了。

革命的社會主義勞動黨

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

此外尚有布浪葵黨,和獨立社會主義者。布浪葵黨以淮蘭 (E. Vaillant) 等為首領,一八八一年,設立中央革命委員會,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 後變為革命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révolutionnaire)。此一派以政治革命為它的生命,故和主張純經濟的改造之蒲魯東主義者,是不相容的,固不待言。它的政治革命方法,本為秘密結社和巷戰。但因在第三共和國之下,政治的情勢,漸次變遷,乃以一個社會黨現于政治舞台了。同時布浪葵主義者,尤其在布浪葵死後, (一八八一年), 也逐漸以經濟改革的重要,而開始着目了。本來馬克斯主義,可說是布浪葵主義加上歷史哲學

布浪葵黨

和經濟學的東西，所以布浪葵黨的主張，便接近馬克斯主義。淮蘭也這樣說：「我早已不能明白那些相信革命可得以自由意思而起的人們了。」即認革命是因歷史的發展，必然產生的東西。

布浪葵黨在奉暴力革命主義一點上，又是和無政府主義者相同的共通點。但布浪葵黨不承認無政府主義者之個人的兇行，（所謂「實行宣傳」）。乃說！「我們愛由民衆在青天白日之下實行的革命，……但我們憎投爆彈之秘密的專制政治，一如憎投其偵探，兵士，和憲兵，於我們之公然的專制政治一樣。」

獨立社會
主義者

獨立社會主義者，至一八九八年，組織獨立社會主義者聯盟（Fédération des socialistes indépendants）。其會員多屬於智識階級，或小布爾喬亞階級，後之共和國大總統米爾蘭（A. Millerand）和左列斯（Jean Jaurès）是其最著名者。

三.

依上所述，在十九世紀末年，法蘭西有六個社會黨如左：

（1）勞動黨（格德 Guesde 派）。

（2）革命社會黨（布浪葵 Blanqui 黨）。

- (3) 社會主義勞動者聯盟 (布律士 Brousse 派)。
- (4) 革命的社會主義勞動黨 (亞爾門 All-
emane 派)。
- (5) 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 (化沃愛 Faier 派)。
- (6) 獨立社會黨。

而其表現于議院選舉的勢力，一八八一年，得票六萬；八五年，得票七萬；由此而上，至一八九三年，得票六十萬，議席達至五十；在下議院內設立社會黨團了。

獨立社會黨的米爾蘭和左列斯，尤為社會黨各派的融合提攜而奔走。又因杜列夫 (A. Dreyfus) 事件，為對抗軍閥反共和主義者的必要，致有使社會黨各派互相接近的效果。但為社會黨融合最努力的米爾蘭其人，却又有使之反目分裂為二派的行動，這就是因他於一八九九年加入華爾迪·盧騷 (Woldeck Rousseau) 內閣為商務部長的事。以社會主義者而加入其所謂「布爾喬亞內閣」，既成問題，且該內閣的陸軍部長，又是公社鎮定者，社會主義者的仇敵之加利佛 (G. A. Gallifet) 將軍。米爾蘭的行動的是非之論，甚

法國社會
黨

法蘭西社
會

霧塵上，於是社會黨分裂為非難米爾蘭的法國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 和寬假米爾蘭的法蘭西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francais)了。上列(1)(2)(3)等組織前者，格德淮蘭領率之；(4)(5)(6)及其他，形成後者，左列斯領率之。

左列斯

左列斯的立場，在其對共產黨宣言的批評，大體和後述德國修正主義者的意見相近的。即謂宣言中如馬克斯所說的革命戰畧，止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勢力薄弱的地方，才有它的必要。但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勢力薄弱的地方，由革命奪取政權，也不能以之使共產主義實現。又資本主義的秩序，并非因經濟的窒塞，一日突然崩壞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必依秩序的合法的，組織其力量于德模克拉西和普通選舉法之下，始能獲得最高的權力。(T. Jaures, Studies in Socialism. trans by M. Minturn 1908)。

合同社會
黨

此兩社會黨的對立，繼續至一九〇五年。但至是年，便能諒解，合同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unifié) 於以成立了。這是前年在亞姆斯特丹 (Amsterdam) 所開的國際社會黨大會的調停，與有力焉。在歐洲大戰前，合同社會黨現于選舉的成績：一九〇

六年得票八十八萬，議席五十二；一九一〇年得票一百十萬，議席七十六；一九一四得票一百四十八萬，議席一百三十。

四。

社會黨的發達，已如上述。但是時社會黨，漸為改良主義化，和布爾喬亞急進黨，無大差別，這是不可爭的事實。合同社會黨中，雖有馬克斯主義者，布浪葵主義者在，又其決議雖「標榜階級鬭爭，和為革命的黨」，（合同條件），但於實際行動上，要以領袖左列斯的意見為重。合同前，雖為馬克斯黨，然為總選舉羅集選票的目的，乃苦心建立當時的改良政策，既如前述，對此社會主義之「俗化」散文化，革命主義的反動，是自然發生的。在尚記憶着大革命、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公社暴動，的法蘭西人，厭質實平凡，喜昂奮感激的法蘭西人，尤其是的。此種社會主義革新運動，在消極的為否認議會運動，在一般的為否認政治運動，而出現了。

大體是這樣的。苟從事議會運動，勢必非羅集多數選票不可，所以無論如何，必要對選舉人讓步，而對社會黨的綱領，乃伸縮起來了。又在議

社會主義
之「俗化」
散文化

院內，爲取得實在勢力起見，勢必至非棄去單純的革命主義，而甘與他黨妥協互讓不可的。修正主義，可能主義，米爾蘭主義，是議會運動必然的產物。不寧惟是，從事議會運動者，非勞動者自身，於是自然別有所謂社會主義的政客發生，那種政客，不大與勞動者接觸，勞動者之真的感情欲求，不能理解，或不欲理解。即社會黨運動，漸成爲非勞動者自身運動的了。要使這俗化了的社會主義，成爲有生命的東西，則非再使之成爲普羅列塔利亞的東西不可。然則如之何而可？普羅列塔利亞，非棄去政黨，依賴勞動組合 (Syndicats) 不可的。勞動組合，是純然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組織。社會黨是同政見者的結社，爲黨員者，自不必是勞動者，至勞動組合，則有單由工資勞動者所組織的特色。真的階級鬭爭，由勞動組合，始可實行的。于是有工團主義或革命的工團主義的名稱。

革命的工
團主義

五.

然則勞動者依勞動組合，如何護得其所求？工團主義者主張不經議會、立法、的迂迴途徑，而訴諸直接行使勞動組合的實力。行使實力的方法，是同盟罷工，怠業 (Sabotage)，非買同盟 (Boycott)，

等，此即所謂直接行動 (L' action directe)。同盟罷工，在工團主義者，以爲戰鬥手段，同時又以爲教育手段。勞動者由同盟罷工，始能痛切地體驗階級鬥爭的真實，若由同盟罷工，能够貫徹一定的要求，固是成功；即使事歸失敗，工團主義者也必不悔恨的。因此若能使勞動者痛切階級的自覺，熾烈革命的精神，他們便滿足的了這樣振起普羅列塔利亞的鬥志的事情，他們最爲注重。故有滅殺革命精神之虞的一切事情，務悉避免。豐富勞動組合的基金的事情，因這個理由，故爲工團主義所忌。

勞動組合，不獨爲勞動者的鬥爭機關，且將來爲社會的組織單位。工團主義者，不是如多數社會主義者一樣，以生產用具歸爲國有或市有，便滿足的。祇以國家或自治體來代私人爲企業主，決不能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根絕的。在經營內的階級制度，依然保存，勞動者恐依然不免爲他人役使的工資勞動者。工團主義者不喜精密的理論，故就將來的社會組織，未曾詳言。但要之，其生產用具移爲勞動組合所有，（如煤礦歸礦夫組合，鐵路歸鐵路職工組合等，）由勞動組

直接行動

將來的社會組織

合之一地方的全國的聯絡，以行生產分配的調節，國家雖未至全然廢止，但已成了有若無的狀態的東西。

把工團主義和其他的社會主義體系比較，則工團主義和馬克斯主義之間，確有重要的共通要素。第一，力說階級鬥爭，和力說勞動者的解放，必須為勞動者自身的事業是也。但明顯地也含着有和馬克斯主義不相容的地方。工團主義者不承認馬克斯主義內必然論的傾向。又馬克斯主義，明是政治的社會主義，力說無產階級解放必非無產者掌握政權不可。為其一種方法之議會行動，也確非否認的。在否認政治行動，否認將來社會的國家之點，工團主義無寧和無政府主義之間有共通點。又現由無政府主義出發，而達到工團主義的人們，也是不少。「我是于無政府主義之中，尋出工團主義的全部之人。」（沃物托 Georges Yvetot）。

六.

工團主義的理論，是由騷列爾 (G. Sorel) 拉加德爾 (Hubert Lagardelle) 別爾特 (E. Berth) 等說明的。但本來工團主義，并非有一定的思想家創

工團主義
和馬克斯
主義

工團主義
和無政府
主義

唱的理論體系，不外由法蘭西勞動組合的實際運動中自行產生的主義。一九〇二年，勞動交易所聯合會 (Fédération des Bourses du Travail) 加入勞動總同盟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於是法蘭西勞動組合變為有單一的中央組織了。工團主義，畢竟是此 C. G. T. 的思想的表現，上記的理論家，不過為此實際運動的「解釋者、翻譯者、注解者」而已。先是，對峙反目的社會黨，為努力扶植己黨的勢力于各個勞動組合，故勞動組合之間，也被輸入黨派的反目了。大體上，勞動組合聯合會（一八八六年成立）屬格德黨支配的；勞動交易所聯合會（一八九二年成立）受亞爾門黨指導的。然自一八八〇年代末以降，作革命手段的總同盟罷工，漸為勞動組合之間所歡迎。獨格德黨由注重獲得政治權力的立場而反對之，因此勞動組合聯合會的多數者，與格德黨斷絕關係，組織勞動總同盟了。（一八九五年）。一方勞動交易所，正如其名，為職業紹介，并為勞動組合地方的聯絡之中心機關。此時 C. G. T. 內，以總同盟罷工，帶着暴力的同盟罷工，為社會革命的手段，以勞動組合，勞動交易所，可為將來生產分

C.G.T.

亞美安憲章

配的組織，此等議論已成熟了。C. G. T. 內也不無溫和分子，但在每年的大會，革命主義者，益占優勢，至一九〇六年，所謂「亞美安 (Amiens) 憲章」遂表決了。它說：

「C. G. T. 和政派完全相離，糾合自覺能為消滅工資制度而鬥爭的一切勞動者，

「本大會以此宣言，對於在經濟上的基礎，資本家階級加于勞動者階級之物質的精神的一切形態的榨取和壓迫，承認使勞動者為叛逆的階級鬥爭。

「工團主義，是獨由剝奪資本家，才能實現完全解放的準備者。以總同盟罷工為達此目的之手段。且認定在今日為抵抗團體的勞動組合，在將來則為生產和分配的團體，為社會的基礎。……

「關於組織方面，本大會為使工團主義發揮最大的效力起見，決議經濟的行動，可直接對僱主階級行之。本同盟所屬的團體，是勞動組合團體，不可為政黨政派所拘牽……。」

政治的社會主義和非政治的社會主義既畧如上述。但世界大戰與俄羅斯革命，也給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甚大的衝擊。合同社會黨分裂為社會黨和共產黨；C. G. T. 也變為和由它分離的 C. G. T. U. 相對立了。

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分裂，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圖爾 Tours 大會）的事。先是，在戰爭中，合同社會黨內一部分的少數者，既和各國的急進社會主義者相呼應，發動國際主義的運動。但它發達為「共產主義國際委員會」，又別有謳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加山（M. Cachin）、夫羅沙爾（L. O. F. rossard）一派突起，已搖動黨員的意見。於是斯拖拉斯堡（Strasbourg）大會（一九二〇年）議決第二國際脫盟，翌年，更因承認參加第三國際之二十一條件與否的問題，黨遂分裂了。主張承認條件全部者三二五二票，以此為非者一〇八二票，棄權者三九七票，此時的多數者，在加山指導之下，組織共產黨了。

然共產黨員的步調，也未必一致，尤其是多數不滿黨為莫斯科所指導。不久脫黨者，被除名者，出而設立統一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unitaire），

社會黨和
共產黨

和聯立社會主義同盟 (L'union fédérative socialiste)。更由此兩團體合同而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同盟 (L'union socialiste communiste)。但至今日，共產黨除在巴黎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以外，沒有扶植什麼的勢力。最近總選舉（一九二四年五月）的成績，下院議員五八四人中，社會黨占一百零三名，共產黨占二十七名。共產黨是獨立參加總選舉，社會黨是與得勝利的左翼各黨聯盟參加的。

C.G.T.的
分裂

C. G. T. 的分裂經過，也大畧相同。因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軍隊侵入比國時，C. G. T. 謂：「非對強拳的權力，非對德國的軍國主義，以救法國的民主主義和革命的傳說不可，」而從事國防了。這是反乎 C. G. T. 平素的主張，故開戰後未幾，因和戰問題，反對幹部的政策者因之出現，但當時俄國革命已起，於是對共產主義之贊成和反對，成爲多數派少數派的爭點了。一九一九年，在亞姆斯特丹 (Amsterdam) 大會，再建和國際聯盟，國際勞動會議合作的勞動組合國際。（亞姆斯特丹國際）。對此，一九二一年七月，在莫斯科大會，組織赤色勞動組合國際了。後者，奉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三）國際，取互

換執行委員等形式，保持有機的關係。即 C. G. T. 幹部和反對派所爭者，爲亞姆斯特丹或莫斯科的問題，然反對派的勢力，急速增加，〔在一九二〇年的阿爾列安 (Orleans) 大會，爲一四八二對六九一；在一九二一年的里路 (Lille) 大會，爲一五五六對一三四八°〕卒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C. G. T. 分裂，反對派組織「統一勞動總同盟」C. G. T. U.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 了。惟分裂後，屬於 C. G. T. U. 的組合，步調并不一致，它所屬的，有共產主義者、「純」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等，共產主義者以外，決非悅服共產黨、共產主義國際的指導。在聖特添奴 (St. Etienne) 大會，(一九二二年六月)，雖通過附帶所謂保留 C. G. T. u. 的自主權條件，(此條件在翌年的赤色國際大會補足，) 而加入赤色勞動組合國際的議案，但其時贊成者七七七票，反對者尙有三九一票。然在次年的布爾就 (Bourges) 大會，贊成繼續加盟赤色勞動組合國際者，大爲增加了。(繼續加盟者九七八票，附條件加盟者一四七票，脫去者二二二票)。

亞姆斯特丹或莫斯科

C.T.G. u.

第四篇

德意志社會思想

第一章

拉沙爾(Lassalle)以前

一.

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端，比諸英法二國遲得很久。一八三〇年是英國和法國的布爾喬亞登上政治支配者的地位之初年，這一年「纔把德國的布爾喬亞基由政治的冬眠裡喚醒起來了」。西部地方，貴族的特權，既已廢止，農民則和在法國的一樣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這是止在萊茵左岸一帶地方為然，其餘德國全國，尤其北部和東部地方，封建制度的遺留物，猶依然維持着的。都市居民，在普魯士者，不及全人口四分之一，在德國聯邦同盟者，不達三分之一，但其在都市者，專營基爾特手工業。除西列治(Silesia)和撒遜(Saxon)山地的家內工業不言外，則惟有在萊茵、維斯特化利(Westphalia)地方的大工業始可得見。

故在德國繼續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甚久，尚沒有可能興起的地盤。後來如合浦特曼 (G Hauptman) 的傑作織匠所描寫一八四四年的西列治麻織工暴動，猶脫不了飢民偶發的暴動境域。故社會主義思想之在德國，先當介紹的，是由西鄰先進國輸入，其初未必為切于本國的事情的思想。然而如斯泰因 (Stein) 以可驚的理解力和批評力所寫的現代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Stein,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1842)，依羅舍爾 (Roscher) 說：出版當時，德國的民衆看它，「如由遠方來的童話」一樣。

情勢因為是這樣，所以德國人的社會主義運動，甚屬奇妙，在外國行之，比在德國內為先。而從事於此者，為亡命客和旅行的手工業人等，其運動之主要的場所，為革命中心地的巴黎和瑞士。

二。

自一八三四年以來，德國亡命客在巴黎組織「亡命客同盟」(Bund der Geächteten)，是民主主義共和主義的秘密結社，但至一八三六年，其中的急進分子，分離設立「正義人同盟」(Bund der Gerec-

輸入思想

亡命客同盟

正義人同盟

hten)。此新同盟所奉者，大體是巴波夫(Babeuf)的共產主義。(參照第三篇第二章)。同盟本身在事實上不過是當時布浪葵(A. Flanqui)巴爾別(Barbès)等所領導的法國的共產主義秘密結社，尤其是「四季同盟」的德國支部罷了。

然一八三九年巴黎的布浪葵主義者舉兵，既如上述，失敗後，誅連及于參加是役的德國人沙別爾(K. Schapper)包愛爾(B. Bauer)，禁錮頗久，後被逐離去法國而赴倫敦，同盟中心，也移于此處，自後漸由純德國人的結社，變為帶着國際性質的結社。一方面在巴黎一旦四散的同志，專由維廉·淮特林(W. Weitling)再為糾合，淮特林更赴瑞士。(一八四一年)，努力宣傳，此在各地的「正義人同盟」由僑居的手工業職人保持相互的聯絡。又以同樣的方法，秘密輸入共產主義運動于法國國內。同盟因數量的發達，同時思想方面，也漸以初時單純的平等共產主義為不滿足，卒之，一八四七年遂求馬克斯(K. Marx)恩格斯(F. Engels)加盟，又改同盟的組織，并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了。它的規約第一條說：「本同盟的目的，在顛覆布爾喬

亞基對普羅列塔利亞的支配，廢止階級對抗的舊布爾喬亞社會，和建設無階級無私有財產的新社會。」并不採用「全人類皆是同胞」，而採用「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團結起來」的新標語之「共產黨宣言」，是為這個「同盟」而起草的，已為世人所共知了。

共產黨宣言

「正義人同盟」的共產主義，到底不脫空想的社會主義的領域。其所以如是者，其加盟的勞動者非手工業者，即手工業工人，尚非近世的普羅列塔利亞，這種事實，與有力的恩格斯批評它說：

「榨取他們（手工業者）者，縱在世界大都市中，多數不過是小工頭。雖以大規模的裁縫業，即變裁縫手工業為一個大資本家所經營之家內工業，如今日所謂現成衣服製造業，此種榨取，即在當時的倫敦，也祇是開始發生而已。一方面此等手工業者的榨取者是小工頭，他方面他們結局皆希望自己成為小工頭。而加以當時的比國勞動者，尚在帶着許多基爾特的觀念。自己未曾完全成為普羅列塔利亞，不過是將轉化為近

世普羅列塔利亞的小布爾喬亞階級（尙未和布爾喬亞基即大資本直接正面衝突）之附屬物而已。此等手工業者，本能的預先知到他們的未來，縱非充分的自覺，然無論如何，組織了普羅列塔利亞黨，應該是他們最高的名譽了。但在欲批評現在社會的細目的場合，即欲吟味經濟的事實的場合，他們的舊手工業者的偏見，常爲他們的妨害，也難避免的事」。 (Marx,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Einleitung)。

三。

正義人同盟的骨幹，是裁縫工人，但「豫言者」維廉·淮特林 (Wilhelm Weitling) (一八〇八——一八七一年) 也是其中一人。

淮特林的社會主義說，師從傅立葉 (Fourier) 由欲望論出發，以社會必要的根本動力，是人類的欲望，而可使欲望滿足的手段，是人類的能力，此能力的行使，就是勞動。能力是欲望之自然的限界者，但欲望的滿足，常爲新欲望的刺激。欲望刺激能力，能力刺激行爲，行爲的果實爲享樂，享樂是使新的欲望覺醒的。這樣人類的欲望、能力、

淮特林

和勞動，互相助長，互相完成。人類進步之自然的法則是存在于此的。爲滿足益加增進的欲望，又爲使能力應此而發達，故社會是必要的。社會之最良組織，必須各個人的能力，務于不妨害進步之自然法則中，互相交換。從而欲望的滿足，固非破壞能力或損傷能力的，一人的欲望和能力，也非爲他人的利益而受抑壓，或爲害人而喚起助的。長所謂最良的組織，非此種組織不可也。「凡人的自由及能力的自由和調和，乃一切的善所由生；爲某人的利益所致它的抑壓和鬥爭，乃一切的惡所由生。」（調和與自由之保障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是他的主要著作的標題）。人的欲望可大別爲三：營利欲、享樂欲、和智識欲，是也與此相對應的能力和勞動，是生產、消費、和管理，（*Verwaltung*）。但智識迄今屈服於營利、享樂、二欲支配之下。因爲這種緣故，乃有罪惡和犯罪，法律和刑罰，欲成就社會的真正目的，非先使學問（智識）指導一切的欲望和能力不可。故淮特林的理想所描寫的新社會，即所謂「大家族團」，立於其上者爲最大哲學者的三頭會議，（*T-ris*），他們各自代表醫學、物理學、機械學。三頭會議

之下，有中央匠長會議、學藝委員會、和衛生委員會，在它們之下，更各有掌理各地方的生產、學藝、衛生的委員會。高級的官吏，不依選舉方法，乃由競爭考試而任命的。

那末，三頭會議根據地方官吏的報告，確定欲望的種類和數量，因之，課各人同一時間的生產勞動。勞動和消費物的選擇，任各人的自由，但此自由選擇，於有傷全體調和的場合，官吏乃加以限制。淮特林為生產消費調節而想出的方案，是交易日記簿(Kommer zbücher)。各人每年領受此種日記簿，其所持者每日將供給的勞動時間，受得的享樂和其他凡百事項記入其中。「此簿同時可為旅券、洗禮證書、身分證明書、執照、師弟契約書、支票、領收証、賬簿、日記簿、畢業證書、入場券、介紹書、集金簿、荷包、與曆書。這是個人一切肉體的精神的欲望之反射鏡、肖像、傳記、畧言之，則為個人未曾自見的自我全體的畫圖。」

交易日記簿

新社會的實現，非賴勞動者自身的力量不可。淮特林期待當時的救世者(mesiah)出現了，「為實現第一的救世者的教義，新的救世者將要到來罷，他粉碎舊社會秩序之腐朽的建物，導入

忘却淚泉之海，變大地使成樂園。……他對於大膽的事業，非至完成，當不放置其被附與的權力罷。其時，支配社會，早已非個人的意思，而為全員的智識罷。而最大的救世者謙讓而服從此新支配罷。這是他的事業的榮冠，而今全世界當公認，比第一的更偉大的第二的救世者罷。」

第二的救世者

淮特林在瑞士德國勞動者之間，信望甚高，徵諸為印刷前述他的著作，初版二千部的費用，為三百勞動者所分担，其中有四人盡投其貯蓄全額二百法郎，可以窺見的。但因他窮迫，與他的名譽和自負心一併增大，故急于成功，或要組織盜賊團，對有產階級開始古愛利拉（Guelira）地方之戰，或要結納叛亂的徒黨了。蔑視哲學的淮特林，未幾乃傾向於原始基督教，而著可憐的罪人之福音（Das Evangelium der armen Sünder）一書，因此得筆禍投獄，繼而被逐離瑞。既而正義人漸去淮特林為傾于馬克斯了。稍先，淮特林自己也由倫敦赴美國了。（一八四六年。）

四。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後，馬克斯歸柯倫（Köln），和恩格斯夫來利拉特（F. Freiligrath）渦爾夫

(W. Wolff) 韋爾特 (Weerth) 拉沙爾 (F. Lassalle) 等，藉新萊茵新聞以揚氣勢，但未幾（翌年五月）新聞停刊，馬克斯再被放逐。德國的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由此時至拉沙爾的運動新起止，為十五年間的假睡。

在此期間，特值注目者，是加爾、羅德別他斯 (K. Rodbertus) 所唱的國家社會主義理論。

羅德別他斯（一八〇五——七五年）的特色，在於和其他多數的英法社會主義者不同之澈底的反個人主義國家觀。從他所說，則國家非為個人的幸福而存在的，反而個人乃當為「國家之精神的論理的和經濟的福祉而服務的」。個人不外是為國家、社會、種族，而為「政治之可加工的人的材料，——比之世中最易碎最頑固的大理石尤為易碎的材料而已」。而羅德別他斯則求此國家觀的根據于超越界。謂在於對自己意思的普遍意思之一步一步的勝利上，在結局「向世界之神再結合上。」歷史的事業乃得完成的故他並不以對於享樂平等之個人的自然權為論據，而要求社會改造。乃以現在的不平等必導致社會和文明于破壞為理由，而以社

羅德別他斯

國家觀

會改造爲必要的。

羅德別他斯有稱之爲「社會主義的李嘉圖」，對於現在社會之經濟的解剖，其精緻嚴密，社會主義者中，除馬克斯之外，恐無出其右者。羅德別他斯也由李嘉圖的經濟理論出發，與馬克斯相同。相當馬克斯的餘剩價值者，在羅德別他斯則爲租息（Rente）。此租息之所以成立，非具備兩條件不可：其一，爲勞動至少能產出在勞動者的生活維持和勞動繼續的必要以上的餘剩之經濟的事實；其二，爲土地和資本之私有，依其所有權的力量，勞動產物乃歸于勞動者以外的人們手裡之法律的事實。他視此二條件在實行分業的地方，必然具備的。由勞動者手中奪取勞動的餘剩產物，（爲維持勞動者生活的必要以上的），在奴隸制度之下，最露骨的行之。但在勞動者是「自由」人的今日，地主和資本家藉飢餓的鞭笞，也把和在奴隸制度下同樣的強制加于勞動者。

這樣被奪取的租息，分割之爲地主的地租，資本家的利潤。但勞動的生產力增進，則地主資本家的收得分量增加，而勞動者的收得分量依

然要歸着于其生活的必要額。即勞動者所得對全國民所得的比例，勞動生產力增進則減少，而地主和資本家所得的比例則增加，一切文化的進步，就中技術發明的結果，其利益止歸少數有產者而已。這種事實，因之，第一多數的人們不能享受文化的恩澤，是逆文化的東西；第二由經濟價值本來的創造者之勞動者奪取其生產物，故皆屬不當。

上述的理法，說明貧困，同時又說明商業恐慌。蓋因生產技術進步，生產物量愈益增加，而占國民多數的勞動者的購買力，不能和它駢步增進，其結果必至多量的生產物不能購買而止，就是這個道理。

爲除此等弊害，羅德別他斯主張：「土地資本之共有。」他說：「收利財產（使所有者不勞動而得租息）應該廢止罷。反之，對生產物的所有權因之益當強固確立罷。土地和資本爲社會的共有財，但以此勞動用具在資本再生產以上造出的東西，是該應供給了的勞動而爲勞動的所有物罷。」由是社會始可「由個人的和社會的專制而解放。」

土地資本
之共有

標準勞動
時間

然此理想的實現，不是近的將來之事，於是，至其時止的折衷方策，他乃提議：依據公權的工資調節。他的方法是由國家就各種產業定一日的標準勞動時間，和標準工作量，勞動者之實際的報酬，依此標準工作量定之。即於標準時間內做標準工作量一倍半的工作，則給標準工資一倍半。對於各業的標準工作的工資率，僱主和勞動者在國家監督之下協定之。此協定為定期的更新，因應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程度而提高工資率。而此標準勞動時間，又為生產物的價值尺度。含有各業的標準工作量的生產物，皆為等價的。而為保障此相等價值交換，（但勞動者對於供給勞動全量不受報酬為服公務者的支給，減其一部分，）乃提議發行類似奧文（Owen）和蒲魯東（Proudhon）的勞動貨幣。

羅德別他斯的學說，始終殆無變易。觀 Zur Erkenntnis unsrer staatswirtschaftlichen Zustände. 1842 — Zur Beleuchtung der sozialen Frage, Theil I II. Aufl., — Der Narmalarbeitstag 等書，則可窺其全豹了。

但羅德別他斯的學說，於實際運動上沒有給與什麼影響。他是壯年時曾參與過地方政治，後又

曾作過數日普魯士的宗務大臣，他須有這樣閱歷的人，但早已隱居于其磅彌倫（Pommern）地方的別墅，晚年雖經拉沙爾數次的懇請，然終不肯出廬了。

五.

這個期間已入一八五〇年代，德國的工商業已是盛大的發達了。就普魯士，拜愛崙（Boeln）撒遜（Saxon）巴店（Baden）等地觀之，由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一年的期間，棉紡織業的錘數，由八五〇、五九六錘達一、九二四、二一九錘；力織機由七五〇台達三〇、七五七台；蒸汽機的馬力由四、六〇五匹達二六、六九六匹；鑄鑛爐鍛鐵爐等的合計由九二六座達二、〇四六座；鐵道路線的全長（一八四〇年）由四六九啓羅米突達一一、〇八八啓羅米突了。

工商業大發達

因此工商業的發達，一方面在普魯士政界「發見對工業階級最強的共鳴盤」的自由主義之提頭；他方普羅列塔利亞階級運動的地盤形成了。自由主義以進步黨的形成出現於政界，和畢士麥（Bismarck）的政府正面衝突了。畢士麥蔑視議會的豫算否決，實行三年兵役制，至舉凡

憲法衝突

德國的民主主義，皆為進步黨的後援。這是一八六二年開始的「憲法衝突」(Verfassungskonflikt)。

正值此時，由民主主義的見地，反對進步黨，揭起對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對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民主主義的運動之人，即化丁難德、拉沙爾(Ferdinand Lassalle)其人。

第二章

社會黨和畢士麥(Bismarck)

一.

拉沙爾

生為布列斯勞(Breslau)地方的一猶太人網緞商之，子化丁難德、拉沙爾(Ferdinand Lassalle)(一八二五至一八六四年)自少年時代已為「反抗者」了。反抗的目的物，最初為迫害其種族猶太人的基督教徒，曾說：「……我為拯救同胞于現在的壓迫中，敢拼我的生命」。嗣後則為國王貴族了。使這個民主主義者共和主義者進而為社會主義者的事情，果是什麼呢？給他最大的影響者，恐也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及當時與馬克斯等的接觸罷。(Oncken)馬克斯晚年在某機會曾說拉沙爾是諳「共產黨宣言」的。在一八六二年他演講：勞動者階級的理念和現在歷

史的時代之特殊的關係中，（後改題爲 Das Arbitrprogramm 出版）毫無遺憾地表現着受這個影響了。

歷史畢竟不外是階級支配的反覆。中世社會的支配階級，是土地所有者的貴族僧侶，然未幾資本家階級起而代之，這個交替，由法蘭西革命所宣言了。但這個資本家階級的支配，爲普羅列塔利亞所傾覆的時期，現在也迫近了。普羅列塔利亞是負擔傾覆布爾喬亞基，而建設全無階級分別，階級支配，的新社會之歷史的使命者。這是其論旨的大要。

一方受馬克斯這樣的影響，同時他方始終忠實于馬克斯所擺脫的海格爾（Hegel）的立場。馬克斯說：「……在海格爾是以思惟爲現實的創造主，現實不過單爲其外面的表現而已；但在我則相反，觀念之爲物，不外是物質之爲所轉置，爲所翻譯于人的頭腦中而已。」又力謂把海洛爾使倒立的東西，使之以足正立。但拉沙爾是遵奉馬克斯所謂倒立的海格爾之人。馬克斯謂：「人類之社會的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而海格爾則斷定：概念之自發的發展，說：「絕對的概念，

不獨自永昔已經存在，且爲存全世界的活靈。」此絕對的概念之自己發展，或現于自然爲必然的法則，或現于人類爲自意識。在海格爾以此爲歷史之究竟的動力的東西。拉沙爾大體是以此爲立場者，故以所謂觀念，或歷史的精神概念，說明歷史。例如謂羅馬的承繼法，是由羅馬人死而不滅的觀念而生的；古代日耳曼人的承繼法，是由所謂財產的所有者，非其一定瞬間的保持者，而是由其家族的觀念而生的，這個說明，是其類的。又例如謂以人作所有物的奴隸制度，或爲奴僕制，或爲農奴制，爲其所有權的客體者的範圍，漸次縮小，而說這個縮小，「是基于人類自由之積極的發展。」(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18 61)。但這樣的觀念，爲什麼發生？又這樣的觀念，爲什麼可以發展？他是置之不問的，也置之不答的。馬克斯批評他說：「向思辨的概念上膠着。」

二。

海格爾 (Hegel) 的影響，又現于拉沙爾的國家觀。海格爾使國家和公民（布爾喬亞）社會相對立。前者是「理念的實現」，後者是「一切人對一切人之利害的戰場；」前者是理想，後者

是實現；前者爲道德的東西，後者爲反道德的東西，依其所言，則國家是益進于完成境域之偉大的有機體。文化人類之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自由，止于國家內可以實現的。拉沙爾和海格爾皆以自由必待國家之完成，而在國家之下，國家之內，始可實現的，且國家的本務當求之于此的。他說：「負有完成向這個自由的發展，向這個人類自由的發展之職分者，就是國家。」國家是個人之「向道德的全體的統一，」「國家的目的，……是向人類自由的教育和進化，」云云。此國家之倫理的本質，國家的真目的，惟在無產無援的境遇的勞動者，始能直覺的。此拉沙爾所以說：必由勞動階級取資本階級而代之，自由始可實現。勞動者的解放，在馬克斯則由國家消滅而實現；在拉沙爾則由國家完成而實現。

拉沙爾擯斥不置者，是以保護人格的自由，和所有權爲國家的能事已畢之自由主義國家觀。他罵此國家觀爲「夜警的國家觀」；罵主張由國家觀的孟且斯他（Manchester）主義放任自由主義者爲「近世的蠻人」。拉沙爾和羅德別他斯（Rodbertus）皆爲在最充分的意味之「國家」社

會主義者。馬克斯主義，單於國家和自由不兩立之點，也和自由主義同趣的；惟自由主義，是求自由於國家職分的限制，馬克斯主義，是期待自由於國家消滅的時候而已。

國家理想化的拉沙爾，對現在國家，也不取無條件否認的態度。而國家現體的崇拜，動輒有普魯士國家崇拜的傾向。與說「勞動者無祖國」的馬克斯相對，則拉沙爾確為國民主義者。他于某個機會，曾向馬克斯說：「君為德國的革命家，幸勿忘記為德國努力，且非努力不可的，幸勿英國化。」（馬克斯拉沙爾往來書簡集）。

三。

拉沙爾（Lassalle）的實際運動，是由以「公開答書」（Das offene Antwortschreiben）答復一八六三年三月萊蒲基（Leipzig）的勞動者大會籌備委員會所問之時為開始。

先是，進步黨因豫算協贊權，對畢士麥宣戰了。此權利在人民是最重要的政治的權利，但他面進步黨政治家之對於勞動者問題的理解，未免太膚淺了。他們的多數不知依憲法政治和營業自由的確立之外，猶有不能解決之特殊的勞

國民主義者

公開答書

動問題。其中最進步者，也不出秀爾者·德立奇（Schulze — Delitzsch）的提案以上。秀爾者（Schulze）氏根據自助自賴的原則，欲由協同合作（原料合作、信用合作、消費合作、生產合作、）的普及，以解決社會問題，秀爾者這個提案與其是為近世普羅列塔利亞，無寧是以小手工業者之救濟為目的，因原料合作、信用合作、的設立，是欲使手工業者能與新興大工業競爭為主眼。但在當時德國，大工業的發達，為日尙淺，許多的手工業者，正在不知所適的時候，故秀爾者的提案，確是應社會一部的必要者。于是合作（Assoziation）為一時流行的標語。

然於一部分勞動者之間，一八四九年當時共產主義的傳統，尙未消滅，此等急進勞動者，對進步黨對秀爾者皆不滿足，是當然的。於是他們之間，欲組織獨立的勞動黨，或至少獨立勞動者團體，其議已熟，他們的委員遂至叩聽拉沙爾的意見了。此時勞動者最所欲知者，是在政治上勞動者對於進步黨應取如何的態度？和秀爾者式合作之于勞動者的價值如何？

拉沙爾答他們說：勞動者非脫離進步黨另

秀爾者·
德立奇

工資鐵則

勞動者生產合作

普通選舉

組獨立的一政黨不可。秀爾者式的合作，在真的勞動者是無用的。惟消費合作，稍異其趣，但其效果，爲「冷酷的工資鐵則」所消滅。蓋勞者的所得，若達于其習慣的生活費以上，勞動者的生活安樂，人口因之增加，工資非再下落至生活費額不止。若欲廢除此「鐵則」的作用，含組織勞動者生產合作，以勞動者自爲僱主之外，是無他途的。但若單組織生產合作，秀爾者也這樣說的。拉沙爾的提案，或者是學路易勃郎的提案，其特色在于要求「勞動者的自由合作，但實由國家保護獎勵的自由合作」的一點。然要使國家爲生產合作的援助，非先實現普通選舉不可。故謂：普通直接選舉，不獨爲勞動者之政治的根本原則，且爲「一切社會的救濟之根本條件」，「改善勞動者物質的境遇之唯一的手段」。

四。

「期望普通平等直接選舉法實現」之德國全國勞動者協會（Der 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于五月二十三日創立了，拉沙爾被選爲它的獨裁的總裁了。

然他雖異常努力，但運動的發展，殊不如意，

對此焦慮的拉沙爾，竟有借普魯士首相畢士麥之力，使以勅令公布普通選舉之詭道的形迹。畢士麥和拉沙爾固然是立在正反對的立場，但此兩者當面有進步黨為共同之敵，不寧唯是，此兩人在思想上，也不能說是并無親和點，這是兩者的國家觀。畢士麥固非深通海格爾者，但海格爾的國家觀，好像是由普魯士國家抽象的，聳動畢士麥的，也是普魯士王國的國家思想。受拉沙爾痛罵的孟且斯他主義，也和畢士麥不能相容的。而普通選舉實施的事，畢士麥也考慮過的；他以此第一為排除聯邦割據主義，統一德意志民族于普魯士霸權之下的好手段，第二使無產準無產民衆于政治上活動，因以牽制反對政府的布爾喬亞。因為他以為無產者忠于國王的良民，不難操縱的。在某個機會他曾說：間接階級選舉之人工的制度，是妨碍形成人民的中心和大衆的健全分子與最高權的接觸。……在于有君主國的傳統，和忠良的感情之國，普通選舉權是排除自由主義，和布爾喬亞階級的努力，而導至君主主義的選舉罷。普魯士的民衆，十分之九，是忠良于國王的，惟因選舉之人工的機構，妨碍着

他們意見的表明」，以國家的補助，設立生產合作案，畢士麥也不排斥的。

總之，拉沙爾至少也有會見畢士麥三四次的事實。這個會見，不生何等具體的結果，但拉沙爾和他的後繼者，因此被進步黨罵為普魯士政府的走狗了。

五。

在英之馬克斯恩格斯，對拉沙爾這種運動，果取如何的態度？不獨絕不聲援，且可說是以惡意之中心的態度而傍觀之。（拉沙爾死後，恩格斯說：「他之于我們，在現在是甚不確實的友人，在將來是甚確實的敵人」云）。此因在兩者的思想上，有不能相容者之外，馬克斯恩格斯在感情上，殊不喜拉沙爾的緣故，二人所以不喜拉沙爾，一部分當歸咎于後者的性格，一部分亦由于前者的狹隘。

關於拉沙爾的性格，恩格斯說：「輕薄和感傷性和猶太人氣質和騎士氣概之不可思議的混合。」這確為他的一面。但當與此同時并舉者，是幾可說是他致命之強烈的意志，和他特殊之人格的魔力。感此魔力者之中有海聶（Heine）畢

士麥羅德別他士等。而此等性格一切的結合，使拉沙爾成爲罕與比倫的煽動家了。

就拉沙爾所倡的工資鐵則和生產合作的價值而論，對於前者，馬克斯有適切的批評說：「鐵則」的根據，是基於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原則，若人口原則是正確的，則是在一切社會制度之下都是一樣，故縱如何廢除工資勞動，而「鐵則」的作用，無廢除之理。對於生產合作，羅德別他士也有同樣適切的批評，說：不論國家補助之有無，勞動者生產合作，并非廢除以利潤爲目的之商品生產。故以社會的生產物基於一定的公正原理，分配於社會全員之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不過以合作利己主義，代替個人利己主義而已。

六。

拉沙爾爲戀愛事件決鬥而死的時候，（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在萊蒲基（Leipzig）地方以有才幹的青年旋盤工人阿古士特·貝別爾（A. Bebel）（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爲中心，起了進步黨系的勞動者運動。然貝別爾以駁擊的目的，讀拉沙爾的著作，而反爲它所教訓，遂

里布克聶特

開始懷疑自由主義的價值了。其時維廉·里布克聶特 (W. Liebknecht) (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 乃來此講馬克斯主義。里布克聶特亡命中，在倫敦受教於馬克斯，歸國後，曾一次和拉沙爾的後繼者秀淮者爾 (Schweitzer) 結合，但未幾分離而來萊浦基，遂獲交貝別爾了。

秀淮者爾

于是以此二人為中心，反對親普魯士的拉沙爾 (Lassalle) 黨，而揭起反普魯士的，反畢士麥的，國際主義運動了。而此運動是投合中部西部德意志人之反普魯士的感情，力排拉沙爾黨的勢力，此一派譏謂秀淮者爾 (Schweitzer) 為畢士麥的走狗，而在拉沙爾黨一見里布克聶特 (Liebknecht) 貝別爾則罵為撒遜 (Saxon) 奧大利政府的傭兵。貝別爾等一八六九年會于愛者那哈 (Eisenach)，合同拉沙爾黨的脫黨者若干名，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加入第一國際了。先是，依一八六七年的北德意志聯邦憲法，實施普通選舉，里布克聶特、貝別爾被選出為議員，在拉沙爾黨則選出秀淮者爾及其他四名為議會的議員了。

愛者那哈

使拉沙爾黨的立場最陷于困難者，是普法

戰爭。贊成戰費支出的秀淮者爾等，也不得不反對亞爾薩斯、羅蘭 (Alsace, Lorence) 等地方併合了。這麼一來，此派處于畢士麥和愛者那哈黨的中間，所取的方針，乃不得不窮了。加以憲法衝突，既于一八六六年告終，戰後，普魯士政府和布爾喬亞基愈相接近，故和畢士麥互相呼應，以抵當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的戰畧，早已無意義了。結局，社會黨兩派結合以抵當政府和布爾喬亞基的時期到來了。秀淮者爾隱退後，(一八七一年)，拉沙爾黨的運動方針，在政府壓迫之下，益接近于愛者那哈黨，遂至一八七五年哥塔 (Gothaer) 會議，使兩黨結合了。

哥塔會議

因兩黨結合，社會主義運動的氣勢高漲起來了。于一八七七年的帝國議會總選舉，社會黨得票由三五、六七〇 (一八七四年) 達四九三、四九四，當選議員，由九人達十二人了。先是，在畢士麥為牽制進步黨以利用社會黨的必要，既已消滅了。巴黎公社的暴動，使覺社會主義運動之真當警戒了。而今在德意志的社會黨發達之勢，已如上述，畢士麥逐漸痛切地感着有加社會黨高壓的必要了。

七.

給畢士麥對社會黨下大鐵鎚的機會者，是一八七八年狙擊皇帝事件。狙擊凡二次，〔（第一次五月十一日，兇手是白鐵工人火德爾（M. Hodel），第二次六月二日，兇手是學士挪比林（K. E. Nobiling）〕。畢士麥於第二次狙擊後，解散議會，提出鎮壓社會黨法案於新議會，使通過之。此法律的有效期間為四年，但修改二次，施行至一八九〇年。依此法律，社會主義者被剝奪憲法保障人民之各種自由。政府根據此法律，禁止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共產主義的集會，結社，出版，驅逐從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者，離開一定的地域，對於提供會場給社主義者集合的家屋所有者，和販賣此種文書的書肆，勅令停止營業，在任何一個地方，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有妨公安的場合，於該地方宣布小戒嚴令，制限集會的自由，給居民以驅逐權能。而通此前後十二年的施行期間，依此法律禁止的出版物，定期刊物，達一百五十五種，不定期刊物達一千二百種，如由柏林、漢堡、萊浦基（Leipzig）法蘭克化特（Frankfurt）等宣布小戒嚴令的地域，被驅逐者，計九百人，被下獄者，計

一千五百人。

然這個壓迫，也不能使社會黨屈服。因在國內被禁集會、結社、出版，社會黨乃把其機關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外國（初在酒利 (Thurii)後在倫敦）發行，寄回德國國內，大會也同在外國舉行，藉娛樂俱樂部、唱歌娛樂部、等名義，講求集會等等方法，繼續運動。其結果，總選舉的得票，一八八一年雖減至三一、九六一票，但自後除一八八七年的一次外，常大增加，卒之一八九〇年的成功，毫無遺憾地証明鎮壓法的失敗了。是年總選舉，政府與黨合計減少議席八十五，社會主義勞動黨的得票達至一、四二七、二九八之多，議席對於前二次和前次的二四和一一，而增至三五。三月畢士麥辭職，十月一日鎮壓法廢止了。

鎮壓法失敗

第三章

馬克斯主義和修正馬克斯主義

一、

社會黨對外，和畢士麥的壓迫戰鬥而勝之，同時對內，脫却其思想立場的曖昧，採用純馬克斯主義的綱領。一八九一年在愛爾福特 (Erfurt)

愛爾福特
綱領

的社會民主黨大會通過的「愛爾福特綱領」是也。

先是，在一八七五年的大會通過的哥塔 (Gothear) 綱領，與其是表明思想上的立場，無寧是使愛者那哈 (Eisenach) 派和拉沙爾 (Lassalle) 遺黨可能結合，以應政治的必要為主眼的，「由廢止工資勞動，以根絕工資鐵則的作用。」以為解決社會問題的第一着；「要求在勞動民衆之民主的監督之下，設立社會主義的生產組合云云。」的文句，皆為使拉沙爾派滿足而插入的。難怪馬克斯由倫敦加此綱領案的酷評，雖對政治的實際，總不免有迂腐的「學校教師的叱正」之嫌。但此綱領之理論的曖昧矛盾甚多，是決不能爭辯的。而其謂「全勞動生產物屬於社會，即其全體的成員，」在勞動義務課于一般的場合，各人「相應其平等的權利和其合理的欲望而受之。」又謂勞動產物之「有益的使用，和公正的分配，」云云之處，是很明顯地窺見其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前之自然法的思想了。

德國社會黨的社會主義理論，雖於哥塔大會後，尚缺確然的根據，里布克聶特 (Liebknecht)

是馬克斯的及門弟子，但其頭腦在馬克斯也無多大的評價。因此黨中許多黨員一時也傾聽博學多才的柏林大學講師阿根·都令（Eugen Duhring）之對馬克斯·拉沙爾的批評。於是恩格斯著：都令氏的科學革命（一八七八年），反駁都令氏，並以頗平明的文章，說明馬克斯主義的要義，這於促進馬克斯主義的理解上，甚為有效。「恩格斯以此辯論書給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那個瞬間，其必要恰如給日常的麵飽了。」（F. Mehring）。喜都令氏的社會主義上自由主義的要素之強調，而傾向於此的愛德亞·本斯泰因（Eduard Bernstein）（一八五〇年—），也是讀了此書，而變為馬克斯主義者。繼而加爾·考茨基（Karl Kautsky）（一八五四年—）也追隨于此了。此二人協力由法文原文翻譯馬克斯的哲學的貧困為德文，又協力著馬克斯的經濟學說，（因出版的方便，單揭著者考茨基之名）。在這個前後，本斯泰因氏為黨的機關報 Sozialdemokrat（社會民主）的主筆，（一八八〇—一一年之間），考茨基則創刊學術上的機關雜誌 Neue Leil（新時代）（一八八三—一九二三年），此二人在確立馬克斯主義的理解

促進馬克斯主義的理解

于德國社會黨內，是最有功勞者。前述愛爾福特 (Erfurt) 綱領案，也是考茨基起草的，本斯泰因氏則稍爲補足之。

二.

綱領的前文，是簡潔的說明馬克斯的資本集中說，勞動者貧窮說，恐慌說等。資本主義的發達，「自然的必然的」使獨立的小生產者沒落，使之變爲無產的普羅列塔利亞，一方生產用具則爲比較少數的資本家和地主所獨占。小經營爲大經營壓倒，工具變爲機器，人類勞動的生產力，非常增進，但這個變動，証明：「普羅列塔利亞和在衰滅着的中層階級——小市民農民——之生存的不安，貧困，壓迫，隸屬，屈從，和被榨取之日益加甚」。「布爾喬亞基和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鬥爭，愈加激烈」，于是「資本的生產方法必然相伴不離的恐慌」襲來。「這個恐慌日益變爲大規模，且日益逞其慘害」。「一般的不安，爲社會的常態」。因此便可証明「現社會的生產力，既太過發達，生產要素的私有，早已和其適當的利用，及完全的發達，不能兩立了」。欲脫離這個狀態，「必須變生產用具之資本的私有，移之爲

社會的所有，變商品生產爲社會主義的生產，即社會爲社會的自行生產，除此之外，是沒有途徑的」。然能擔當此社會的變革事業者，止有無產的普羅列塔利亞而已而「對於資本的擄取之勞動階級的鬥爭，必然不得不爲一個政治的鬥爭」。「勞動階級非掌握政治的權力」，則不能完成此事業。「把這個勞動階級的鬥爭」，成爲自覺的統一的鬥爭，於此表示其必然的目的，這是社會民主黨的任務」。

這是它的大要。

於是馬克斯主義成爲黨之公認的主義，同時於此，一種教權也確立了。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多數致其主力于馬克斯恩格斯的句語之解釋；判斷一見解的當否，視其和馬克斯的言論一致與否以爲斷；遇有違背馬克斯的言論者，不止視爲失當，抑且以爲不忠，至成爲風氣。其後本斯泰因 (Bernstein) 感覺「馬克斯學說的完成及大成，故不得不以對其批評爲開始，」而唱出所謂「修正主義」 (Revisionismus)，因此釀成黨內的大物議了。

修正主義

本斯泰因 (Pernstein) 尤其根據他居留英國時之事實的觀察，主張資本主義的崩潰，非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豫言，已迫于近的將來者。故又主張社會主義不是由革命而實現，是由國家和自治體之民主政治，勞動組合協同合作運動，保護勞動者立法的發達而實現的。

資本主義
的壽命和
革命的問
題

關於此資本主義的壽命和革命非革命的問題，馬克斯 (K. Marx) 恩格斯 (Engels) 果以為如何？他們所說，決非始終不變的。恩格斯自一八四五年著：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以來，二人屢次說明資本主義已行到途窮的極點了。但這個說明和事實不能相容。對此，恩格斯自己晚年（一八九五年）也承認這個事實，他說：「依歷史所示，則我們及和我們抱着同樣想像者，皆屬謬誤。歷史很明白地告訴，在大陸之經濟的發達程度，當時（一八四八年當時）尚遠未成熟，」不能撤廢資的生產。（馬克斯著：法蘭西的階級鬥爭的緒言。）

期待資本主義的崩潰為時甚近之二人者，又謂社會主義的實現，以暴力革命為必要，他們說：「普羅列塔利亞特由強行的顛覆布爾喬亞

基，而後可確立它的支配。」又說：「減少舊社會臨終的苦痛，短縮，輕減，集中，新世界分娩的苦痛之方法，止有一個而已，這就是革命的恐怖主義」。

惟此際須要考慮者，在一八四八年當時的歐洲，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行德模克拉西，尤其是在德國，所謂布爾喬亞革命，也都未行的。共產主義者的狀態，不得和民主主義協力，先行抵抗封建的勢力。馬克斯以普羅列塔利亞特掌握政權，為支配階級，為當面第一着。但勞動者之政治的權利之未被承認的地方，并無方法可以於平和裡行之。當時馬克斯等欲由革命先使德模克拉西實現的。然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歐洲，各國民衆的政治勢力，總是增進。尤其于一八六七年，英國則改正選舉法，付與選舉權于上層勞動者；德國則于北德意志聯邦實行普通選舉；奧國則「市民內閣」之自由主義時代亦已開始；在法國拿破崙三世也着手迎合民衆的新政策了。

民衆的政治勢力

這個變化，似給馬克斯多少的影響。也固然決不放棄暴力革命主義，但同時也再三說，於或種事情之下，平和的手段有效，其中最明確的，是一八七二年，他在荷蘭演說中的一節。他說：勞動

者爲建設新勞動組織，總非握政治的權力於手中不可，「但達到此目的的手段，因國而不同。」如美國、英國、和荷蘭，「是勞動者用和平的方法可以完成此目的之國，我們並非否定的。」

至恩格斯在前述的緒言中，更進一步說：「舊式的叛亂，即至一八四八年止，到處依最後決定的堡壘 (Barricade) 之巷戰，已甚不適時勢了。」「奇襲的時代，即以甚少數自覺者站着無自覺的民衆先頭而實行的革命時代，已過去了。普羅列塔利亞特已爲以合法運動爲有利者，而布爾喬亞基却已爲以違法行爲爲必要者了。『……布爾喬亞基和政府不得不恐怖勞動者黨的合法行動尤甚於違法行動，選舉的結果尤甚於叛亂了。』馬克斯嘗讚美巴黎公社的暴動，既如前述，但恩格斯則認爲因這個「光榮的事蹟」反使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時期延遲了。

四，

本來暴力革命，是因資本主義行至途窮而起，這是馬克斯等所說的。但此資本主義的途窮，具體的言之，是生產過剩和勞動者貧困。即資本主義的發達，而勞動者之物質的精神的境遇日

益低下，終至於難堪；同時過剩生產使「全布爾喬亞社會陷於混亂，」使「布爾喬亞財產的存在，發生危殆，」之恐慌襲來，不可避免。而普羅列塔利亞則乘此機會崛起，掌握政權。

然這樣的恐慌終沒有襲來。固然恐慌決不能絕跡，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並無一回激烈過一回的事實。不獨不然，而且相反，恐慌在資本主義社會，逐漸變為緩慢平易的傾向了。恩格斯也承認這個傾向，謂市況循環的形態變化，「止為比較的短期之微弱的市況恢復，和延至比較的長期之不決定的不良市況之較慢性的而彌久的交替，」以代急激的變動了。（資本論 三卷第二部腳注。）

然則貧困說又是如何呢？在這一點，也不是恰如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文字所示的豫言。勞動者的生活狀態，雖不是絕對的與資本主義的發達，連同充分發達，然總是良好的；決無「勞動者是受救濟的貧民，」其「貧窮，勞苦，隸屬，無智，獸化，墮落，」日益加甚的事實。這種事實，例如以英國十九世紀末葉的狀態，和尚無工場法，勞動組合，協同合作之同世紀初葉的狀態比較，或以

恐慌終未
襲來

貧困說如
何。

英美德諸國和資本主義發達尙屬日淺之東歐諸國的勞動狀態比較，則可明白了。馬克斯自己，一面也承認這個道理，讚美英國十時間勞動法的制定。又謂使工場勞動者之肉體的道德的狀態煥然一新之英國工場法的效果，「雖最鈍的眼，也爲所刺激了。」勞動組合運動的效果，亦爲他所力說的。

但對於工場法，勞動組合運動等，果有改善勞動者狀態的效力，則社會主義者努力於這方面的，果是忠於革命與否？這個疑問又是起來了。愛爾福特（Erfurt）綱領的前文，主張資本集中說，恐慌說和勞動者貧困說等；而於綱領的後半，又揭櫫着目前的要求，男女平等普通直接選舉等民主政治的改革，和課累進稅，八時間勞動，禁止少年勞動，原則的禁止夜工，每週休息三十六小時，禁止實物工資，保障團結權等社會政策的設施。但果使此等方策，得爲有效的實行，豈非不得不妨止資本主義的崩潰嗎？於是社會民主黨內也有主張貧困說和社會政策設施的要求，二者非放棄其一不可者。

「久已行於此黨內的，又于愛爾福特綱領

第一部保存着的，所謂貧困不斷的日益加甚的見解，早已不能支持了。…民衆的水準，隨近世的發達，均多少向上了。德國所得稅統計，就此事觀之，也使無疑義的。」(Schönlank) 是一個意見。

「被壓迫階級，是毫不以緩和社會的災厄爲利者。反之，經濟的隸屬每增進一步，則使接近社會主義一步的，故勞動者階級，非極力制止緩和貧困的改良立法不可。」(Paul Kampfmeyer) 又是一個意見。

然黨的領袖，因有許多理由，一方面認社會政策的必要，同時他方不忍放棄革命主義，故不能于二者中擇取其一的。本斯泰因 (Bernstein) 以爲這樣在實際上，正取着改良主義的行動，然猶標榜革命主義的理論，實屬陋劣，乃獻議謂應公言「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良黨，」使社會民主黨名副其實。

五.

本斯泰因 (Bernstein) 將此意見，在 *Neue Zeit* (新時代) 雜誌上，(一八九六—一八年)，題名社會主義諸問題 (Di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的連續論文，和單行本社會主義的諸前提和社會民主

本斯泰因

黨的任務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1899) 一書上發表了。他謂：「共產黨宣言之對近世社會的進化，所下的診斷，在明示此進化之一般的傾向之範圍內，是正確的；但種種特殊的結論，就中在測定此進化所當須要的時間，是謬誤的了。……然經濟的進化，若需要遠在豫定以上的長時間，則又非共產黨宣言所預見，或取不能預見的形態，或不得不引入于同樣的形狀，是很明白的」。其所謂共產黨宣言的預言之不中云者，其意是要修正前述的貧困說，恐慌說，并謂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有產者之數減少，全社會的資本集中于少數豪族之手，及中小經營為大經營所壓倒併吞等，并非事實。

「……認定現在的進化，顯示有產者數量之相對的或絕對的減少，是謬誤的。……不論絕對的或相對的，有產者數量皆在增加，……社會若果是一如今日社會主義學說所假定者組織而成或進化而來的東西，則經濟的崩潰，不過是短時間內的問題，但以我們所知者，事實不是如此。社會的階級分歧，不獨不是比從來單純，（極貧

極富的對立)，而且在所得額數上也，在職業種類上也，都是顯著地多歧分化」。「生產的集中，於工業上，縱在今日，猶不是普通的以同一之力量和速度行之」。「至於農業，則示着經營規模的靜止或縮小」。

六.

本斯泰因 (Bernstein) 之批評馬克斯，照他自己所言，則非因思想的影響，乃根據「關於事實認定之訂正」。但同時表現於他的著作上者，是當時一部分社會主義者所注意之哲學界「回復到康德」的運動的影響。在社會民主黨中，承認康德去 (Kant) 的偉大之最初的一人，是欵拉，秀密特 (Konrad Schmidt)。本斯泰因是受哲學者冷格 (F.A. Lange) 及柯晏 (H. Cohen) 的研究，和秀密特的論文所刺激的。於是他說：期望廓清「殘存於社會主義理論之空想的思考法」，而強固社會主義運動上之現實主義的要素，和「理想主義的要素」。他於說普羅列塔利亞的自重自制之後，又說：「重要的事項，是以一個社會觀貫徹到底，這個社會觀，是他們的目的在以表現經濟和全社會的生活之更高的階級之一定原理為內容；

回復到康德去

及他們的目的是表示於文化發展途上的一進步，在表示更高的道德和正義」。在這個意義上，是排斥馬克斯所謂「勞動者階級沒有可實現的理想」之言，而批評之曰：「若不是祇為言語的遊戲，則不過是自欺的產物而已」。

又科學的社會主義如何而後可能呢？(Wie ist 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 möglich? 1901) 的演講標題本身，既學康德的口吻。而在這演講中，他說：在社會主義之嚴密的意義，不得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不論解釋之為一個學說也好，或解釋之為一個運動也好，在任何的場合，都含有一個理想主義的要素，而志望必須不可缺之目的者也。在第一個場合，社會主義是以認識為根據；在第二個場合，一半由物質的利害為引導，一半由理想的道義的利害為引導。然今日之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不論為教義也好，或為鬥爭運動也好，都是受這個利害影響最強的。然純粹科學，本來是必須無成見無傾向而後可，故社會主義縱令選擇其手段方法時，則倚賴科學，把其一時一一的目的加以評價時，則以科學為標準，及求其根據於科學等，雖日益加多，然社會主義本身仍不得

爲科學。

但根據康德，使馬克斯主義之認識論的倫理的基礎強固，其最努力者，不是本斯泰因，乃更忠實於馬克斯，在政治上更急進的維也納派之嚶士亞德拉氏 (Max Adler), (*Kausalität und Teleologie im Streite um die Wissenschaft*. 1904), 及馬爾堡氏 (Marburg) 一派之康德主義者倭倫達氏 (K. Vorlander), (*Kant und Marx*. 1911), 等。

七。

先是，改良主義的意見，既由南德意志的社會黨領袖倭爾馬氏 (G. Vollmar) 等所提倡，但本斯泰因 (Bernstein) 的述作，是對於這一派的主張提供理論的根據。主要的當反駁修正主義之衝者，是貝別爾氏 (Ebel) 及考茨基氏 (Kautsky)，而貝別爾氏的威望，和考茨基氏之馬克斯辯護說，已足使多數黨員承服了。于劉璧克 (Lübeck) (一九〇一年) 都列斯登 (Dresden) (一九〇三年) 的大會，乃通過非難本斯泰因的行爲和修正主義本身的決議案。

考茨基

然因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突起，故修正主義是非之論，漸無人注意了。因考茨基氏等早已

羅拔·盧森堡

加爾·里布克聶特

大衆罷工論

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聯合

獨立社會民主黨

認定和羅拔·盧森堡氏(Rosa Luxemburg)及加爾·里布克聶特氏(Karl Liebknecht)(維廉·里布克聶特氏之子)板聶可克氏(A. Pannekoek)等所領導之黨的左翼戰鬥,比諸修正主義者爲緊要的緣故。這個左翼傾向於無政府主義,革命的工團主義,其新戰術以大衆罷工爲萬能,攻擊黨的幹部之優柔懦弱。(勞動組合不傾耳於大衆罷工論)。其後考茨基對列寧(Lenin)論爭,可以視爲他對盧森堡氏對板聶可克氏論爭的延長,而這個論爭使修正主義者和中央派有相當的接近了。

八。

其次應記述者,是於世界大戰中和戰後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聯合。離合的原因,是戰爭和俄國革命,當開戰之際,社會民主黨認戰爭爲防衛本國不得已的事,而同意募集戰債。然隨時日的經過,民衆的疲敝漸加,且這個戰爭果爲防衛戰爭與否,漸成疑問了。領袖哈社(H. Haase)以下,反對繼續戰爭的少數者,不能和多數者共同行動,乃先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共動團的另一個議員團,繼而脫黨,一九一七年四月,創立獨立社會民主黨(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

nds.) 了。

盧森堡氏 (Luxemburg) 里布克聶特氏 (Leibknecht) 美冷氏 (F. Mehring) 等所率領的極左翼的國際 (Internationale) 團, 和 斯巴塔古士 (Spartakus) 團, 表面上姑且屬於此黨。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革命爆發, 獨立社會民主黨短時期間和多數派社會黨提攜, 組織革命政府, [多數社會黨代表者愛別特氏 (Ebert) 柴德門氏 (Scheidemann) 蘭士堡氏 (Landsberg) 等, 獨立社會黨代表者哈社氏 的特門氏 (Dittmann) 巴爾德氏 (Barth) 等,] 且因不實現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 而決定召集國民議會, 十二月乃創立德國共產黨了。一月, 共產黨員, 獨立社會黨的左翼分子, 在柏林企圖叛亂, 爲多數社會黨員挪士凱氏 (Noske) 所鎮壓, 盧森堡氏和里布克聶特氏爲軍人所虐殺了。(獨立社會黨十二月未與多數黨斷絕提攜)。 共產黨是欲與俄國布爾塞維克 (參照次篇「俄國社會思想」) 共同行動者, 標榜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 會議蘇維埃制度, 革命的恐怖主義, 主張剝奪一切銀行, 否認國債, 沒收一定額以上的一切財產。

斯巴塔古士團

德國共產黨

共產黨的勢力，一方因與獨立社會黨左翼聯合而增加，他方由開除本黨左翼的「漢堡派」黨籍而減削。漢堡派排斥利用議會為一種戰鬥手段，要求移運動的中心於工場內。又主張不必否認國際主義，但普羅列塔利亞特目前非先為國民的利害而戰不可。（「國民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一九二〇年，這一派所設立的是共產主義勞動黨，（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共產黨和左翼獨立社會黨的聯合，因加入第三國際的是非問題，遂惹起獨立社會黨分裂的結果。

共產主義
勞動黨

獨立社會
黨分裂

獨立社會黨中有考茨基氏（Kautsky）喜爾化丁氏（Hilferding）等反對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者，又有與他們到底難以合作之親近共產黨的左翼一派。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為赤化德國，企圖驅逐此非共產黨主義者，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哈列（Halle）大會，討論可否承認加入第三國際的二十一條條件，其中包含開除考茨基和喜爾化丁黨籍之要求。贊成者二三六人，反對者一五六人，多數者乃脫黨，十二月與共產黨合同成為合同共產黨，（Vereinigt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

合同共產
黨

hlands)。於是餘留者與多數社會黨互相接近，是自然之勢，兩黨的提攜，雖尚有許多障礙，然結局反動勢力擡頭，乃促進合同運動，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在紐倫堡（Nuremberg）的大會，成立合同社會民主黨（Vereinigt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其後將此名稱除去「合同」二字。

合同社會
民主黨

就由數字上表示的勢力而言，社會民主黨於一九一二年的帝國議會總選舉，得票數四，二五〇，三二九，得議席者一一一人，（三九七人中），在議會為第一黨了。革命後，於一九一九年一月舉行的制定憲法議會的選舉，共產黨沒有參加，但多數社會黨的得票一一，四六七，〇〇〇，（全投票百分之三十七）當選議員數一六三人，獨立社會黨得票二，三一四，三〇〇，（全投票百分七七弱），當選者二二人。多數社會黨的議員數，遠駕於其次最大黨的中央黨（加特力黨）和民主黨（舊進步黨）之八八人和七五人之上了。但議員總數為四二一，故兩社會黨併合，猶不能占過半數。然獨立社會黨，自革命臨時政府以後，不肯與多數派提攜，故多數社會黨合同民主黨和中央黨，組織聯立內閣數次。惟因德國戰

由數字表
示的勢力

聯立內閣

敗後的困難，使政府當局之多數社會黨失了人望，對此不滿者，向獨立社會黨投票，故一九二〇年六月的第一次共和國議會的選舉，多數派的議席，減至一〇八，獨立社會黨的議席，激增至八三，另共產黨新得了二席。但如前所述，因獨立社會黨分裂為左右兩翼，各與其他二黨聯合，故共產黨議員為十五人，社會民主黨議員為一七三人，一九二四年五月的總選舉，共產黨議員激增，社會民主黨議員激減。但同年十二月再次的選舉，多少恢復舊觀，前者四五人，後者一三一人，這是現在的狀態。

九。

思想上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今日也依然以馬克斯主義為根據。在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之間，盛行論爭，其議論大概都是關於誰是真正理解馬克斯之一點，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真的出乎馬克斯的訓誥註解以上者甚少。惟當其時，戰時戰後，於一部社會主義間之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擡頭，頗值注目的。

本來馬克斯恩格斯主張階級國家以外無國家，從而謂廢止資本家之普羅列塔利亞特榨

取時，國家變爲無用而死亡，在將來的社會，必爲與紡紗車和青銅斧共陳列於古代博物館的東西。德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對這一點，從來總是言語曖昧，有躊躇不欲正碯的祖述其說之形跡。然則因國難之使其國民的感情昂騰？抑因布爾塞維克之對馬克斯的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之強調主張之反動？或因在共和國之下之政治的經驗，使對國家感情之變化？總之，近年來明白地出現反對馬克斯的國家說之馬克斯主義者了。

苦挪氏 (Cunow) 是其一人，他說：國家向着與馬克斯等確信之不同的方向發展了。國家決不至變爲無用，而且其社會的職分反而增加。因資本主義國家未盡移其職分於社會手上，自己未盡沒入於社會，須以新社會秩序爲基礎之更高發達的新國家，即「社會主義的經濟管理國家」代之。(Marxsche Geschichts, — Gesellschafts — und Staatstheorie, I, Bd. 1920.) 阿妥·包愛爾氏 (Otto Bauer) (Die österreichische Revolution, 1923.) 喜爾化丁氏 (Hilferding) (Probleme der Zeit, Gesellschaft, I, Jahrg.) 也承認不是階級國家的國家了。然最有興味者，是以最忠實的考茨基尙且懷疑馬克斯的國家

觀了。他說：如馬克斯所說無國家的社會，「有實現的時候也未可知，但在今日可得認識的實狀之下，指示我們可以到達那個地方的東西，是完全沒有的」。(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1923)。

連拿氏 (Renner) 用馬克斯之名，論國家主義，謂：「加爾馬克斯與否定國家，輕視國家，對國家之迷信的恐怖，和今日通俗馬克斯主義之呈露着的國家虛無主義等，相距正有霄壤之別」。這種解釋論，固屬謬誤，但是用來表示馬克斯主義者間近時的傾向，是很有趣味的。

不慊於馬克斯的國家觀者，追憶拉沙爾，是自然的，故與哥塔 (Gothea) 綱領共同葬去之拉沙爾的思想，近時復活着於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之間了。

第五篇

俄羅斯社會思想

第一章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上)

一.

就二十世紀初葉觀之，俄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兩個重要的潮流：即是主張俄國不須經過資本主義的發達，可以達到社會主義之俄國固有的社會主義；與主張資本主義進化，必然使社會主義實現之馬克斯主義。

俄國固有的社會主義

馬克斯主義

代表前者的社會革命黨，注重以農村為地盤；代表後者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是以工業勞動者為它的支持者。若言運動的發端，則後者比前者甚遲，且於或種意義言之，可說後者也由前者的幹體分枝出來的。由一八七六年所創立革命結社「土地與自由」，分生「人民的意志」和「黑土分割」的二團體了。（一八七九年）。這個「人民的意志」的後身，成為社會革命黨。屬於「黑土分割」之布列哈挪夫氏（Plecha-

土地與自由

now)及其他者,未幾成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了。而社會革命黨其前身之「人民的意志」結社,與更在此結社以前,盛行「到民衆裡去」,授民衆以革命思想和智識之有識青年等,他們的一切,皆是共通的,他們所唱的社會主義,皆為農民的社會主義,與他們之理想的新社會,皆以當時俄國現存着村落共同體「米爾」(Mir)為基礎的。

于此有畧述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前後之俄國農民的狀態之必要。

二.

俄國的農奴制度,大體完成於彼得大帝(在位一六七二—一七二五年)和加塔里娜(Catherine)女皇(在位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的治世,以至於一八六一年的。在是年以前,領主對農奴,除了處死刑一事外,幾乎無事不能為的。領主有;任意課農民以賦役貢納,任意予奪他們的土地,將他們與土地共同分離買賣贈與,及裁判,鞭笞,和放逐於西伯利亞等的權能。農奴解放的主旨,一方認農民有人格的自由,他方給他們以僅能保持生存的土地。然農民被給與的土地,實不

到民衆裡去

農奴解放

足以支持農民的生活。在俄國爲維持一農家，要土地五俄畝以上，行粗放經營的地方，則要十俄畝以上。而農民被給與五俄畝者，在歐俄五十縣中，僅得十八縣，有十五縣爲四至五俄畝，有十二縣爲三至四俄畝，有四縣不過僅得三俄畝以下而已。這樣土地的不足，故農民不得已更要租地主的土地而佃耕了。其佃租以勞動爲貢納，故事實上農民依然負擔賦役。

上面所謂給與農民的土地，嚴格言之，可以確認為所給與者，不過土地的用益權，其所有權是屬於地主的。然農民得地主同意，雖可買回其用益地，但其賠償價格之計算，是以佃租爲基礎，而其佃租的決定，每失諸過高，故在多數的場合，農民是不能負擔此賠償金的年付額的。佃耕租金，或年付賠償金，和租稅的合計，往往達至土地收穫的二倍，二倍半，或二倍七。(Simkhowitsch, "Bauernbefreiung,, (Russland)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III. Aufl. Bd. II)。因有這種負擔，農民欲買得土地也不可。即因在離開土地的場合，非支出一種脫身金不可。故農奴時代的土地束縛，依然存續着。農民中爲避免此種負擔，而寧根據法

令的規定，免費領取用益地之四分之一，放棄其餘四分三的權利者不少。因此獲得的土地，不過爲〇.九至一.一俄畝而已，其不及農民生存的必要面積遠甚。

農民暴動

「解放」後，農民暴動，到處蜂起，是當然的了。俄國的學者，思想家，由所謂彼得大帝所開的窻子，窺見西歐的思想文物，惟回顧自己的周圍，果是怎樣？民衆即農民的窮狀，已如上述。那末，在他們要怎樣纔可以把土地和自由給農民？是第一個問題。與此同爲他們所注目者爲前述的「米爾」(Mir)。

「米爾」

三。

上述農民繳納年付賠償金，買回地主的土地。但這買回的土地，非爲各個農民之物，乃歸於稱爲「米爾」的村落共同團體的所有，「米爾」則給其用益權於各個農民，關於「米爾」起源的爭論，今姑置之，總之，「解放」前，「米爾」是村民之對國家納稅，及對地主每年貢納，負有連帶責任的團體。既爲此種責任之負擔者，則「米爾」對於納稅年貢的資源之土地，非握有支配權不可。那末，「米爾」乃將耕地和其負擔的貢納，分配

於村中各農家，又定期的以農家家族人數為標準，而行耕地的劃分替換。「解放」後，此種狀態也無事實的變化，不過前時的年貢，變為「米爾」對農民支付土地年付賠償金，負責的不同而已。

近由社會革命黨員撒爾挪夫氏 (Tschernow) 溯諸稍前，有米海羅士基氏 (Michailowski) 老羅夫氏 (Raulow)，更遠有撒爾尼守士基氏 (Tschernitschewski) 海爾真氏 (Hergen) 的一系的社會主義者，即所謂「民衆社會主義者」等，以這一種的土地共產主義，當使為將來社會的基礎者。那末他們的結論，即謂到達社會主義，不獨不要經過資本主義發達的階段，且資本主義幼稚的俄國，反特為適於社會主義實現的國家了。

海爾真氏說：「實際上若果被証明了社會主義不能重建衰頹的社會，使完成其命運，則俄國使之完成罷」。「社會主義之革命的觀念，在我國能夠成為民衆的觀念。社會主義在歐洲被解為無秩序和恐怖的幻像，而我國則反是，它為我民衆將來發達之豫言的幻影而出現」。「一方給個人以自由，而維持「米爾」，他方維持國民的統一，而使地方自治普及，將來的俄國問題存

海爾真

在於此了」。(Julius F. Hecker. Russian Sociology. 1915. P.71)

撒爾尼守
士基

一般目爲虛無主義之「父」的撒爾尼守士基氏，也欲藉「米爾」以脫離資本主義他對於「米爾」也非如斯拉夫國粹主義者，解爲斯拉夫人的天才所生之特殊的產物；也非如西歐主義者解爲莫斯科帝國之人工的產物，而解之爲一切的民族共通之原始的制度；因爲歷史的事情，獨有俄國保存着的東西。他說：「但它是我們的遲緩的惡結果，也不要緊，……在西歐的經濟的進化之現階級段上，……這個遲緩，變爲極重要有用的東西」。「因進化的最高階段，形態上等於原始階段的緣故」。又「進步的民族成績，不必一切皆經過中間階段，得由原始民族採用的緣故，故俄國能夠由最低階段直接向最高階段通過的」。這是他們所說的大概。

恐怖主義

然農民的無智無感覺與官憲的壓迫，驅社會主義者使走到恐怖主義裡去了。欲由加害皇帝皇族大官等的方法，以達其目的。一八七九年創立的「人民的意志」結社，盛用此種戰術。皇帝亞歷山大二世，也斃於他們的手了。（一八八

人民的意
志

一年)。社會革命黨也承繼同樣的戰術，大臣西皮也根氏 (Sippjagin) 布列維氏 (Plehwe) 等，皆爲他們的犧牲了。

社會革命黨

然這個時候，可以發生其他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地盤已成立了。即是都市的工業勞動者階級發生。

四。

在農奴解放當時，俄國尚屬純然的農業國。但其後建築鐵路，爲其結果的貨幣經濟之普及，製造品之國內販路擴大，七十年以來的保護關稅政策，國家的尤其是軍隊的需要，促進工業之發達，而其發達，至八十年代以後，尤爲急速了。一八八一年，工場數三萬一千餘，勞動者七十七萬。但至一九〇〇年，工場散達三萬四千餘，勞動者達二百五十六萬餘了。尤當注目者，是如上面的數字，所表現着的大經營的發達。俄國的工業，不經過手工業的階段，直爲巨大經營而發生者不少。俄國和德國比較，從業勞動者數五百至一千及一千以上的經營，在德國占全數百分之十四；（一九〇七年），而俄國則達至占九十九中三十四之多。（一九一三年）

工業發達

此工業勞動者的大部分，是由農村流入都市的人口。而這種事實，他面表示着「米爾」制度的維持困難了。

土地不足

農村的第一個困難，是土地不足由「解放」給與農民的土地之不充分，已如前述，然自一八六一年至二十世紀初葉的期間，農民之購入土地和租入土地者，不過約增加五分之一，（由一億一千六百萬增至一億四千萬俄畝），而農民人口則幾乎增加一倍，（由四千五百萬增至八千五百萬）。於是「米爾」每十二年至一八年按照各農家家族人數而行耕佃之劃分替換，故於農民間，可使不發生有產者無產者之別，但變為使農民全體留存於無智貧困的狀態的作用了。又事實上防止貧富的懸隔，也不可能了。同時「米爾」的共同負責，使農民的企業心勞動心遲鈍，耕地的劃分替換，阻碍土地的改良，阻碍集約的經營法之採用，故農業生產力的發達，甚為妨害了。這是當然使農民的生活困難。貧農因沒有農具家畜，分配的土地不能耕作，故要向他人租賃的了。

祇靠耕作不能生活的農民，乃不得不營副

業的家內工業了。然此家內工業，使農民經驗生產用具生產物的私有，和自由的營利。這種事實，使農民「由對於土地的威力和古來的傳說的畏懼之念解放了」。耕地的劃替，逐漸廢止，農民乃可視其用益地為所有地了。同時家內工業大體的傾向，為新興的工場工業所壓倒。那麼多數的農民靠耕作也不能得衣食，而其副業又被侵奪。他們一部分復為農業勞動者，一部分流入都市，變為工場勞動者了。

馬克斯主義至此始有根據的社會思想。

五。

輸入馬克斯主義於俄國，是布列哈挪夫 (P-lechanow) 等。布列哈挪夫 是由「土地與自由」結社分家，對抗「人民的意志」，而組織「黑土分割」結社的，（一八七九年），已如前述。此時的他，努力於綜合農民的利害，和工業勞動者的利害；及舊來的拿羅尼基 (Narodniki) 思想和馬克斯主義。但未幾亞歷山大三世即位，同時反動時代開始，因之，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為不可能。他也和其他的同志等亡命於國外了。亡命中，舊思想的痕跡一掃而空。布列哈挪夫氏乃變為澈底的

布列哈挪夫

黑土分割

馬克斯主義者，站在此新立場，著了：社會主義與政治的鬥爭，（一八八三年），吾人的見解不同，（一八八五年），兩書。一八八三年以布列哈挪夫氏，亞克舍羅德氏（Axelrod）威拉氏 沙士李池氏（Sassulitsch）都持氏（Deutsch）等為首領，在瑞士組織「勞動解放團」，更進而創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採用斯土爾夫氏（Struve）所起草的馬克斯主義綱領，這是一八九八年在民斯克（Minsk）大會的事。

勞動解放
團社會民主
主義勞動
黨

多數者
少數者

單就文字上言之，則布爾塞維克主義（Bolshevism）是出於布爾塞維克（Bolsheviki），布爾塞維克是多數者之意，乃對少數者（Mensheviki）而言。而這多數者少數者之別，是發生於上述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內的。該黨於創立後，未幾即發生急進派與漸進派之別，但一九〇三年在布露舍爾（Bruchsal）——倫敦的大會，這兩派的意見衝突起來了。問題是在黨的組織上，採中央集權主義，抑採地方分權主義，之可否如何，當時固執集權主義的急進派占了過半數。如馬妥夫氏（Martow）亞克舍羅德氏（Axelrod）斯妥華氏（Storwer）等知名人物，（自後布列哈挪夫氏亦加入），皆

屬於少數派。率領多數派者爲尼可來列寧 (Nikolai Lenin) (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年)。這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名稱的由來。而布爾塞維克後改稱共產黨。但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始終一依列寧的意思指導的。故所謂布爾塞維克主義，所謂共產主義，畢竟不外是列寧主義。

列寧

共產黨

但是列寧自己不承認有獨立的列寧主義，從列寧所言，因列寧主義不外是純粹的馬克斯主義故。列寧特認爲有力加說明的必要者，是關於國家與革命之馬克斯的真見解。他於其國家與革命 (一九一七年)的小冊子中，大多數引用馬克斯恩格斯的話而說明的。

國家與革命

列寧認爲關於此問題之馬克斯學說的真髓，是馬克斯主義之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普羅列塔利亞特由革命以掌握國家權力，和德模克拉西相對立之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

從來馬克斯主義者之間，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往往有無政府主義者否認國家。馬克斯主義者則肯定國家之說。列寧則斷然否定之。力說馬克斯也決非是一時以上的肯定國家。他明言：「吾人於目的所在之國家撤廢，毫

不與無政府主義者所見相異的」。惟到達目的之途徑不同。無政府主義者是欲「自今日到今日」以撤廢之者。但馬克斯恩格斯則欲先由代替布爾喬亞國家之普羅列塔利亞國家，以撤廢階級對抗，（資本家剝奪），那末，自然會達到無國家的社會了。

恩格斯說：撤廢階級之別的時候，國家「死亡」或「睡眠」。但依列甯所說：則所謂「死亡」或「睡眠」，是就取布爾喬亞國家而代之的普羅列塔利亞國家或「半國家」而言，布爾喬亞國家的撤廢，（普羅列塔利亞掌握政權），決非以這樣漸次緩慢的過程行之者。「以普羅列塔利亞國家代布爾喬亞國家，非革命行動不能實現，普羅列塔利亞國家的排除，即國家本身的排除，止在「死亡」的方法上是可能的。

馬克斯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中間，可行普羅列塔利亞之革命的獨裁。（哥塔綱領案批評書簡）。列甯解釋這個獨裁，是和現於議會政治之德模克拉西不能相容之暴力政治的意味。他說：「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關於榨取者、壓迫者、資本家的自由，設許多例外，我們欲把人

類由工資奴隸制解放出來，則非壓迫他們不可。他們的抵抗，非以武力破碎不可」。又說：「所謂獨裁者，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是直接以暴力為根據的支配，所謂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獨裁者，是普羅列塔利亞所獲得的，建築對抗布爾喬亞基之普羅列塔利亞的暴力之上的支配，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之謂」。（普羅列塔利亞獨裁與反教者，考茨基）。

六.

國家與革命一書，極猛烈的攻擊少數派（Mensheviks）和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尤其是它的代表學者考茨基之「曲解」馬克斯。考茨基的態度遭此攻擊後，愈接近於修正主義了。他對於列甯之解釋馬克斯，乃引用可推翻它之馬克斯恩格斯的章句。考茨基所力說者，謂馬克斯恩格斯於其政策上，「在民主的諸國與非民主的諸國之間，常有很大的差別」。若在前者諸國，則認為普羅列塔利亞用和平的方法奪取政權是可能的，且恐非由此不可的。如在俄、德、奧等軍閥國，則認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特指摘本書前章所述馬克斯在亞姆斯特丹（Amsterdam）演說

的一節。

就馬克斯所謂普羅列塔利亞獨裁而言，考茨基說其並不與德模克拉西相牴觸。從他所說，則謂：本來馬克斯用獨裁一語，往往與支配同一意味，在此種意味的獨裁，不但決非與德模克拉西難以相容，而且恩格斯明言民主的共和國，是「爲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特殊形態」。從而無產者獨裁，在德模克拉西的格子之內，無產者於事實上在占有能行單獨支配程度的勢力的場合，乃可實現的。即這種形態不是一個政府形態，乃是「在普羅列塔利亞占了優勢的場合，由純粹的德模克拉西必然的發生之一個狀態」。

(Kautsky, 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1920)。

共產主義者與馬克斯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論爭，大畧歸着於此了。

以解釋論言之，列甯的見解，確有所偏。但對於解釋馬克斯，謂馬克斯關於國家與革命的言論，決非始終一貫的，恐是正當罷。他屢次提倡暴力革命的必要，而在別的場合，又認平和的方法爲有效。現如考茨基所指摘，已有明白的反証。列甯的主張，以暴力革命爲絕對的必要，以之爲馬

克斯的解釋，實難支持的。

就無產者獨裁而言，也是同樣的。馬克斯、恩格斯之用此語的意味，雖有如列甯所解的意味而用之者，但也有明顯地與此不同的意味而用之者。故不得不說列甯的主張，也有無理的地方。但這是就解釋論的當否而言，至列甯、考茨基兩者主張的政策本身之當否，自是另一問題了。

就馬克斯主義之無政府的理想而言，列甯之說，在解釋論，明白地是正確的。在這一點，考茨基也不以列甯的解釋為非，且曾漏出口吻，謂列甯之解釋正當，馬克斯的國家死亡論本身為失當，既如前述，（前章第九節）。若離開解釋論而言，國家死亡論本身的當否如何？關於此點的爭論，以屬於用語定義之爭者為多。所謂階級消滅時國家死亡者，若果是謂一切強制的秩序皆歸消滅的意思，（列甯是這樣解釋的），則這個秩序消滅的地方，行統一的生產分配之計劃經濟，（共產主義經濟），必不能成立，在馬克斯、恩格斯自己於批評無政府主義者時，其理論也往往與此同出一轍，又若謂階級雖完全消滅時，然強制的秩序尚存，但其強制早已不是以階級的壓

迫爲內容的，故此已非國家，則問題變爲國家的定義如何之爭了。馬克斯恩格斯也曾說過，這樣名義上之爭是無用的。

依我等所見，則馬克斯的階級區別，是由經濟上的榨取被榨取而起的，故階級區別未必是與政治上的支配者被支配者之區別一致而發生。然而謂國家在最多的場合，是具有階級壓制之實，是至當的，但若斷定無階級的支配（政治上的）即無國家，則謂有階級區別階級對抗存在，而無國家存在，這是發生與馬克斯的立場不能相容的場合起來。故阿妥包愛爾氏（Otto Bauer）等也認爲可以有非階級國家的國家。若承認此點，則國家死亡論失其基礎了。而馬克斯的國家死亡說之最有力的辯護論，有亞德拉氏（M Adler）的馬克斯主義的國家觀（*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II. Aufl 1923）。與此對立者，有法學者凱爾先氏（Kelsen, *Sozialismus und Staat*, II. Aufl, 1923）。（參照拙著改訂社會問題研究第一篇馬克斯主義與國家）。

七。

其次當注意者，是資本主義成熟的程度，與

成熟的
程度與
社會革
命

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馬克斯謂資本主義發達，始使社會主義爲必至必要的東西。但在俄國的資本主義之發達，爲日極淺，故律以此說，則不得不謂俄國革命是時期尙早的革命了。於是列寧乃解釋，謂爲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高度的資本主義發達，不必是必要的。這種主張之最明瞭者，是加爾拉迪克 (Karl Radek)，他斷言社會主義革命，在「由資本造出的狀態，使勞動階級難堪的地方」，隨處皆可發生。但以事實所示，這樣的狀態，不但不一定因資本主義之高度的發達而產生，而且不無反因之而防止這樣狀態的傾向。於是他說：「社會主義革命，決非起於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方罷」。而且「社會主義革命，必先在資本的組織比較薄弱的資本主義國開始。壓制機關最混亂的資本主義國家，是社會主義的突破點，社會主義革命，乃先起於那個地方了」。(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Wissenschaft zurur Tat 1918. 布哈林 (Nicolai Bucharin) 也有同樣的主張。(共產主義者綱領)。

拉迪克

此革命的焦燠，在馬克斯的言論中，也往往呈露着的。但他在他的主要著作中說：資本主義

發達到了極點，行至途窮而崩壞的。這樣的社會發達的階段，不能跳躍而超越的，也不能以命令撤去的，工業進步之先進國，對於工業的落後國，示其未來的形像。（資本論序文）。一個社會形態，沒有消滅於能包容于其範圍內之一切的生產力發展未盡之中者，（經濟學批判序）。是上面所說，與此不能相容的。

列甯是知書知人兼長理論與實行者，是狂熱的信仰者，是機會主義者，為一世罕有的人物。他的魔力威力能感化共產黨員的大多數，使為他的愚直的崇拜者。即如托洛斯基（Leo Trotzky），於列甯因被行刺受傷時，也這樣嗟嘆：「想到列甯若果死了，則我們的生命為無用之物，欲生的意態都沒有了！」未幾，列甯的言論，在共產黨主義者中，一句一語都為不可移易的真理了。在他們中馬克斯是無謬誤者，列甯是無謬誤者，而馬克斯與列甯不一致的地方，是不能或有的。於是，現今共產主義者的言論，所以生出特有的單純和千篇一律的結合了。而這個單純單調，在實際政治上，是所以使布爾塞維克主義成為強大的勢力了。

托洛斯基

第二章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下）

一。

因日俄戰爭失敗的機會而起之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可以說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之豫行演習。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以當年二月起於彼得洛格勒的食糧暴動為發端，及至兵士參加，乃達到顛覆帝制了。

由革命暴發的當初起，左右其經過者，是兩個要求：「兵士要求和平，農民要求地主的土地」。惟革命臨時政府，總不能應付這任一的要求。以社會革命黨領袖凱倫斯基(A. T. Kerensky)為主腦的聯立政府，一方為德國的帝國主義所脅威，他方為聯合國的帝國主義所拘束，不得已繼續民衆所不喜的戰爭了。於是在這個時候，布爾塞維克允許即時無條件的和平，和土地的分與的宣傳，日漸搖動民衆，是當然的事。

俄曆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七日）勞動者和軍隊遂起而傾覆政府，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乃獲完全的勝利了。是夕，「冬宮被佔領，凱倫斯基

逃亡，其餘的大臣等，被捕到彼得保羅要塞去了」。翌年一月，召集制定憲法議會，但因反對布爾塞維克者占多數，會議一次後，即被閉鎖，自是以來，至於今日，實行「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之共產黨獨裁。而這個獨裁的形態，是蘇維埃（會議）制度。

蘇維埃制
度

二.

蘇維埃 (Soviet) 也是一種議會，惟它和普通的議會不同的地方，就是選舉人被選舉人，限於十八歲以上之藉生產的，或有用的勞動為生活者；及不單為立法機關，且設執行委員，蘇維埃自當行政之衝。

就選舉被選舉權言之，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制定的憲法，（六十五條），列舉不能享有選舉權者：（一）企業家，（二）資本家，（三）商人，（四）僧侶牧師，（五）舊警察官吏，舊皇族，（六）精神病者，（七）禁治產者，犯罪者。

選舉的構成，直接選舉，限於最下級的鄉蘇維埃，及市蘇維埃；以上皆行間接選舉。即由鄉蘇維埃的代表者，成立縣蘇維埃會議，由縣蘇維埃會議的代表者和市蘇維埃代表者，成立省蘇維

埃大會，由省蘇維埃大會和市蘇維埃的代表者構成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機關的全俄國蘇維埃大會，由此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與各國的內閣相當之人民委員會，（最初的議長是列甯）。這個制度，明顯地偏重「有階級意識的都市普羅列塔利亞」最明顯就是都市的居民選出二重代表者出席全俄蘇維埃大會。即是由市蘇維埃直接選出，和經省蘇維埃大會間接選出全俄蘇維埃大會代表的比例，也明白地以都市居民爲有利。即是省蘇維埃住民，每十二萬五千人選出一人，而市蘇維埃則有選舉權者每二萬五千人選出一人。

若單以憲法的規定而言，則農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有餘的俄國，在代表的比例上，都市居民雖被偏重，已如右述。然全俄蘇維埃大會議員的多數，猶非農民代表不可。惟現今俄國的農民大眾，是無智識無組織，對於鄉縣以上的政治問題，不感着興味，於是省蘇維埃大會，全俄蘇維埃大會，所選出者，其中多數，不是由都市歸鄉的工場勞動者，則是當了兵士出去都會參加革命運動的農民，即任何一方都是活動的少數者。加

之，因有政治警察對反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壓，故共產黨員之被選出席於全俄蘇維埃大會者，占有下列的多數。(Zitiert bei Sombart II.462)。

一九一七年(六月)	一三%
一九一七年(十月)	五一%
一九一八年	九七%
一九一九年	九三%
一九二〇年	九四%
一九二一年	九七%

謂俄國之「無產者獨裁」，實在不過是共產黨獨裁的批評，決非厚誣的。誠如支挪維夫氏(Sinowjew)所言：「俄國共產黨指導蘇維埃，共產黨是蘇維埃政府的頭腦。……蘇維埃是胴體，黨乃是頭」。而共產黨員的人數，今日有四五十萬，此四五十萬人，列甯在世中，完全受他的意思指導。

以上是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 S. F. S. R.)言之者。但R. S. F. S. R.自一九二二年末以來，成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S. S. S. R.)的主要部。共同組織此聯邦者，為烏克蘭拿(Ukraine)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白俄

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和中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其外國貿易，陸海軍，交通，外交，政務，則統一於聯邦政府之下以掌管之，

三.

共產國欲以此蘇維埃權力實現的東西，是工業和農業的國有國營。

工業國有

先就工業言之，所謂工業國有者，在蘇維埃權力尙未充分確定的十月革命後，約半年之間，由勞動民衆自己全無秩序無計劃行之者也，一工場的從業勞動者，自己要直接掌握其工場的經營權。十月革命後，未幾，發布「勞動者管理」令，根據該令，由各工場從業勞動者選出的經營委員會，對資本家的行動，加以監督掣肘，予與檢閱賬簿通信的權能。因此，許多的場合，使企業的經營不可能，資本家和高級職員，自動的或不得已而告去，勞動者乃起而代之。但勞動者固無繼續經營的資本，於是國家不得已陸續將其工場移歸「國有」了。或企業家不喜在「勞動者管理」之下繼續經營，因之，也有以爲刑罰而沒收其企業的。

勞動者管理

要之，革命後所行的「國有」，是使一工場

的勞動者支配其工場之工團主義的東西，國民經濟全體的利害，其時幾完全不顧了。

爲要對這個混沌的狀態，予與秩序，以統一的計劃，實行國有。故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設立以其主席參加人民委員會的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在翌年五月，全國國民經濟會議第一次大會決議如下：「關於生產組織的範圍內，爲使完成國有化，必要以全產業部門——第一金屬機械製造，化學，火水，和纖維工業，——的國有，代替各個企業的國有。國有的實行，不得帶有偶發的性質，必須出自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或得其承認出自人民委員」。嗣於六月二十八日，發布一般的國有令，幾乎宣言一切的大工業皆歸國有了。移歸國有的企業數，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祇八百三十，至其翌年同時，已達三千三百二十四。同年十一月宣言，凡使用勞動者十人以上的或僱傭勞動者五人以上兼使用機械的一切私企業皆歸國有，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國有企業數，則已達五千八百三十四了。(Prokopovitch,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Soviet Russia*. 1924. P. 13)。

在此期間內，當注目者，是勞農政府和勞動

者的主從關係，已漸次變動，初為「國有」之主動者的勞動者，漸降於從屬政府嚴格的規制下的地位了。

如前所述，在革命後的「國有」，多由勞動者的發意和直接行動，所謂為所欲為以行之者。然因在混亂的當中，又因俄國的勞動者缺乏自治訓練，故生產分配完全陷於無組織無政府的狀態。政府為要脫出這個狀態，乃一方面或以特別的高薪聘用專門的技師、支配人；或採用計件工資制，比例加薪制，及提拉（Taylor）式科學的經營法，以謀生產能率的增進。又他方面以權力專務掃除勞動者間所行的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的傾向。列甯說：「對勞動行程指導者之統一的意思，須絕對服從」。托洛斯基演說謂：「勞動與規律與秩序，可救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罷」。政府更進而企圖，「勞動之軍隊化」。這所謂勞動軍隊化者，其意味是剝奪勞動者移動的自由，使服從軍隊的紀律，男女勞動者的動員，和軍事上不要的軍隊，不使復員，即化之使為勞動軍隊。

勞動之軍隊化

把一九一七年的「勞動者管理」，和一九

二〇年一月的「勞動軍隊化」比較，則政府對勞動者的位置，前後一變，已一目瞭然了。

然則上述工業國有，其結果如何？其不可掩的事實，是生產力的減退，以戰前的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二一年比較，則工業生產額，似減少了百分之一四乃至二〇。固然，這個減少，不得以全部歸罪於革命，然假如布羅可普維治 (Prokopovitch) 的計算，一九一六—一七年的工業生產額，若為戰前的百分之七一，則革命後的減少，達至百分之五十乃至五七了。(Prokopovitch, P.P. 19—20, —Der Wirtschaftliche Wiederaufbau der Union des Sozialistischen Sowjet—Republiken. 1924.S.8) 這個減少，其原因在於工業勞動者數，勞動日數，勞動時間的減少，與能率的減退。

但祇以此事，尙未使政府放棄其權力政策，最苦共產黨政府而使其卒之不得已採用新經濟政策者，是農民問題。

農民問題

四。

俄國的農民，占其今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農民的向背，大可以左右勞農政府的命運，抑且因共產黨政府能夠確立起來，是受農民的支持

的緣故。共產黨已把農民積年渴望的目的物之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了，他們因恐其土地爲所奪還，故擁護政府以對反革命軍。但一旦此危險過去，則農民和共產黨，或農民和工業普羅列塔利亞利害未必一致，這在勞農政府，實爲最大困難之一。

土地的不足，已如前章所述。然在棲息於「米爾」之內甚久的農民，以土地爲神之物的觀念，殊爲牢固。他們以此觀念對地主的所有地，故一方面他們是贊成社會主義，但另一方面他們到了漸次離反「米爾」的事情，其觀念也同前述的。即農民關於地主的土地，是社會主義者，關於自己的土地，是私有主義者了。農民以地主的土地所有爲不當，但非欲共有之，而欲使之爲自己的私有地。在這後的半面，農民的利害和共產主義不免發生衝突了。共產黨政府已把皇族、貴族的土地「分與」於農民，可是嚴密的言之，政府并非許農民以土地所有。在政府的布告和訓令，（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明記着：「土地所有權，……即時廢止」。「土地私有，永遠廢止」。農民不過單是「均分的」，即按照自己和家族的勞

動能力和消費的必要，被給與用益權而已。然這是法理上的事，至事實上，分給了土地，已變為農民的私有地，早已實行繼承，買賣了。(O. Bauer, 32)。即農民的私有慾，已先使共產主義立法成為無效了。

農民的私有慾

又土地的分與，也未必能實行「均分的」，其有家畜農具之上中層農民，取得比較多的；而貧農的所獲甚少，實有多寡不均之嫌。因此，農村間的貧富懸隔，是不能除去的。

共產黨政府的台柱之工業勞動者和赤衛軍的食物，由這種農民如何供給呢？革命前，農民為納稅和償還其他的債務，乃出賣農產物。革命後，此種必要，業已消滅，又工業幾在停止狀態。故縱持出農產物於都市，而可與之交換的東西都沒有，於是農民漸陷於自給自足的狀態，都市裡食物的供給，幾乎斷絕了。

食料徵發隊

政府處此危境所用的手段，舍武力之外無他道。由都市派遣的武裝食料徵發隊，和由農村組織的貧農委員會，協力向多數農民強制的徵收餘剩穀物。（每人每月麵包十二基瓦，以上者皆屬餘剩）。農民對此，以武抵抗，雖被平定，然所

謂限制耕作之消極的抵抗，政府對此，便策無所施了。農民因收穫的餘剩爲所沒收，故生產止及於自家的消費量而已。

因此，耕作田段激減，廣大的面積，任其荒蕪了。一九一六年歐洲俄羅斯耕種穀物的田段，爲三千六百萬俄畝，至一九一九年，減至一千一百萬俄畝，（減十分之七），歐俄東南部的可耕面積一億三千萬俄畝之中，一九二一年播種者不過一千萬俄畝而已。固然，也有內亂和天旱的影響，但責任的大部分，仍非歸諸政府的政策不可。因爲雖投貴重的穀種，費辛苦的勞動，然其結果的收穫，若無確實獲得的保障，則耕作也屬一件冒險事業，故農民以安全的最小限度，即自家消費額的必要限度爲止，是當然的事。列甯卒之放棄強制手段，於一九二一年春，決採用新經濟政策了。而置於新政策的首位者，是以現物稅的課賦代替強制的徵發。

五。

強制的徵發，是超過生活必要的收穫，悉被沒收。而現物稅是國家由農民徵收其收穫之現物的一定部分，餘剩悉任農民的自由處分，故農

民若由努力而收穫增加，則其增加爲農民自己的利益。不啻政府訴諸農民的創造慾和自己心，以解脫食糧缺乏的危急了。但保有餘剩穀物，雖被許可，然若不能買賣，則此許可爲無意義，於是共產黨綱領的一重要條文之禁止商業，(國內)，遂爲之解放了。繼而承認組織協同合作的自由，發布國有工場，國有林，國有地的，貸下令，而開私企業復活之途。承認動產不動產所有權，撤銷貨幣所有額的限制，許可貯蓄銀行，和股份公司復活。又致力於藉利權讓渡，以引誘外國資本了。

此雖屬變則的東西，然總是資本主義的復活。而政府所以出此新政策者，是因認定俄國國民經濟的生產力，尙未發達到使共產主義可能的程度，而使之發達者，非賴資本主義不可。於是共產主義者，不得不採摘資本主義之有利於社會主義的一面。故說：資本主義，若以社會主義的尺度測之則爲禍，但若以之比較中世，比較小規模生產，比較與小生產之分立相結合的官僚主義則爲福。……我們必須利用資本主義，(尤其是藉它爲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河床)，爲小規模生產與社會主義的中間楷梯，爲生產力增

進的手段途徑，方法，云云。（列甯現物稅論）。然依新經濟政策而復活了的資本主義，并非純粹的資本主義，是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而國家資本主義云者，畢竟歸着爲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下的資本主義，爲普羅列塔利亞國家抑制監督之下的營利主義之發動而已。

惟可疑者，由共產主義者的立場言之，資本主義的復活，是希望充分的發達，抑是希望不充分的發達？由生產力的充實之點言之，則資本主義的發達，固然希望其充分的；但資本主義發達和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不能兩立。於是共產主義者陷於如下的矛盾：一方報告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後，生產力增進；（在一九二五年末的第十四次共產黨大會報告，農業生產力恢復至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七〇，工業生產力恢復至百分之七一）。同時他方政府宣言，於一定限度內抑制資本主義之發展。以國家權力抑制資本主義的復活，在其自己想必非困難之事。但這種抑制若果成功，則實現社會主義所必要的生產力的充實，也因之延遲了。惟謀生產充分的充實，爲共產黨政府計，又非安全之道。共產黨政府因新經濟

政策的結果，富有農民擡頭，而感着脅威，是其顯著的一例了。

六.

俄國農業的生產力，也有爲天然所惠者，但總是因採用新經濟政策後，而大加增進。然由此生產力的增進，農村裏的階級分化相因而來了。卽或因之沒落者有之，或因之致富者有之。而市場穀物的大部分，皆由此種富農和農村布爾喬亞供給之。根據中央統計局的報告，則占農家總數百分之四一。一的貧農，（所有地二俄畝以下），其生產物不能自養；占農家總數百分之一二的富農，（所有地六俄畝以上），支配全收穫的百分之四八，市場穀物百分之六一（或謂百分之五四）。而政府對這種左右穀物市場之中上農民的勢力，也莫奈之何。（Abramowitsch, Die Entwicklung Sowjetrusslands. Die Gesellschaft. III, 4. S. 328—9）。

這個階級的分化，卽表現着靠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不能生活的過剩農村人口之發生。此過剩人口計達一千萬，（Abramowitsch）。而此過剩勞動者，除在農村或都市爲他人所僱傭，或爲他方農業勞動者之外無他途。往他方耕作的人們，是

以自己的土地租賃於他人爲便利。事已至此，故禁止土地租賃，和工資勞動，早在不能繼續了。第十四次共產黨大會中的多數會員，乃排支諾維夫氏 (Sinowjew) 加梅尼夫氏 (Kamenew) 列甯夫人 等的反對，而主張公認其他各事項和此二事了。

但公認此二事，農村裡富農的勢力，將益加擴大。共產黨最近頻叫富農擡頭的危險，力說工業勞動者和中農聯結以抑制富農的必要。可是上述的政策，不獨不抑制富農，且有反對的效果。採用新經濟政策後五年間，農村中社會的分化既已如此，豫料今後更加爲之促進。富農與中農常常利害未必相反，歡喜農產物的昂貴，工業品的低廉，不論富農或中農是無異的。在這一點，工業普羅列塔利亞與農民的利害是衝突的。

茲下大體的結論，可以這樣說：共產黨若要維持其過去一樣的獨裁，在其自身未必有什麼困難。但在共產黨獨裁之下，使生產力充分的發展，是困難的。然生產力的發展，若不充分，則照列甯自己所言，也謂向社會主義前進，因此必至延遲。故爲要實現共產主義之共產黨獨裁，反爲共產主義實現的妨害了。蘇俄之根本的難題，正在

於此點。

七.

昔歐洲俄羅斯的大平原，華利也 (Valijag) 民族由北方侵入，韃靼人由東方侵入，東羅馬帝國的傳教師由南方入來傳教，因之條頓人的武斷主義，和韃靼人的專制主義，和希臘正教，混合而成獨特的結合，自是以來，俄國民衆是不知權利自由為何物的民衆了。民衆對抗政府高壓政治的手段，不外暴動和暗殺，秘密結社的陰謀，是唯一的政治運動。在高壓政治之下，政治運動者不暇選擇手段。一時曾爲巴苦甯氏 (Bakunin) 的心腹之誼聶差以夫氏 (Netschajew) 曾說：「我們自己的任務，是可怖的，澈底的，無所不至，無所假借的破壞。……務要使我們和俄國內唯一的革命家的盜賊世界提攜起來」。日俄戰爭後，外觀上似已實行憲法政治了，但實際上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終未脫出秘密結社運動之圈套，而秘密結社內，社員對於黨魁，要絕對的服從。今日共產黨中央集權主義，其所謂規律者，總是由此進化而來的。

而使布爾塞維克革命成功的最要原因之一，就是戰爭，尤其是俄國戰敗，本來革命在民衆

高壓政治

秘密結社
運動

戰爭

爲一大冒險，故其日常生活尚可以忍耐，民衆必不敢冒此危險。馬克斯謂資本主義發達，必使民衆的狀態至於難堪，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態，反比較的良好，這個事實，是不利於此說的。然因戰爭以致民衆疲弊，往往使他們自暴自棄，尤在戰敗的場合，政府失去其威力，乃發生逃兵攜帶他們的武器參加民衆的事實。俄國革命就是因此起來的了。即是使俄國革命成功的，并非資本主義爛熟，而是正常行程外的非常原因。從而謂資本主義發達，始使社會主義有實現的可能，的話，若是正確，則俄國共產黨是處在必須實現社會主義於其實現條件未備的地方的苦境了。

恩格斯嘗於其所著德國農民戰爭的一節裡說，在這樣事情之下的革命黨的困難，頗爲適切。其大意如下：

一個過激黨首領所遭遇最大的不幸，是對其所代表的階級之支配，與此階級支配所要求實行諸方策，於運動尚未成熟當中，不得已而掌握政權。蓋在這個場合，「他可能做的什麼」？非由他自己的意思決定，是由階級對抗的實狀與爲基礎的生產和交易關係的發展程度決定的。

又「他必要做的甚麼？他自己的黨要求於他的
是什麼」？是由他從來的學說和主張決定，而此
學說主張非由階級對抗與生產和交易關係之
一時的狀態而生，是由對社會的政治的運動之
一般的結果洞察而生的。那麼，他陷於不能解決
的踴跋 (Dilemma) 了。「可能做的事情，是與他從
來一切的主張原理，和他的黨當面的利害不能
相容；而他必要做的，是不能實行的」。一言以蔽
之，他并非代表自己的黨，自己的階級，不得已恰
是代表其居於得為支配階級位置的階級。於是
他實行其他階級的利益，而說這他階級的利益，
即是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寬宥自己的階級了。陷
於這樣歪曲的位置者，早已為不可救的了。(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Hrsg. von F. Mehring. 1918. S. 106)。

今日俄國共產黨的地位，是頗有類於是。

第六篇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第一章

第一 國 際

一。

國際的勞動者運動的萌芽，可認為已發於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間的英國憲章運動中了。Poor Man's Guardian 和 Nothern Star 各報，皆以這個見地批評歐洲政治了。政治上的亡命客居留於英國者甚多，也是助成這個傾向的一原因罷。在一八四五年所創立的 Fraternal Democrats 報在某點上，已是使人預想到後來國際了。正義人同盟，其中心自由巴黎移於倫敦之後，逐漸變為帶着國際性質的結社，既如前述。同盟於一八四七年變更組織，并改名稱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於是共產黨宣言的結句，即採用有名的新標語「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團結起來！」了。然自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共產主義者同盟也起內訌，而終歸解散。其指導者馬克斯也離開實際政治的舞臺，

在倫敦的一隅，耽讀英國的經濟學書，凡十餘年。

然到一八六〇年間機運漸熟了。一八六二年開萬國博覽會於倫敦，被派來此的法國勞動者和英國勞動者，獲得接觸的機會。翌年同在倫敦開的波蘭叛亂同情者的集會中，更增進兩者間的諒解，卒促成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倫敦聖馬丁堂的大會了。

大會中於演說討論之後，決議設置委員，使起草國際勞動者協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的綱領規約。加爾·馬克斯 (Karl Marx) 初為德國勞動者代表列席此大會而受招待，但嗣被選為這委員會的一員，更被付托專負原案起草的責任。於是他的開會辭和規約為委員會所採用，已而為一八六六年的大會所承認了。馬克斯當初對此運動，甚為屬望，他被選為上述的委員時，在他給一友人的書簡中這樣說：「近頃設置的國際勞動者委員會，非無意義的。蓋其英國的委員，多由當地勞動組合的首領，即倫敦實際的勞動者王……而成立的。法國人方面，委員雖不多，但他們是巴黎中指導的勞動者之直接的機關。和最近在拿坡里 (Nopoli) 開大會的意大利」

各團體，也成立同樣的聯絡。我雖久已對於一切的「組織」，皆為系統的拒絕參加，但此次所以承諾者，因問題關於得為重要的活動之一歷史故也」。

馬克斯在開會辭中，先敘述一八四八——一六四年間勞動者階級的貧困增大，「到處勞動階級的大眾日益沈下深刻的貧困，至少和上層階級上昇社會的階級同一程度。在全歐洲各國中，……無論機械的完成也好，工業和農業生產之利用科學也好，交易的方策巧計也好，新殖民地或移民也好，新市場的征服也好，自由貿易也好，或此等一切的東西之總和也好，決不能除去從事產業之大眾的貧困。……這是今日確定不能移動的真理。」惟其間不無多少補償者。馬克斯舉出十時間勞動法案的通過，和勞動者協同合作運動，尤其是生產合作。但對於救濟勞動大眾，必須使協同合作發達為全國的規模，又必須以國家的手段助成之。惟地主和資本家則以其政治的特權妨害之。「故勞動階級的義務，在獲得政治的權力。」勞動者有勝利的要素之數量，但其數量須待團結和目標的自覺始成為勢力。

「這個考量，督促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集合於聖馬丁堂的各國勞動者，使創立國際勞動者協會了。」使「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團結起來！」。

規約的精神何在？國際勞動協會，即今日所謂第一國際，它的目的在：「追求存在於各國而同一的目的，即追求勞動階級的保護、進步、和完全的解放之勞動者團體間的協作和聯絡之中心機關」。協會的最高執行機關為總務委員會，選舉總務委員者，是以各國支部的代表所構成的大會。協會在活動的期間中，總務委員會常設於倫敦，馬克斯常為其中的委員。

二。

參加協會者的主義是種種色色的，壁卡（Becker）記一八六六年在日內瓦所開的第一次大會說：「其中有傅立葉（Fourier）主義者，加別（Cabet）主義者，康士德蘭（Considerant）主義者，蒲魯東（Proudhon）主義者，秀爾者，德立奇（Schulze Delitzsch）主義者等。即是有共產主義者，化蘭斯德（Phalanstere）主義者，自由交易論者，相互主義者，自動自賴主義者，……其中也有布浪葵（Blanguie）

主義者」以開會辭起草者的苦心，總把此等種種色色的傾向糾合而成一個運動了。馬克斯對恩格斯說：「復活了的運動，至再許用昔日大胆的用語，尙需時日。所必要者在事實則強，在形式則穩」。

參加者中，英國勞動者代表，單欲利用國際爲其工資提高運動，和選舉法改正運動，而參加的。故他們一旦獲得選舉權的擴張後，（一八六七年），至總務委員會在馬克斯指導之下，聲明爲巴黎公社的後援，即由此脫退了。

最重要的主義衝突，畢竟在於以政治的手段之階級鬥爭爲本義的馬克斯主義者，和蒲魯東的相互主義者之間。「國際勞動者協會內面的歷史，是蒲魯東主義和由馬克斯展開的近世社會主義之鬥爭的歷史」。（布列哈挪夫氏 Plechanow）。第一次大會法國代表提出頻頻引用蒲魯東的句語的意見書，因此馬克斯說：「他們以最空虛的蒲魯東的文句充滿他們的頭腦，他們雖就科學饒舌，但甚麼都不懂。他們排斥一切的革命的行動，即由階級鬥爭而生的行動，一切集中的社會運動，及即縱依政治的手段（例如

馬克斯主
義者相互
主義者

法定短縮勞動時間)也可以實行的運動。他們——十六年來對於最盲目的專制政治,柔順隱忍,且現在正隱忍着的諸君!——在自由和反政府主義,或反權威的個人主義的口實之下,事實上是說:單要使通俗的布爾喬亞經濟爲蒲魯東的理想化罷了!。這個大會雖贊成了八時間勞動的法定,和其他的勞動者保護立法,但即在此點,也如前述,法蘭西代表是反對的。

翌年在羅贊奴(Lausanne)開的第二次大會,蒲魯東主義者也占優勢,使通過反對勞動組合的議案,使國有問題的議案不列入議事日程。然自是以後,風潮轉變,在一八六八年的布露舍爾(Brussels)大會,通過土地鑛山國有,(大會的決議說:「對資本加以科學的分析,把它還之其根本要素之最初的經濟學者」的名譽,屬諸馬克斯了)。至在其翌年的巴者爾(Basel)大會,也聲明「社會對於土地,有變更個人所有使爲共同所有的權利。……爲社會的利益計,有使土地爲共同所有的必要」。不出席大會,但爲舞臺監督之馬克斯,大體也滿足這個經過。

然以總務委員會之名，參與公社方面，在法蘭西內亂裡，向凡爾賽政府當局揮其毒筆，在馬克斯自己的和國際的生涯上，是最使世人耳目聳動的事件了。視馬克斯為「國際大首領」，為凡爾賽和倫敦的新聞攻擊之標的。依他自己所言，成了倫敦的「最被譏謗最被威脅之人」。此事像使馬克斯感着不尠的滿足。惟國際因此，便速成崩解了。第一，就如前述，英國勞動組合及其他的溫和分子脫退，其中竟有從來居於國際指導者地位的人。在德國兩社會黨，因反對法國帝制顛覆後的戰爭繼續，和亞爾撒斯（Alsace）羅蘭（Lorraine）二州之兼併，而受政府嚴峻的壓迫。又法國於一八七二年制定特別法，苟有加入反對私有財產之國際的團體者，處以嚴罰，因之，事實上法國人參加為不可能了。然則其餘各國又如何？在拉丁之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諸國內，信奉無政府主義者巴苦甯一派，則不服以馬克斯為首領的總務委員會。而第一國際卒因這兩派衝突而倒了。

三。

馬克斯主義和巴苦甯（Bakunin）的主張不

巴苦甯的主張

同之點，前者以普羅列塔利亞掌握政權爲共產主義實現的第一步；後者則欲直接破壞政治的權力本身。前者先依政治的權力，一掃階級的對抗，由是使國家存在的理由，自然消滅；後者否認政治的行動，直欲以單純破壞的革命，撤廢國家。

巴苦甯說：「我不是共產主義者，因其是否定自由的。……因共產主義終歸集中社會一切的力，使國家吸收之，又必然使財產集中於國家之手的。……我是欲社會之組織，和集合的或社會的所有之組織，依自由聯合的方法，由下而上以行之者，非欲其依或種的權威，由上而下以行之者」。

又巴苦甯曾說過，充分承認到底不脫唯心論的蒲魯東不及馬克斯之後，更續謂：「同時在他方面蒲魯東遠比馬克斯理解自由，且感得自由。蒲魯東……是具有革命家的真本能，他崇拜沙旦（Satan）而說無政府。馬克斯或可進到比蒲魯東更合理的自由體系，也未可知，但他欠缺蒲魯東的本能，德國人而猶太人的他，自頂至踵是一個權威主義者」。

一方恩格斯批評巴苦甯這樣說：「巴苦甯

持着奇妙的學說，是蒲魯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混合物，其第一的重要特色，認為應該排除的首惡，不是以資本及由社會的進化而生的資本與工資勞動者之階級對抗，而是國家。……巴苦甯主張國家造出資本，資本家不過賴國家的恩惠而所有的。即謂國家為第一的惡，故非第一撤廢國家不可。若然，則資本自然墮入地獄了。我們則反是，若將資本，即全生產用具為少數人所占有者撤廢，則國家自然倒壞」。

此兩者主張不同的背後，是因兩者的性格不同。馬克斯是同志都畏怖的人，而巴苦甯是敵人都憎惡之模範的人物。馬克斯是多疑的人，而巴苦甯是最易信最易欺的人物。在他們的學問上，巴苦甯固非馬克斯的敵手。巴苦甯所恃者，祇是革命的本能，革命家的感情而已。然單就有使人傾聽其言論之力的一點而言，則他又未必是有遜於馬克斯的。因是這樣性格的人，故他易給其周圍的影響，并易受其周圍的影響了。因一八四九年多列斯典（Dresden）的暴動，被捕而宣告死刑，由撒遜與國當軸引渡於俄國政府，流謫於西北利亞，一八六一年由西北利亞經日本、美

國而逃於倫敦，未幾因其妻的健康和生活費低廉的理由，遷居意大利，滯留於非連者 (Filenz) 拿坡里 (Nopoli) 時，他在其地，和那些對於天賦的叛逆者巴苦甯最易同感的社會分子相交，而得信望於其間了。此等分子，即是潦倒書生、貧農、和窮民，(「襤褸普羅列塔利亞」)。(他說：「將來的社會革命、智慧、和力量，悉蘊蓄於襤褸普羅列塔利亞，而且蘊蓄於襤褸普羅列塔利亞而已。」)此等社會分子所最喜者，是暴動革命。同時他在意大利不得不與馬智尼 (Mazzini) 的宣傳戰鬥了。馬智尼為實現集權的統一國家而努力，致其宣傳帶着宗教的性質，以「上帝與人民」為他的標語。巴苦甯因對馬智尼的反動，故益傾於否認宗教和國家了。其後，雖移居於日內瓦，但其時仍派人到西班牙徵求同志，卒之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同盟 (L' alliance de la democratie socialiste) 了。一八六六年巴苦甯雖使這個國際的 Alliance (同盟) 加盟於國際，但因總務委員會拒絕之，表面上把它解散，卒之，他仍被許可，而率其日內瓦支部加盟的。

加盟後，未幾，巴苦甯派與馬克斯派即起衝突，至一八七二年，遂至不可收拾狀態了。九月二

日至七日，開大會於荷蘭海牙，馬克斯始出席爲總務委員會的立場論辯，巴苦甯因在國際內另組秘密團體，而被投票表決除名了。但同時恩格斯動議，總務委員的所在地，應由倫敦移到紐約，決議通過。第一國際的活動，是以此時停止了。國際勞動者協會形式的被解散，是一八七六年的事。

第一國際雖這樣告終了，然其予後世的影響是不可抹煞的，尤以馬克斯主義教訓各國勞動者的效果，是非淺鮮的。顯巴爾特（Sombart）說：「我們可稱之爲馬克斯歷史哲學的實際講壇，是普羅列塔利亞的一切階層的代表者和對此表同情的知識階級參加的講壇」。

第二章

第二第三國際

一.

第一國際崩解後，經過十數年的一八八九年，在巴黎開國際社會黨大會，從此以致世界大戰破裂，畧爲規則堂正地，在布露舍爾（Brussels）（一八九一年）茨里（Thurii）（一八九三年）

倫敦（一八九六年）巴黎（一九〇〇年）亞姆斯特丹（Amsterdam）（一九〇四年）斯塔卡特（Stuttgart）（一九〇七年）可平哈根（Copenhagen）（一九一〇年）巴舍爾（Basel）（一九一二年）等各地開各國社會主義者的國際大會。依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會決議，在布露舍爾以各國社會黨的代表者一名至三名，設立可為聯絡報告和指導的機關之國際社會黨事務局，（Bureau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自一九一〇年起發行會報）。更於一九〇四年組織國際社會黨議員委員會，（Commission socialiste interparlementaire）。這即所謂第二國際。

第二國際

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其成立的背景各異。一八六〇年間已具強固組織的社會黨，雖有德國秀淮者爾（Schweitzer）領導的拉沙爾（Lassalle）遺黨一個而已。故第一國際可說是為要在各國從新喚起社會主義運動的宣傳團體；而第二國際是以各國有力的社會黨或勞動組合的發達為基礎，始行組織的。它對於各國社會黨的關係，與第一國際是畧相反的。「舊的國際勞動者協會，是由幹上切開之無根的花，一定凋落的。『新

的』國際是槃根於地中之樹所開的花了』。

就參加第二國際的分子而言，倫敦（一八九六年）和巴黎（一九〇〇年）的大會，參加資格，規定如下：

（一）承認：生產和交易手段之社會化，普羅列塔利亞之國際的一致和行動，及依普羅列塔利亞獲得政治的權力之社會主義的主要原理之團體。

（二）立在階級鬥爭的原則上，自己雖不參加，但承認政治的行動的必要之勞動組合。

基此原則以排斥無政府主義者，既為決定。但因容納雖不公然主張無政府主義，為其社會觀上與無政府主義多有接觸點者——如法國勞動組合等——之參加，屢屢成為爭論的問題了。雖這樣規定資格，限定參加者的範圍，然各國社會黨的位置、境遇、發達的程度，各有不同，故於其間要求意見的一致，殊非容易。不寧唯是，不止英法德諸國代表之間，意見不同，即同一國的社會主義者，屢屢在國際大會席上，亦發生爭執。如在倫敦大會，米爾蘭（Millerand）說：同是法國的勞動組合代表者，而要為宣傳無政府主義的人，故

排斥無政府主義者

不能與之代表法國，因而和淮蘭 (Vaillant) 相爭；在亞姆斯特丹大會 左列斯 (Jaurès) 和 格德 (Guesde) 爭；斯塔卡特大會 英國社會民主聯盟 的代表者，謂：「……既在斯塔卡特出席社會黨大會，則在英國不得在選舉宣言中說無階級鬥爭，」以攻擊勞動黨是也。

因這樣包容許多不同分子，故勢使大會的決議，不得出乎任何人都無異議的，漠然的，大體原則以上，蓋亦不得已的。例如在倫敦大會，討論農業問題時的決議說：「在各國的土地所有關係，和農村人口階級區別不同，故關於引進目標（即土地社會化）的手段，關於農村人口中對此應有利害關係的階級，於設立拘束萬國的勞動黨的規則，是甚為種種不一的」。又大會的決議，前後不一貫者，也是不少。例如亞姆斯特丹大會（一九〇四年）的決議，由階級鬥爭主義的立場，排斥修正主義；巴黎大會（一九〇〇年）討論米爾蘭入閣問題，（參照第三篇第五章），承認考茨基 (Kautsky) 起草認為是一時不得已的權宜手段的決議案是也。

如是，第二國際的方針，不免有曖昧之嫌。但參加於此的社會黨中，在其規律、組織、綱領、各點，居最強固的地位者，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故在大會，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的發言，也常為最重視的，如前述亞姆斯特丹（Amsterdam）大會的決議說：「本大會斷然排斥修正主義者之努力，其努力欲變更我們從來所根據，已為証明博得成功之階級鬥爭的戰畧，而欲以對事物的現存秩序之迎合政策，代替由克服敵人以奪取政治權力的戰畧。……」也是不外照樣採用德國社會民主黨前年在多列斯典（Dresden）大會的決議文而已。關於這種消息，羅渣·盧森堡（R. Luxemburg）說：「德國社會民主黨，可認為是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之最純粹的具體化了。它居有為第二國際的教師和指導者的特殊地位，且要求這個地位。……德國『權力團』在第二國際，實為決定的角色。在大會，在國際社會黨事務局的會議，一切的人們，皆期待德國的意見。……國際以盲目的信賴，委自己於可驚嘆的強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導」了。（Juniusbroschure）。

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以馬克斯主義為標榜

非戰主義

的，故可說第二國際是奉經過它而稀薄了的馬克斯主義罷。但同時對於「汎德意志主義」的反感，已現於大會的討論，也是事實的。第二國際的事業，可爲大書特書的，是其非戰主義，反軍國主義之宣傳。但對於此點，頗可看出其中的旨趣，是法國社會主義感着德國軍國主義的脅威，故以反軍國主義抵當德國社會主義者了。反軍國主義的決議，每次國際大會皆通過的。在一九〇七年的斯塔卡特 (Stuttgart) 大會，法國之急進的非戰主義者古士塔夫·愛爾維氏 (Gustave Hervé) 提出：採用「由干涉議會，公然煽動，以至大眾罷工或暴動之一切的手段」，以防止戰爭的議案。此案不能通過，卒之通過所謂：「國際不能以嚴格的形式束縛各國之當然不同的，適應時與地的，勞動階級之反軍國主義行動。……在戰爭爆發的危險已起的場合，當事國的勞動階級及它的議會代表，得國際事務局之統一的活動之援助，負有爲防止戰爭而行使認爲最有效的手段，——此手段視乎階級鬥爭之迫切的程度如何，一般的政治情勢之迫切的程度如何，當然變更。——之一切的義務」。但大會之左翼的列雷和

盧森堡動議加入：「然至戰爭已爆發的場合，則所負有的義務，是爲運動其迅速終息，立舉全力利用因戰爭而惹起了的經濟的政治的恐慌，以激發民衆，藉此促進資本階級支配之終止，」一段。一九一〇年的可平哈根大會，及因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而臨時召集的巴舍爾（Basel）大會，皆議決奉行這個主義。

惟此等宣言，毫無防止世界大戰爆發的效力，開戰後，各國社會主義者的大多數，各援助他們的政府，投於戰爭漩渦之中。第二國際一時遂歸死亡了。

三。

戰爭中聯合國（英、法、比）社會主義者間，和同盟國（德、奧、匈）社會主義者間，雖各開過會議，但無特別足記的。又一九一七年雖有使交戰國和中立國的社會黨代表者會合於司托克何姆（Stockholm）的企圖，但卒無成效於此特當重視者，是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所發起，反對「社會愛國主義」之各國的左翼社會主義者，於一九一五年九月，會合於瑞士北倫（Bern）附近的小村占美華德（Zimmerwald），繼而於翌年四月又會合

其恩他爾

於同北倫附近的其恩他爾 (Kienthal) 的一事了。會合的主腦者是列甯支諾維夫 (Sinowjew) 等的俄國布爾塞維克，在或意味觀之，這個會合，可視為下面敘述之第三國際的前驅了。

世界大戰爆發後，未幾，(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列甯在其機關報的第一號說：「第二國際敗於機會主義而死了，打倒機會主義！由脫走者和機會主義瀟淨了的第三國際萬歲！」第二國際做完有益的準備的任務了。「第三國際當面的任務，是為對資本主義政府革命的襲擊，把普羅列塔利亞的力量組織起來，為政治的權力，為社會主義的勝利，對萬國的布爾喬亞基之市民戰，把它組織起來」。

數星期後，支諾維夫也於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口號的題目下說：「我們非舉市民戰之旗不可，實副其名的國際，要在此口號之下復活，不然，祇陷於虛生的命運，二者必居一於此，我們的任務，為準備必來的戰鬥，要把我們在市民戰的旗下打勝，否則唯有一死，的思想，教育我們自己，和全勞動者運動」。

然發表此等文章的亡命革命家們，由俄國

十一月革命，一躍而變為大俄國的支配者了。從而此運動的中心地，乃由瑞士移到俄國。世界革命家對布爾塞維克革命的讚美，尊敬，之念，及其掌握的政權和財力，使俄國共產黨上登號令他們的地位了。這是第一第二國際所未見。在共產主義(第三)國際，各國的共產黨實奉俄國共產黨幹部的命令，服從其指導，或有誠惶誠恐遭其譴責之觀。

共產主義
(第三)國際

共產主義國際 (Comintern) 第一次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開會了。大會的任務是：「藉不斷的連絡和運動之計劃的指導，為共產主義國際的中心；且創造使各個國家運動的利害，從屬於國際的革命的利害之戰鬥機關」。(大會招待帖的署名者，是代表俄國共產黨的托洛斯基以下波蘭、匈牙利、德意志、奧大利、立陶宛、芬蘭的共產黨，革命社會民主主義巴爾幹聯合，美國社會主義勞動黨等的代表者八名，受招待者是各國共產黨，社會黨，革命的勞動組合，共計三十九團體，日本片山潛所代表之東京、橫濱的社會主義者團體，也包含在內)。翌年在彼得洛格勒開大二次大會，決定第三國際的規約和指

導原則了。

由是觀之，第三國際是期「繼續第一國際勞動者協會開始的大事業，而使之完成」的。它的主義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要旨之暴力革命，和普羅列塔利亞獨裁，固不待言。它說：「共產主義國際，是以建設國際的蘇維埃共和國，爲到達完全否定國家之過渡階段爲目的，則爲傾覆國際的布爾喬亞基，不惜以一切的手段或用武器而戰。共產主義國際以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爲使人類能由可厭的資本主義解放之唯一的手段，而共產主義國際以蘇維埃權力爲歷史的賦與之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形態」。然欲完成這個目的，共產主義國際是以極嚴格的中央集權組織爲必要，因此，使它實際上成爲「全世界統一的共產黨」，使在各國的共產黨，不過祇爲其支部而已。「共產主義國際大會一切的決議，及其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凡屬共產主義國際之一切的黨，皆受其拘束。在最激烈的市民戰的條件之下活動的共產主義國際，必須比第二國際更爲集中的建設而後可」。

第三國際的最高機關，是每年召集的世界

大會，而其實際的中心，乃在於大會選出的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的所在地由大會決定之。但此委員會所在國的黨，對委員會所行的主要事務，該國的黨得派有表決權代表五名出席執行委員會，其餘各國，通常為大會決定之最重要的十個共產黨，各派有表決權代表一名；其他各黨，各團體，得各派一名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委員會。（規約第八條）。執行委員會對共產主義國際所屬的黨和團體，有給與運動上的指揮命令之權；對有破壞國際的規律的行爲之人，或集團，有要其所屬的黨或團體除名之權。又對違背世界大會決議的黨，有由國際除名之權。又所屬黨與黨之間的連絡，原則上必須經過執行委員會始能行之。委員會的所在地，固然定在莫斯科以至今日了。

加入共產主義國際的二十一條件，也是在第二次大會決定的。茲舉其重要者如下：欲加入第三國際的黨之一切宣傳運動，必須為共產主義性質者。其機關報必須完全受黨的幹部支配。無論負有多少責任的位置，必須除去改良派、中央派、人物，以共產主義者代之。必須設立違法運

動機關。必須與改良主義者，及中央派，爲固執的鬥爭。在勞動組合，勞動者委員會，經營委員會，消費合作社，和其他的勞動團體內，必須組織共產主義細胞，實行共產主義宣傳。黨的組織必須爲集中的，其名稱必須爲共產黨，（共產主義國際支部）。其第七條則明白列舉：「今日如托拉七考茨基。（Kautzky）喜爾化丁。（Hilferding）喜爾克伊特。（Hilleguit）龍格。（Longey）麥唐納。（Mac Donald）莫迪里亞尼。（Modigliani）等所代表之著名的機會主義者」，不許加入第三國際。

關於承認此二十一條件之是非問題，於同年十月，使德國獨立社會黨分裂；同年十二月，使法國社會黨分裂；既如上述。翌年一月，意大利社會黨也因此而分裂了。意大利社會黨，先是參加了第三國際，惟因此二十一條件之決定，波爾迪加（Bordiga）所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在里窩爾納（Livorna）大會票決失敗脫黨，另組意大利共產黨。同樣的事實，在其他各國也有發生的。

四。

一方，戰後雖有使第二國際復活的企圖，但因聯合國方面的社會主義者，以開戰責任論，責

備德國社會民主黨，故大生妨碍。他方，不肯復歸第二國際，而又不欲或不能參加第三國際之喜爾化丁 (Hilferding) 阿多·包愛爾 (Otto. Bauer) 馬爾妥夫 (Martow) 等的中央派社會主義者，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維也納開會，組織國際社會黨共動團，(Internationale Arbeitsgemeinschaft Sozialistischer Parteien)，即所謂第二半國際。

第二半國際

參加這個國際的重要分子，是奧國社會民主黨、德國獨立社會黨、法國社會黨、英國獨立勞動黨等。惟德國獨立社會黨，與多數派社會黨聯合之後，此第二半國際，和第二國際分立對峙的理由，逐漸薄弱，卒至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漢堡的大會，由兩國際提携而成立社會主義勞動者國際 (Sozialistische Arbeiterinternationale) 了。其執行委員會，以二十國國民的代表者組織而成，其所在地定在倫敦，其主腦者是英國的亨達遜 (Henderson) 俄國的亞布拉莫維七 (Abramowitch) 法國的布拉克 (Brache) 德國的威爾斯 (Wels) 奧國的包愛爾 (Bauer) 比國的萬德維德 (Vandervelde) 意國的莫迪里亞尼 (Modigliani) 等，其對於亞姆斯特丹勞動組合國際的關係，正立於如共產主義國際之對於莫

社會主義勞動者國際

斯科赤色勞動組合國際的關係。

那麼，現在是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兩個國際相對立，互視如讐敵了。第三國際幹部，認布爾喬亞基的抵抗力，意外的強大，一九二一年以後世界革命事業，不易成功，乃提議於「協同戰線」的標語之下，與第二和第二半國際共同行動。至一九二二年，此等三個國際，雖已各派代表三名，會合於柏林，然關於開世界大會之議，不能一致，終無結果。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現在相互的關係觀之，這個結果，是當然可以豫想的了。

第三國際與第一第二國際不同者，是俄國共產黨幹部對其他各國共產黨之命令的高壓的態度。在第一第二國際大會，恐致不同分子的反對，故大會的決議，常用曖昧的文句，務使不即不離。惟在第三國際則絕無這種現象，執行委員會，即俄國共產黨幹部，常毅然表明其見解於決議案，毫無所憚的，這恐得力於蘇俄政府的財力，也是甚大罷。然各國共產主義者受蘇俄的扶助，果達到如何程度？今日不過為想像的記述而已。

第三章

結論

一.

「我在寫着這篇文章的今日，歐洲和美洲的普羅列塔利亞特開始動員了。——以一軍隊在一旗幟之下向着一八六六年國際的日內瓦大會，和一八八九年巴黎的勞動者大會所宣明的八時間標準勞動的法定之一個當面目標而動員了。——於戰鬥力上舉行着閱兵式了。而今日的光景，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實際團結着的事實，使萬國的資本家和地主的眼睛睜開了罷。惜乎！唯不使馬克斯猶在，和我共立而親見之！」

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七十歲的恩格斯這樣寫的。其後（一九〇九年）顯巴爾特（Sombart）敘述各國社會黨的發達，也寫了：「這巨大的軍隊是立於馬克斯思想的精神指導之下」。（Das Lebenswerk von Karl Marx）。對這個意見，不免有異議者。然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馬克斯主義頗有風靡社會主義思想界的形勢，這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指導第一國際的，一半以上是馬克斯主義。第二國際是經過德國社會民主黨而受馬克斯主義的影響。至第三國際可說每次宣言，沒有

不舉馬克斯之名者。就各國言之：在蘇俄，今日已以馬克斯主義爲國定教科書了。在德奧二國，謂社會主義者卽馬克斯主義者也未爲不當的。在英法二國，則稍異其趣，惟此二國，可以對抗馬克斯主義的社會主義系統，皆是沒有的。英國的費邊主義(Fabianism)，基爾特社會主義；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工團主義，其對於世界的影響，與馬克斯主義比較，皆不可同日語的。卽今日之論社會主義思想者，非論馬克斯主義不可的。

二。

馬克斯主義，是以唯物史觀爲基礎的。馬克斯以唯物史觀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其結論謂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資本的生產方法，非至必然的崩壞不可。同時，社會主義組織的要素，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成形發達。馬克斯不是求社會主義的論據於道義的要求，不是以資本主義爲不當不義的東西，而要求其撤廢的。故恩格斯說：謂餘剩價值由不支給的勞動而成者，不過只是一個事實。『馬克斯尙不會求其共產主義要求之根據於此，（以勞動者爲唯一的生產者，全生產物非歸勞動者不可的主張。）而求之日日在

我們目前，益在向着完了之資本的生產方法之必然的崩壞。」（哲學之貧困序。）謂馬克斯主義不是根據「這個或那個世界改良家所發明或發見了的思想、原則、」的馬克斯之有名的文句說：「勞動階級非持有可實現之任何的理想，他們祇把在崩壞中的布爾喬亞社會的胎內既已發達的新社會的要素釋放便好了。」（法國內亂。）

然而站在這個立場，社會主義運動的論據何在？馬克斯恩格斯號令「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團結起來！」既然這樣說，究竟「爲什麼？」這一個問，他們非答復不可，答復，比問，必須說：「團結」是欲達到某正當目的之正當手段，不然，則不能達到此目的。即問題是關於目的和手段，答此問題，必須基於倫理的確信，非此是不可的。

目的和手段

唯物史觀是說明社會主義思想所以發生的原因。例如恩格斯謂生產力和生產方法的衝突，不是如人的罪惡和神的正義的衝突之發生於人類頭腦中的衝突，是離開惹起此衝突之人類的欲求、行動、本身，獨立而存在於客觀上事實的東西。而「近世社會主義不外是這個事實上

的衝突之思想上的反影，不外是最先在因這個衝突而直接受苦的階級即勞動者階級的頭腦中之思想的反影。](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進化。)然某種思想何故發生，和其思想之正否，全然是另一問題。唯物史觀可以指示：「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團結起來！」的要求所以發生的原因，又普羅列塔利亞將當團結的原因。但這個說明，不能夠答普羅列塔利亞爲什麼非團結不可的問。以爲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想必團結，故說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團結起來，是無意義的。康德 (Kant) 對此有適切之論，他說：「……在自然的考察上，經驗是授規則於我們的，又是真理的泉源。但關於道德的法則，經驗可惜是假像之母。關於我應該做甚麼的法則，求之於甚麼可以做，又將由它限制，是最可非難的。」

三。

要之，唯物史觀，可以由原因說明一事一物之發生，而不能言其事其物之正邪當否。然可爲因果的說明者，不是皆屬正當的事。如秀他姆拉 (Stammler) 所言：「謬誤也是自然必然的發生，不當的欲求，也是於其生成上，隨從於因果的法則

者，因之，真偽善惡之別，非存於發生的方法」。『理解者恕之道也』的諺語，在這個場合，不是支持社會主義者的了。何以故？因為今日行於世間的種種反對社會主義的主義，其發生也能够為因果的說明之。例如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之隆興，在俄羅斯的列甯主義之成功，唯物史觀皆可以同樣的說明之。（若其說明為不可能，則是唯物史觀的破產）。但苟共產主義者容認法西斯主義的存在，是沒有的義理。然則不容認法西斯主義的理由，果在何處？其不能求之唯物史觀是明白的。若有人採取共產主義為排斥法西斯主義的理由，非倫理的理由是不可的。

奧國的馬克斯主義者阿多·包愛爾（Otto Bauer）由平易的例証，說明這般的消息。有一個勞動者到包愛爾處求其解決一個問題。這勞動者是苦於極度的窮乏，自見罷工有將瀕於失敗的危險，以其進退的問題求教於他的。包愛爾對他說勞動階級之發生，利害、權利、社會的衝動，社會的道德之發生等等，但該勞動者不愛聽它。因他所求者，不是關於道德觀念發生的講解，而是「答我必須做甚麼的問」。該勞動者說：先生於

我爲這個決意或那個決意的場合，不必對我爲如何因果的說明，務須告訴我必要怎樣決意。包愛爾說：要之，問者是認定以道德的現象爲科學的對象，和「答復生活上的倫理問題」是不同的。而他說：「科學是止當論已有的事，現有的事，及將有的事的東西，若爲評價，下道德的判斷，則不是它的任務」。能够爲此者，是康德的倫理學。唯物史觀是能够使我們把現在一切不相容的格言，「於其必然性上」理解的，而康德的批評哲學是能夠使我們對於同一必然的諸行爲，下不同的評價，排斥一方，隨從他方。若沒有這個分別，則我們非陷於倫理上的懷疑主義，或相對主義不可。欲認識和理解世界的人，或者甘受它也未可知，惟它決不能使「要意慾、行動、生存的人」滿足罷。

馬克斯主義的缺點

這個馬克斯主義的缺點，由馬克斯主義者之無力的觀察者曝露出來。例如蘇俄人民委員及至登上爲政當局者的地位置，愈益曝露出來了。唯物史觀，可以由一事遡求其原因，但爲將來決定一政策之當取當捨，是屬於它的領域之外。「……社會主義是一個行動的問題，目的實現

的問題，這是決無可疑的。總之，它在非選擇：於決定意志，發布法律，創造組織，……種種的價值之間不可之實行的社會主義者，是這樣的」。(Sombart)。

然馬克斯不只爲歷史之被動的觀察者，實爲要造歷史的革命家。他是信「哲學者等，把世界對我們爲種種的解釋了。但重要的事在變更它」的人。故馬克斯一面謂勞動階級非持有何等當實現的理想，而亦不能廢棄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倫理的批判，是當然的事。它既如人所指摘，在表現着於：「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無廉恥的榨取，」布爾喬亞基「把人格的品位，分解爲交換價值，以一無良心的交易自由，使代替無數的被確認的既得的自由了，」(共產黨宣言)等的文句之中。而此等文句，其背後若非在此有倫理的標準，則不成意味，固不待言。恩格斯也於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進化中說過：社會的生產，「對全社會組成員，不惟物質的充分而已，今且把保障他們肉體的和精神的天賦之完全自由的形成和行使的生活，」給與保障的可能性。這個狀態，實爲馬克斯恩格斯的理想。惟欲以

「科學」代「空想」的他們，有憚於樹立理想，乃說此爲人類所謂被動於背後的原因，而必不得不達到之終局狀態。於是他們要求社會主義者的努力當中，陷於排除選擇目的手段的困難了。馬克斯主義者中有欲以康德補馬克斯主義這個缺點的人出現，是不足怪的。

四。

馬克斯主義的缺點，既如上述。惟在他面，唯物史觀含有不能否認的真理，非說明不可。社會主義者的努力，惟有依倫理的確信，始可得其根據，已如前述。但這個社會主義者的努力，能成功與否，或果成功到如何程度，非得單以努力本身決定的。第一參與決定者，是被給與之經濟的關係。就具體的實例言之，假使達到如馬克斯說：「各個人自由的發展爲全員自由發展條件」的狀態之第一步，雖在於土地和一切生產用具之集產化，然在農民占全人口的八成之俄國，比之在全國的土地爲少數大地主所兼併之英國，此事尤屬困難。此類的事，屢爲人所論述，我們也是可無異議承認的。

又我前叙巴倍夫 (Babeuf) 的平等主義謀叛

事件說：「在當時尚沒有大工業發達的德國，當然必歸失敗。又述「使人復歸中世的手工業工頭」之蒲魯東(Proudhon)的相互主義，所以在法國為最大影響的社會思想者，蓋因法國是文明國中第一的小農小工國家的事實。又例如封建制度，在道德上，雖認為有許多美點，然在既有工場，鐵路，大銀行，托辣斯(Trust)卡貼爾(Cartel)的今日，不能望其復活，是許多人所共認的。而此等人不外是皆知或不知而承認唯物史觀者，社會主義者或封建主義者的努力，成功與否，及其程度如何，其決定不只由努力的本身，而由被給與之經濟的關係。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以普羅列塔利亞特為它的地盤。但農民或手工業者變為普羅列塔利亞，至普羅列塔利亞占國民的多數，並非由社會主義者自己的努力所致，是資本的生產方法所使然。法國為小生產者的國家，在蒲魯東主義，是有利的事實。但使法國為小農小工業者的國家者，不是蒲魯東主義的努力。又馬克斯說資本的生產方法，因生產過剩，行至窮極而崩壞。對於此說，雖有種種的批評，然不能謂為絕對的沒有之事。而此種恐慌，并非有何人以之為目

的爲它努力者，然而其事是起來的。

五。

在以上種種的場合，發生起來之各種社會的事實，皆屬人類意識的行爲的結果，此點決不能與自然現象同一視之。然而發生的結果，並非有何人以之爲目的而努力者。普羅列塔利亞之增加，雖屬有利於社會主義運動，然造成此種事實者，不是普羅列塔利亞自己意識此目的之努力，而是爲利潤獲得慾所促使的資本家之行爲。恐慌也是同樣因資本家之利潤努力而發生。然而恐慌不只非資本家之意識的目的，且其發生爲資本家欲極力防止的。至於勞動者也不是意識的爲發生恐慌而努力的。假設恐慌是因勞動者的購買力不足而起，購買力的不足，是因勞動者互相競爭而起，然互相競爭的勞動者之意識的目的，恐不出欲爲資本家所僱傭以外。然而由此等行爲，便發生任何人都無意識的不要求的恐慌結果起來了。

馬克斯關於資本主義崩壞之各個學說的當否，是當別論的問題。惟百般社會的事實中，皆爲人類行爲的結果，是不錯的；但不管關係當事

者的任何人都不要意識它，不要要求它，——或不管理意識與否，要求與否，——而發生者，頗占多數，是不能否定的。而此固然不是自然現象，然由不為意識不為要求其目的之點觀之，結果是一種自然的必然事象，社會主義者的努力，也不能免此必然的支配。明解這種意味則馬克斯說：「人造其自己的歷史。但人不是由自由的材料造之，不是於自己選擇的事情之下造之，而是於直接目前被給與的傳來的事情之下造之」。是不可動搖的真理。

但此自然的必然事象，是多種多樣，其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實現者有之，不利者也有之。馬克斯謂：在資本的生產方法之下，一切人類的努力，不期的皆恰如為社會主義實現的準備。此與亞丹斯密（Adam Smith）說：各個人之自利的活動，由「目不能見的手」引導，不期而致社會全體的調和云云，不免有陷於同樣的形而上學的樂天觀之嫌。以予所見，則可認為明白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是資本的生產方法，至使社會的階級分歧比較的單純，使勞動生活上的境遇均等的普羅列塔利亞占社會成員中之比較的多數；且造

形而上學的
樂天觀

出對於普羅列塔利亞之互相接觸團結，啓發其智能，之有利的條件，唯此而已。但即在此點，然就階級分歧的單純化，普羅列塔利亞之階級的利害均等，和普羅列塔利亞之占全社會成員中的百分率而論，不得不認馬克斯所說，是太過誇張的。

六.

假如上述，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傾向是怎樣呢？有一事可得畧認爲確實的，即是馬克斯屢說的暴力革命破裂的機會，因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勢力增加，不期而使之減少。馬克斯是以普羅列塔利亞特奪取政權，爲社會主義實現的第一步。如一八四八年當時，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參政權，不被許與，若欲得之，其手段除暴力革命以外，是沒有他的方法。然所謂無產階級之合法的參政，雖尙存着許多的缺陷，我既如前數章所述，十九世紀末葉以後，大爲進步了。這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所以減少的原因。又革命在民衆是最大的冒險，故民衆對於現狀，苟尙可甘忍，他們必不敢冒此危險的。馬克斯的意見，若說資本的生產方法之發展，因之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境遇愈難堪，

至窮極之餘，遂起而掌握政權。但事實上普羅列塔利亞的境遇，比諸十九世紀初葉，確變為良好了。謂勞動者的境遇變為比較的惡劣，為馬克斯的貧窮說辯護者有之，這個辯護，雖不無道理，然「比較的惡劣，」不是使革命成為必然的東西。

又說供給革命機會的東西，是因生產過剩之資本主義的途窮。但事實問題，并未見着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恐慌日益增加猛烈的程度，卒使現社會制度不能維持的形勢。又恐慌的原因，如馬克斯所言，是存在一方於生產力的發展，和他方於勞動者的購買力的限制，則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在政治上、經濟上的運動，以提高工資為其目標之一，這恐不能不謂為妨碍資本主義的途窮罷。

少數的革命家在希望着勞動者的狀態日益惡劣，恐慌的程度日益猛烈，革命破裂的機會到來。可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大眾不是拱手默視其境遇日益低下的，此民衆改善的努力本身，並為阻止革命的作用了。為俄國革命所刺激，革命的馬克斯主義，雖一時的勃興，但那個革命，是因俄國特有的政治事情，破裂於戰敗偶發異常的

機會者，同樣的機會，在資本主義之正常的發展行程上，認為必不會實現的。事實上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到了今日，失了世界革命的希望，也變為從事於議會運動，勞動組合運動了。此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實際在主義上是可無多大的間隔罷。雖認戰爭尤其是戰敗為革命的機會，然能促使開戰造出此種機會的革命陰謀家，今日殆不可見的了。

研 究 書 目

要編成社會思想史研究書目，不是容易之事。茲所舉者，祇爲重要的單行本，且除少數的例外，皆比較容易購得的。

第 一 篇

第一，二章（社會主義概論）

W. Sombart,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8.

Aufl. 1919, (林要譯「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
池田龍藏譯「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

W. Sombart,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2 Bde. 1924.

K. Dichtl, Ü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5. Aufl. 1923.

H. Herkner, Die Arbeiterfrage. 2 Bde. 8. Aufl. 1922.

M. Tugan-Baranowsky, Modern Socialism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ans. from Russian by Redmount). 1910.

Anton Menger,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3. Aufl. 1903 (森戶辰男譯「全勞働收益權史論」)

Ed. Bernstein, Der Sozialismus einst und jetzt. 2. Aufl. 1923.

Max Adler, Wegweiser. Studien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3. Aufl. 1920.

F. Muckle, Die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Ideen im 19. Jahrhundert. 2 Teile. 1909.

M. Bourguin, Les systèmes socialistes (Die sozialistischen Systeme und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1906).

Frz. Oppenheimer, Kapitalismus-Kommunismus-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 1919.

R. Wilbrandt, Sozialismus. 1921.

V. Cathrein, Der Sozialismus. 12-13 Aufl. 1920.

H. Dietzel,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Kommunismus. 1923.

K. Vorländer,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Ideen. 1924.

Béla Föles, Die Hauptströmungen des sozialistischen Gedankenwelt. 1923.

K. Kautsky,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2-7. Aufl. 4 Bde. 1922-23.

A. Schäffle, Die Quintessenz des Sozialismus 1875 (24. Aufl. 1920.)

Lud. Pohle,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堀經夫譯「頗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Lud. Mises, Die Gemeinwirtschaft. 1922.

F. Tönnies,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alen Frage bis zum Weltkriege. 1919.

H. W. Laidler,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1927.

Arthur Shadwell, The Socialist Movement 1824-1924. 2 vols. 1925.

A. Shadwell, The Socialist Movement 1824-1924. 2 vols. 1925.

G. Schmoller, Die Soziale Frage. 1918.

L. Stein, Die Soziale Frage im Lichte der Philosophie. 3-4. Aufl. 1923. (協調會譯本書第二編爲「社會思想史」)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IX. Abt I. Theil. Die gesellschaftliche Schichtung im Kapitalismus. 1926.

高田保馬著「階級及第三史觀」

波多野鼎著「近世社會思想史」

石川三四郎著「西洋社會運動史」

W. Sombart, Grundlagen und Kritik des Sozialismus. 2 Bde. 1919.

Diehl und Mombert, Ausgewählte Lesestücke zum Studiu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XI. u. XII.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

mus. 1920.

G. Adler—C. Grünberg, Hauptwerk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Sozialpolitik.

J. Stammhammer, Bibliographie des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3 Bde. 1893-1909.

A. S. Rappoport, Dictionary of Socialism. 1924.

Compère - Morel, Grand dictionnaire socialiste. 1924.

高島素之著「社會問題辭典」

Marx-Engels-Lassalle. Ihre Schriften und ihre Ideen. 3 Teile. Herausgegeben von R. L. Prager. 1924.

第一 篇

第三，四章（馬克斯主義）

Marx-Engels,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1848.

Engels;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2. Aufl. 1883. (堺利彥譯「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

Engels, Herrn Engen Dü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chaft. 11. Aufl. 1921. (河野密,林要,共譯「反都令論」)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佐野文夫譯「費兒巴哈論」)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r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22 Aufl.

(西雅雄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Marx,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1847. (淺野晃譯「哲學之貧困」○高畠素之譯「哲學之窮乏」)

Marx, Lohnarbeit und Kapital. 1849 — Lohn, Preis und Profit. 1865. (河上肇譯「賃勞働與資本」「勞賃價格及利潤」)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59. (宮川實譯「經濟學批判」)

Marx, Kapital. 3 Bde. (高畠素之譯「資本論」全三卷,新潮社版,又同書改造社版)

Marx,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3 Bde. (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譯「剩餘價值學說史」未完)

Briefwechsel zwischen Engels und Marx. 4 Bde. Herausgegeben von Bebel und Bernstein. (此外關於馬克斯,恩格斯的著作之詳細,請參看:

E. Drahm, Marx-Bibliographie. 2 Aufl. 1723. 及最近著手付印的 *Marx-Engels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Ausgabe. Im Auftrage des Marx-Engels

Instituts Moskau, herausgegeben von *Rjazanov*. Frankfurt, 1926.—日譯本爲「馬克斯，恩格斯全集」，有日本改造社版，及岩波等四社聯盟版○)

**D. Ry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new york. 1927. (青野季吉，北澤新二合譯「馬克斯，恩格斯傳」；大山一郎譯「馬克斯，恩格斯傳」)

**F. Mehring*, K.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4. Aufl. 1923.

G. Mayer, Friedrich Engels. Eine Biographie. Bd. I: F. E. in seiner Frühzeit, 1820-1851. 1920.

*嘉治隆一，後藤信夫共著「馬克斯與恩格斯」

*櫛田民藏，大內兵衛共譯「馬克斯，恩格斯評傳」

**M. Beer*, K.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1918) 1922. (西雅雄譯「馬克斯之生涯與學說」)

R. Wilbrandt, K. Marx. 1918. 4. Aufl. 1920. (赤松要譯「加爾，馬克斯研究」)

**W. Liebknecht*, 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 Ein Lebensabriss. und Erinnerungen. 1896. (小椋廣勝譯註「馬克斯追憶」)

Ferd. Tönnies, Marx. Leben und Lehre. 1921.

**K. Kautsky*, Marx' oekonomische Lehren, geme-

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1. Aufl. 1887. (高 島 素
之譯「資本論解說」)

*G. Plechanow, Die Grundprobleme des Marx-
ismus. 1910. (恒 藤 恭 譯「馬 克 斯 主 義 之 根 本 問
題」)

H. Kelren, Sozialismus und Staat. 2 Aufl. 1923.

*M. Adler,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1922.

*M. Adler, Marx als Denker. 2. Aufl. 1921.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5. Aufl. 1923.

S. Helander, Marx und Hegel. 1922.

*K. Vorländer, Marx und Kant. 2. Aufl. 1926.

*L. Boud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 Marx.
1907. (山 川 均 譯「馬 克 斯 學 說 體 系」)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Gesells-
chafts-und Staatstheorie. 2. Bde 1920-21.

*N. Buchari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
ismus. 1922. (猶 崎 輝 譯「史 的 唯 物 論」, 廣 島
定 吉 譯「史 的 唯 物 論 之 理 論」, 橫 田 千 元, 富
士 辰 馬, 共 譯「唯 物 史 觀」)

*河 上 肇 著「唯 物 史 觀 研 究」

*河 上 肇 著「馬 克 斯 資 本 論 略 解」

*高 島 素 之 著「馬 克 斯 十 二 講」

R. Stammler, *Wirtschaft und Recht*. 1896. 5, Aufl. 1924.

R. Stammler,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1.

P. Barth,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 1899.

**A. Labriola*,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1897. (木蘇穀譯「唯物史觀研究」)

**J. Borchart*,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2 Aufl. 1922. (水谷長三郎譯「史的唯物論略解」)

**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 (堺利彥譯「社會主義倫理學」)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2 Bde. 1927.

Th. G. Masaryk, *Die philosophisch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1899.

L. Woltmann,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00.

Tugan-Baranowski,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1905.

G. v. Schulze-Gävernitz, Marx oder Kant? 2. Aufl. 1909.

E. Hammacher, Das philosophisch-ökonomische System des Marxismus. 1909.

Erich Brandenburg,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0.

Böhm-Bawerk, 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1896 (K.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1898, trans. by A. M. McDonald). (神永文三譯「馬克斯價值論終焉」)

G. Simkhovitch, Marxism versus Socialism. 1913. (神永文三譯「馬克斯主義之崩壞」)

**R. Hilferding*, Böhm-Bawerk Marx-Kritik (Marx Studien Bd. 1. 1909).

小泉信三著「改訂價值論與社會主義」

(以上附有 * 符號者，是馬克斯主義者)

此外關於研究馬克斯之詳細書目，要參看：
K. Diehl, Schriften von und über Marx.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 Aufl. Bd. VI 603-607. 及 Die Literatur über Marx, Engels und Marxismus seit Beginn des Weltkrieges zusammengestellt von *E. Czobel* und *P. Hajdu*. Marx-Engels Archiv. Bd. I 467-537.

第二篇

(英吉利社會思想)

M. Beer,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2 vols. 1919-20.

Sidney & Beatrice Webb,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Revised edition. 1920.

R. H. Tawney, The British Labor Movement. 1925.

G. D. H. Col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vol. I. 1925—1927. (荻原隆吉譯「英國勞動階級畧史」第一卷)

W. J. Ashley,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 1915.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

Fr. Engels,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 1845. (竹內謙二譯「英國勞動階級之狀態」)

A. Held, Zwei Bücher zur sozialen Geschichte Englands. 1881.

A. Toynbe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in England. 1884. (芝野十郎譯「十八

世紀英國產業革命史論〕

上田貞次郎著「英國產業革命史論」

上田貞次郎著「產業革命史研究」

J. L. & B.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760-1832*. New ed. 1920.

J. L. & B. Hammond, *The Town Labourer 1760-1832*. New impr. 1920.

J. L. & B.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urer 1760-1832*. 1919.

R. Owen, *Life of*. Written by himself with Suppl. appendix. 1857-58. (本位田祥男, 五島茂共譯「羅拔奧文自叙傳」)

G. D. H. Cole, *Robert Owen*. 1925.

Helene Simon, *Robert Owen,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für die Gegenwart*. 1905.

Leslie Stephen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3 vols. 1900.

河合榮治郎著「社會思想之研究」

M. Hovell, *The Chartist Movement*. 1918.

J. West, *History of the Chartist Movement*. 1920.

W. Lovett, *The Life and Struggle of*. 1879.

Ed. Dolléans, *Le Chartisme*. 2 vols, 1912/13.

Bertrice Potter (Webb), *The Co-operative Move-*

ment in Great Britain. 1891.

G. v. Schulze-Gävernitz, Zum sozialen Frieden. 1890. (Social Peace. 1893.)

S. Webb, Socialism in England. 2nd ed. 1894.

H. M. Hyndman,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1883.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1889.

Archbald Henderson, George Bernard Shaw. His Life and Works. 1911.

Ed. R.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加田哲二著「維廉·摩里斯」

Charlotte Leubuscher, Sozialismus und Sozialisierung in England. 1921.

Gerh. Güttler, Die englische Arbeiterpartei. 1914.

Niles Carpenter, Guild Socialism. 1922.

G. D. H. 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1920.

B. G. de Montgomery, British and Continental Labour Policy. 1923.

The Book of the Labour Party. Edited by H. Tracy. 3 vols. 1925.

堀江歸一著「英國現代之經濟」

大內兵衛著「現代英吉利之政治過程」

第 三 篇

(法 蘭 西 社 會 思 想)

Lor. v. Stein,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1850. (Neu herausgegeben von G. Salomon. 1921)

J. Jaurès, Histoire socialiste (1789-1900). 12 vols sous la direction de Jaurès.

Paul Louis, Histoire du socialisme en France. 1925.

Levasseur,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 2. éd. 2 vols 1903-4.

Ph. Buonarotti, Histoire de la conjuration de Babeuf. 2 vols. 1828. (Babeuf's conspiracy for Equality. trans. by Bronterre. 1836.)

G. Sençier, Le Babouvisme après Babouf. 1912.

L. Blanc, Histoire des dix ans (1830-40). 1845.

Louis Reybaud, Études sur les réformateurs ou socialistes morderns. 1841. 6^{me} ed. 1849.

F. Muçle, Henri de Saint Simon. 1908.

Doctrine de Saint Simon. Exposition, 1^{re} année. 1929. Nouvelle edition.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notes par C. Bouglé et Elie Halévy. 1924.

Oeuvres choisies de Ch. Fourier. Ed. par *Ch. Gide*.

A. Bebel, Ch. Fourier. Sein Leben und seine Theorien. 1898.

Ch. Fourier, Der sozietäre Reformplan (Pioniere und Theoretiker der Genossenschaftswesens) 1925.

P. J. Proudhon, Oeuvres complètes, publiées sous la direction de C. Bouglé et H. Moysset en 12 vols.

A. Desjardins, P.-J. Proudhon. sa vie, ses oeuvres, sa doctrine. 2 éd. 2 vols. 1896.

K. Diehl, Proudhon.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3 Teile. 1888-1896.

C. Bauglé, La socialogie de Proudhon. 1911.

L. Blanc, Page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evrier 1848. 1850.

K. Marx, Die Klä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1850.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F. Engels. 1895. (Buchhandlung Vorwärts. 1920.)

K. Marx, Der 18. Brum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1869. Dietz 1921.

K. Marx, Der Bürgeakrieg in Frankreich. 1871. (Buchhandlung Vorwärts. 1920.) (安倍浩譯「巴

黎公社])

Lissagaray, Histoire de Commune. (Geschichte der Kommune von 1871. 1894.)

C. Rappoport, Jean Jaurès, l'homme le penseur, le socialiste. 3 éd. 1925.

George Weill, Histoire du mouvement social en France (1852-1910). 1912.

Histoire des partis socialistes en Franc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A. Zévaés. 12 vols.

L. Levine, The Labor Movement in France. 1912.

Fern. Pelloutier, Histoire des bourses du travail. 1912.

G. Sorel, Réflexion sur la violence. 5^{me} ed. 1921.

L. d. Seilhac, Syndicats ouvriers: fédération: bourses du travail. 1902.

Et. Martin-Saint Léon, Les deux C. G. T. Syndicalisme et communisme. 1923.

Gaetan Pirou, L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en France depuis 1870. 1925.

第 四 篇

(德意志社會思想)

Frz. Mehrin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4 Bde. 5. Aufl. 1913.

Ed. Bernstein, Geschichte der Berliner Arbeiterbewegung. 3 Bde. 1907-1910.

*Max Quarc*k, Die erst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Geschichte der Arbeiterverbrüderung. 1848/49. 1924.

G. Adler,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885.

H. Dietzel, C. Rodbertus. 1886/88.

Ferd. Lassalle, 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Ed. Bernstein. 12 Bde. 1919-20.

F. Lassalle, Nachgelassene Briefe und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G. Mayer. 6 Bde. 1921-1925.

H. Oncken, Lassall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3. Aufl. 1920.

E. Bernstein. *F. Lassalle*. Eine Würdigung des Lehrers und Kämpfers. 1919.

A. Bebel, Aus meinem Leben. 3. Bde. 1910-1914.

Gustav Mayer, J. B. v. Schweitzer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09.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e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e erläutert. 1892.

E.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 Sozialismus. 1901. (4 Aufl. 1904.)
- E. Bernstein*,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1899. (金原賢之助譯「馬克斯主義批判」)
- K. Kautsky*,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1899. (安倍浩譯「馬克斯主義之擁護」)
-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1909.
-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1910. (林要譯「金融資本論」)
-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2 Aufl. 1918.
- R. Luxemburg*,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1913. (高山洋吉, 益田豐彥共譯「資本蓄積論」, 横田千元譯「資本積蓄論」未完)
- C. Haenisch*,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in und nach dem Weltkriege. III. Aufl. 1919.
- O. Bawer*. Die Nationalitätenproben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07.
- E. Bernstein*,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I. Teil. 1921.
- Fr. Lenz*,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24.

F. Sternberg, Imperialismus. 1926.

G. Noske, Von Kiel bis Kapp. 1920.

K. Kantsky,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1922.

森戶辰男著「最近獨逸社會黨史之一齣」

小泉信三著「改訂社會問題研究」

第五篇

(俄羅斯社會思想)

Th. G. Masaryk, Zur russischen Geschichts-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2 Bde. 1913. (Spirit of Russia, trans. by E. and C. Paul. 1919.)

S. Rabinowitz, Zur Entwicklung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Russland. 1914.

Karl Nötzel, Die Grundlagen des geistigen Russlands. 1917.

W. Grinewitsch,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Russland. 1927.

K. Nötzel, Die sociale Bewegung in Russland. 1923.

A. Thun,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en in Russland. 1927.

P. Kropotkin, Memoir of a Revolutionist. (大杉榮譯「一革命家之思出」)

P. Kropotkin, *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Julius F. Hecker, *Russian Sociology*. 1915. (波多野鼎譯「露西亞社會學」)

R. Preyer, *Die russische Agrarreform*. 1914.

Ludw. Kulczynski,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3 Bde. 1910-1914.

M. Tugan-Baranowski,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Fabrik*. 1900.

J. W. Bienstock, *Histoire du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en Russie*. 1920.

嘉治隆一著「近代露西亞社會史研究」

伊藤秀一著「露西亞社會運動史」

佐野學著「露西亞經濟史研究」

***N. Lenin*, *Staat und Revolution*. 1918.

***N. Lenin*, *Der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 1920. (和田哲二譯「共產主義左翼小兒病」)

***N. Lenin*, *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 1919. (山川均, 菊榮譯「勞農革命之建設的方面」)

***N. Lenin*,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nd der Renegat K. Kautsky*. 1919. (吉山道三譯「背教

者考茨基])

***N. Lenin*, *Der Imperialismus als jungste Etappe des Kapitalismus*. 1921. (青野季吉譯「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之帝國主義」)

***N. Lenin*, *Ausgewählte Werke*. Sammelband.

***Lenin u. G. Sinowjew*, *Gegen den Strom*. 1921.

***G. Sinowjew*, *Lenin*. 2 Aufl. 1924.

***Lenin u. L. Trotzki*, *Krieg und Revolution*. 1918.

***G. Lukacs*, *Lenin*. 1924. (大井元譯「列甯」)

***L. Trotzki*, *Von der Oktoberrevolution bis zum Brester Friedensvertrag*.

***L. Trotzki*, *Arbeit, Disziplin und Ordnung werden die sozialistische Sowjetrepublik retten*. 1919.

***N. Bucharin*, *Oekonomie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1922.

***N. Bucharin*, *Der Imperialismus und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 (友岡久雄譯「帝國主義與資本之積蓄」)

J. Martow,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26.

***E. Varga*, *Die Krise der Kapitalistischen Weltwirtschaft*. 2 Aufl. 1922.

** *E. Varga*, Die Niedergangsperiode des Kapitalismus. 1922.

** *G. Sinowjew*,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Russlands (Bolschewiki). 1923. (川内唯彦譯「露西亞社會民主勞動黨史」)

** *L. Trotzki*,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1905. 1923.

** *L. Trotzki*,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Anti-Kausky). 1921.

** *K. Radek*,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Wissenschaft zur Tat.

** *N. Bucharin*, Anarchismus und 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

** *N. Bucharin*, Das Programm der Kommunisten 1919.

** *N. Bucharin*, Vom Sturze des Zarismus bis zum Sturze des Bourgeoisie. 1919.

** *N. Bucharin u. E. Preobraschenski*, Das ABC des Kommunismus. 1921.

** *N. Bucharin*, Weg zum Sozialismus. (河上肇, 大橋積共譯「勞農露西亞之社會主義的建設」)

Kautsky,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1919.

Kautsky,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1918.

Kautsky, 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1918.

W. Mautner, Der Bolschewismus. 1920. (岩城忠一譯〔布爾塞維克主義評論〕)

K. Diehl,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nd das Rätesystem. 1920.

H. Kelsen, Sozialismus und Staat. 2. Aufl. 1923.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3. Aufl. 1921.

P. Olberg, Die Bauernrevolution in Russland. 1922.

S. N. Prokopovitch,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Soviet Russia. 1924.

Boris Brutzkus, Agrarentwicklung und Agrarrevolution in Russland. 1926 (Quellen und Studien).

N. Timaschew, Grundzüge des sovětrussischen Staatsrechts. 1925.

福田德三著〔布爾塞維克主義研究〕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調查課編，勞農露西亞研究叢書(大阪每日新聞社發行)

(以上附有**記號者是共產主義者)

第六篇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G. Steklow,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

national. 1927.

Friburg,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1894.

Malon, L'Internationale. 1904.

G. Jaekh, Die Internationale. 1904.

O. Testut, Die Internationale, ihr Wesen und ihr Bestrebung. 1872.

J. Puech, Le Proudhonism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1907.

F. Brupbacher, Marx und Bakunin. 1922.

Fr. Adler, Die Erneuerung der Internationale. 1918.

M. Beer,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1924.

Ed. Bernstein, Die Internationale der Arbeiterklasse und der europäische Krieg. 1916.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e Trade Union Congress, International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 Amsterdam.

Crispien, Die Internationale. 1919.

K. Radek, Theorie und Praxis der 2½ Internationale. 1921.

K. Radek, Leitsätze und Statute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0.

K. Radek, We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

nationale. 1920.

Sinowjew, Weltrevolution und die 111,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1920.

Trotzky, Der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Rézanof, La troisième Internationale. Le "Kommintern." 1922.

B. Souvarine, La troisième Internationale. 1919.

V. Cathrein, Die Dritte Internationale. 1921.

J. Maxe, De Zimmerwald au bolchevisme ou triomphe du marxisme pangermaniste, Essai sur les menées internationales pendant la guerre 1914-20. 1920.

A. Losowsky, Die Internationale Gewerkschaftsbewegung von und nach dem Kriege. 1924.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Organ de Exekutivkomite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19.

Die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en. 2 Aufl. 1926. Verlag Carl Hoym Nachf. Hamburg.

淺野研真著「國際發達史」

林癸未夫著「國際勞動運動史」

關於結論的參考書，與關於第一篇馬克斯主義的相同。

人 名 索 引 (以第一字畫數爲序)

四 畫

- 孔 德 (August Comte) 121
支 挪 維 夫 (G. Sinowjew-Apfelbaum) ... 98, 234, 245, 266.
巴 苦 寧 (Michael Bakunin) ... 6, 23-25, 40, 135, 246, 258.
巴 紮 (Armand Bazard) 119, 121
巴 克 斯 塔 (Richard Baxter) 47
巴 倍 夫 (Gracchus Babeuf) 19, 109-112 116-117
巴 爾 德 (Emile Barth) 207
巴 爾 別 (Armand Barbés.) 139, 167
巴 舍 爾 (François Boissel) 109
化 沃 愛 (Faier) 151, 153
夫 來 利 拉 特 (Ferdinand Freiligrath) 172
夫 羅 沙 爾 (Ludovic Oscar Frossard) 161
火 德 爾 (Max Hödel) 190
瓦 特 (James Watt) 45

五 畫

- 加 特 萊 特 (Edmund Cartwright) 45
加 萊 爾 (Thomas Carlyle) 70
加 威 尼 也 克 (Louis Eugène Cavaignac) 140
加 塔 里 娜 女 皇 (The Queen Catherine) 214

加山 (Marcel Cachin).....	161
加別 (Etienne Cabet)	7-9, 16, 118, 129-131
加姆梅亞 (Paul Kampfmeyer).....	201
加美尼夫 (Rosenfeld Kamenew).....	269
加利佛 (Gaston Alexandre Auguste Gallifet).....	153
片山潛	267
片提 (Arthur J. Penty)	93
可格爾門 (Kugelmann)	146
左列斯 (Jean Jaurès).....	152-155, 262.
包愛爾 (Otto Bauer).....	211, 228
包愛爾 (Bruno Bauer).....	22, 167
布社 (Philippe Joseph Benjamin Buchez)	121
布奧那洛提 (Philippe Michel Buonarotti)	116
布哈林 (Nicolai Bucharin).....	229
布浪葵 (Adolphe Blanqui)	121
布浪葵 (Auguste Blanqui)	117, 139, 144, 151, 167
布里索 (Jean Pierre Brissot)	109
布律士 (Paul Brousse)	150-153
布萊 (John Francis Bray)	57
布列維 (Wjat-chesslaw Konstantinowitsch Plehwe) ..	219
布列哈挪夫 (Georg Plechanow)	213, 221-222

布羅可普維治 (S. N. Procopovitch)	236, 238
皮提 (Sir William Petty)	30
本斯泰因 (Eduard Bernstein).....	193-196, 201, 203, 205

六 畫

伊利沙伯女皇 (The Queen Elizabeth)	48-49
安肯 (Hermnn Oncken).....	178
西皮也根 (Dmitrijej Sergejewitsch Sippjagin)	219
托克維爾 (C. A. H. M. C. de Tocqueville)	136
托來丘其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14
托洛斯基 (Leo Trotzky).....	230, 237
合浦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166
米海羅士基 (Nikolaus Michailowski)	217
米爾 (John Stuart Mill).....	70-71
米爾蘭 (Alexandre Millerand).....	152-156, 261.
永 (Jung)	24
列甯 (Nikolai Lenin)	206, 223-230, 233-234, 264.
考茨基 (Karl Johann Kautsky) ...	41, 193, 205, 208, 262.

七 畫

沃物托 (Georges Yvetot)	158
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6, 135
克羅姆蒲頓 (Samuel Crompton)	45

沙士李池 (Wera Sassulitsch)	222
沙爾十世 (Charles X.)	113
沙別爾 (Karl Schapper)	167
秀密特 (Konrad Schmidt).....	203
秀爾者·德立奇 (Schulze-Delitzsch)	183-184
秀淮者爾 (Jea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	188-189, 260.
亨利·佐治 (Henry George)	69, 71, 73-75,
杜列夫 (Alfred Dreyfus)	153
別爾特 (Edouard Berth)	158
何布孫 (S. G. Hobson)	91
里布克聶特 (Wilhelm Liebknecht)	188, 192
里布克聶特 (Karl Liebknecht).....	206, 207
李福曼 (Robert Liefmann)	84
李嘉圖 (David Ricardo)	30, 49-52, 56, 58, 73, 174
貝別爾 (August Bebel).....	187, 188, 205
冷格 (Friedrich Albert Lange)	203
李波 (Louis Reybaud)	55, 141

八

畫

金斯黎 (Charles Kingsley).....	70
亞克萊特 (Richard Arkwright)	44
亞德拉 (Max Adler).....	205, 228

亞克舍羅德 (Paul Axelrod)	222
亞斯葵斯 (Herbert Henry Asquith)	83, 84
亞胥里 (William James Ashley)	46
亞爾貝爾 (Alexandre-Martin Albert).....	136, 137, 139
亞爾門 (Jean Allemane)	151
亞力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218
亞力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	221
亞布拉莫維七 (Abramowitch)	271
亞丹斯密 (Adam Smith).....	30, 50
肯特公爵 (The Duke of Kent)	51
舍發雷 (Michel Chevolier)	121
的特門 (Wilhelm Dittmann)	207
朋斯 (John Burns).....	72, 79
板聶可克 (Anton Pannekoek).....	206
波爾 (John Ball).....	2
波拿巴特 (Louis Bonaparte)	141
和治斯金 (Thomas Hodgskin).....	57, 63
孟革 (Anton Menger)	57
拉加德爾 (Hubert Lagardelle).....	158
拉士欽 (John Ruskin)	70
拉沙爾 (Ferdinand Lassalle)	{ 5, 9, 24, 39, 40, 165, 173, 177-188, 212

拉塞爾卿 (Lord John Russell)	59
拉迪克 (Karl Radek).....	229
拉化古 (Paul Lafargue).....	148, 150
拉馬爾丁 (Alphonse Lamartine).....	107, 138

九 畫

苦柏 (Thomas Cooper)	69
苦愛爾齊 (Harry. Quelch)	81
苦挪 (Heinrich Cunow).....	211
柴德門 (Phillipp Scheidemann).....	207
哈格里維斯 (James Hargreaves)	44
哈社 (Hugo Haase)	206
哈第 (Keir Hardie)	77, 79
勃郎 (Louis Blanc)	5, 118, 127-129, 137-138
柏拉圖 (Plato).....	7
美令 (Franz Mehring)	207
威爾斯 (Wels)	271
柯晏 (Hermann Cohen).....	203
柯爾 (G. D. H. Cole)	65, 91

十 畫

翁封湯 (Barthélemy-Prosper le Père Enfantin)...	119, 121
--	----------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 16, 21-41, 60, 68, 146, 148, 167, 168, 172, 186, 193, 195, 196, 198, 199, 224-228, 247.
韋爾特 (Georg Weerth)	173
格林 (Thomas Hill Green)	70
格萊 (John Gray)	63
格德 (Jules Guesde).....	148, 152, 262.
拿破倫 (Napoleon I.)	113
挪士凱 (Gustav Noske)	207
挪比林 (Karl Eduard Nobiling)	190
海聶 (Heinrich Heine)	186
海因德曼 (Henry Mayers Hyndman).....	71-72, 95
海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25-27, 36, 179-181
海爾真 (Alexander Ivanovitsh Herzen).....	217
倭倫達 (Karl Vorländer)	205
倭爾馬 (Georg von Vollmar).....	205
馬志尼 (Giuseppe Mazzini)	25, 258.
馬布里 (Abbé Gabriel Bonnot de Mably).....	109
馬拉 (Jean Paul Marat)	107, 108

馬克斯 (Heinrich Karl Marx)	{ 8, 9, 12, 15-17, 21-41, 57, 69, 112, 131, 134, 145, 146, 148- 152, 167, 172- 174, 178-182, 186, 188, 191- 205, 210-212, 221-229, 259.
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50, 51.
馬妥夫 (Julius Martow-Zedermann)	222
連拿 (Karl Renner)	212

十 一 畫

渦伊珍茨基 (W. Woitsinski)	16
渦爾夫 (Wilhelm Wolff)	172
康德 (Immanuel Kant)	203-205
康士德蘭 (Victor Considérant)	126
都令 (Eugen Dühring)	40, 193
都持 (Leo Deutsch)	222
畢士麥 (Fürst Otto von Bismarck) ...	{ 142, 177, 178, 182, 185-191
麥唐納 (James Ramsay Macdonald)	82, 88
梅因 (Tom Mann)	72
梅利葉 (Jean Meslier)	109
莫迪里亞尼 (Modigliani)	271
淮特林 (Wilhelm Weitling)	167, 169-172

淮 蘭 (Edouard Voillant)152, 154, 262.

十 二 畫

凱 爾 先 (Hans Kelsen) 228

凱 倫 斯 基 (Alexander Teodrowitsch Kerensky) ... 231

提 列 特 (Ben Tillett)..... 72

斯 泰 因 (Lorenz von Stein)..... 104, 105, 107, 113, 166.

斯 提 納 (Max Stirner) 133

斯 妥 華 (Starower) 222

斯 土 爾 夫 (Peter von Struve) 222

湯 姆 遜 (William Thompson) 57

費 兒 巴 哈 (Ludwig Feuerbach)..... 27

傅 立 葉 (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 { 9, 16, 19, 118,
122-126, 129,
169.

十 三 畫

愛 別 特 (Friedrich Ebert) 207

愛 卡 柳 士 (Johann Georg Eccarius)..... 24

愛 德 門 士 (Thomas Rowe Edmonds) 57

愛 爾 維 (Hervé)..... 264

奧 文 (Robert Owen) { 9, 16, 20, 49-56, 59,
66, 68, 124, 176.

奧 康 諾 (Feargus O'connor)..... 60, 63.

奧 基 爾 維 (William Ogilvie) 63.

- 奧布賴恩 (James Bronterre O'Brien)..... 63.
- 奧爾列安公 (The Duke of Orleans)..... 113.
- 奧列治 (S. G. Orage)..... 91
- 聖西門 (Claude-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16, 118-121
- 雷德·佐治 (Lloyd George) 83, 84
- 路易十八世 (Louis XVIII.) 113
- 路易腓立 (Louis Philippe) 113, 126, 136

十四 畫

- 哥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
- 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16, 53, 133
- 齊愛爾 (Adolphe Thiers) 141, 142, 143
- 齊愛里 (Augustin Thiersry) 121
- 撒爾尼守士基 (Nikolai Gowrilowitsch
Tschernitschewski) 217, 218
- 撒爾挪夫 (Victor Tschernow-Liebermann)..... 217
- 喜爾化丁 (Rudolf Hilferding) 208, 211
- 蒲爾東 (Pierre Joseph Proudhon)..... { 4, 6, 12, 24,
38, 118, 129,
131-135, 176
- 蒲列斯頓 (Preston) 51

十五 畫

摩亞 (Sir Thomas More)	7,8, 45, 129
摩根 (John Minter Morgan).....	57
摩里斯 (William morris).....	72, 92, 93
摩爾利 (Morelly)	19, 109

十 六 畫

衛布 (Sidney Webb)	75, 76, 86-88
衛布夫人 (Peatrice Webb)	75
盧格 (Arnold Ruge)	24, 38
盧森堡 (Rosa Ruxemburg).....	206, 207, 265.
盧騷 (Waldeck Rousseau).....	153
盧羅 (Pierre Leroux).....	121

十 七 畫

燕妮·馬克斯 (Jenny Marx).....	23, 37, 40
--------------------------	------------

十 八 畫

顯巴爾特 (Werner Sombart).....	62, 149, 259.
聶差以夫 (Netschajew)	246
邊沁 (Jeremy Bentham)	69

十 九 畫

繆里士 (Frederic Denison Maurice)	70
--------------------------------------	----

二 十 畫

蕭伯納 (Bernard Shaw)	75, 76
--------------------------	--------

騷列爾 (Georges Sorel) 158

蘭士堡 (Otto Landsberg) 207

二十一畫

羅發特 (William Lovett) 60, 63

羅德別他斯 (Karl Rodfertus-Jagelzow) { 9, 173-176,
181, 187

羅舍爾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 166

羅伯斯庇爾 (Maximilien Morie Isidore Robespierre) 106

羅蘭 (Ledru Rollin) 13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959B

